

THE CHINESE-JAPANESE  
DE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 C.  
SEP 28 1959

#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5061/5600.1

7

1959

## 1959年7月号(总第85期)目录

- 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和演变 ..... 武占坤、王勤、程垂成 (301)
- 分词连写法问题 ..... 周有光 (308)
-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续) .....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 (317)
- 关于文艺作品使用方言土语的问题 ..... 常峻峰、劳君方、丘劲柏、王平 (326)
- 汉语词汇史随笔(二) ..... 郑 奠 (329)
- 无条件句里并列成分的连词问题 ..... 徐志清 (332)
- “不管”后边不能跟上并列成分吗? ..... 竹 安 (334)
- 我们怎样在“语言学引论”课程中联系实际  
.....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 (335)
- 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能够不讲汉语音韵学吗? ..... 梁振仕 (337)
- 关于语言的社会性和使用语言的阶级性 ..... 覃祖华 (338)
- 语文短评  
591—614 ..... (339)
- 书刊评介  
对《高举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红旗前进》一书中几个问题的意见  
..... 刘新友 (341)
- 语言学名词解释(十) .....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 (343)
- 语文笔记  
书名号应该统一 ..... 平 群 (333)
- 关于“熟语” ..... 云 生 (349)
- 动态  
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的科学研究 ..... 郭昭穆 (331)
- 布拉格语言学派近况和捷克的语言研究协会 ..... 齐 水 (336)
- 上海外国语学院开展学术讨论 ..... 春 行 (348)
- 读者·作者·编者 ..... (350)

# 十年來漢語詞匯的發展和演變

——迎接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

武占坤 王 勤 程垂成

(一) 1949年10月，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如旭日，從東方的地平綫上升起來了。十年來，祖國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各方面的建設發展，真是一日千里，突飛猛進。特別是1958年以來，祖國更以萬馬奔騰之勢，躍入了“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代。與此同時，我們的語言——漢語，十年來的發展變化，特別是詞匯方面的變化，也是漢語史上最為突出的一頁。

十年來，隨著我們政治生活的變革，我們的詞匯中相應地產生了像“鎮反、三反、總路綫、婚姻法、公私、反右、下放、鳴放、多快好省”等大批的新詞語，淘汰了像“憲兵、巡捕、租界、三青團、中央軍、保長”等一大批舊詞語，某些既有的詞語，如“紅旗、白旗、梳辮子”，現在政治運動中（交心運動）獲得了新義。隨著我們經濟生活的發展，出現了“反圍盤、插秧船、刨薯機、園化、生產隊、土鋼、小土群、深耕細作、土洋並舉”等新語，淘汰了“地租、高利貸、東家、債主、工頭、童工”等舊詞語。隨著我們的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國防、交通等各種建設事業的發展，又相應地產生了“五分制、胎、勞衛制、半導體、噴氣式、土霉素、列車化”等新語。

十年來，人們的思想作風、道德觀點，也在不斷地變革，這也促進了詞匯的發展。例如“政治掛帥”“興無窮”等新成語的創造，是由於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的增長。“遇事大家細商量，集體賽過諸葛亮”“我為人人，人為人我”等新的諺語、格言的出現，是由於人們的集體主義思想的增長。“比武、打擂、叫陣”等舊詞語獲得新的用法，是由於人們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加強。今天，舊的思想作風、舊的道德觀念，已經是臭氣熏天，而像“人生如夢”“明哲保身”“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等說法，也就有了強烈的貶義。大躍進中，人們在同自然作鬥爭中，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於是就湧現了一些像“移山造海”“寸鋼不讓”“分秒必爭”“讓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等豪言壯語，那些足跡遍佈這種英雄氣派的舊詞語，如“愚公移山”“乘風破

浪”“萬馬奔騰”“力爭上游”等，也大大提高了運用頻率。人們的思想解放了，充分發揮了敢想敢說的共產主義風格，於是“標新立異”“千方百計”“異想天開”“幻想（幻想美好的將來）”等舊詞語，就一變其傳統的用法，在貶義的基礎上產生了褒義。

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時代，“東風壓倒西風”“旭日東升”“夕陽西下”“春色滿園”等古語正好能恰當地比喻當前國際和國內的形勢，因而取得了新成語的性質。

十年來漢語詞匯的重大發展變化，正是我們祖國飛速前進的足跡，是我們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標志。

(二) 十年來，漢語詞匯的發展，也體現了我們黨的語言政策和毛主席的語言學說的正確和偉大。

黨和毛主席一向重視祖國語言的發展，把促進語言的純潔和健康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解放以來，黨和政府曾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宣傳推行黨的語言政策。早在1951年，《人民日報》就發表了《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社論中列舉了當時在書面語里存在的一些不規範的現象之後，就嚴正地指出：“這種語言混亂現象的繼續存在，在政治上是對於人民利益的損害，對於祖國的語言也是一種不可容忍的破壞。”指出“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現思想，在今天，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要求“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糾正這種現象，以建立正確地運用語言的嚴肅的文風”。1955年10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又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廣泛地討論了有關漢語規範的各方面的原則問題。當時《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為促進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的社論，認為“大力推廣普通話，促進文字改革和語言規範化，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的迫切任務”，並且指示了進行各項工作的具體措施和步驟。

黨的語言政策和毛主席關於語言問題的指示，一方面就是漢語歷史發展的大勢加以利導，另一方面也完全符合祖國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因而為廣大的人



民所热烈拥护。

几年来,由于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普通話的推广已获得很大成绩,大大加强了普通話对各方言的影响,尤其在词汇方面。普通話同时也从方言词汇中吸收了一些有用的成分。今天的书面語,报刊或成本著作,文艺作品或科学論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了用詞造句的规范。有的語文刊物特地开辟“語文短評”一栏,專門評改某些違反語言習慣的現象。作家在作品里濫用了方言土語或生造詞語,就会受到讀者的批評。学校也加强了語文教育。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充分發揮語言的交际作用,党和毛主席一再提出改进文風的指示,要大家把文章写得准确、生动、鮮明,从而使文体也就有所变化,如政論体的詞汇,今天在某些方面与文艺作品的詞汇变得更加接近了。另外,丰富的修辭手段的运用,也往往促成語义的变化或新詞語的产生,如“紅旗、白旗、桥梁、西瓜(送西瓜)、帽子、梁上君子”,都由于經常用来比喻其它事物、現象而获得了比喻义;像“促退”“好小喜过”“少慢差费”等,都是在“促进”“好大喜功”“多快好省”的基础上,用拈連法創造出来的。

(三) 解放以来汉语詞汇的發展,也得首先估計到劳动人民的巨大貢獻。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創造社会物質財富的同时,也就創造了大批的語言財富。例如“电耕犁、反圍盘、万能灶、施肥器、刨薯机、碎土器、玻璃鋼、車子化、积木式、流水作业、滿載超軸”等新詞語,就是同这些新的产品、工具,新的生产技术一同由工人与农民創造出来的。劳动人民不但是生产战綫的尖兵,而且也是阶级斗争中的勇士,为了在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取得最大胜利,他們在实践过程中,就要随时随地对客观事物进行反复的观察、体验;因而他們从广闊的生活中得到的印象、認識,也非常深刻、鮮明和具体。用語言来表达这些認識和感受的时候,也表现得極为确切、生动、形象。例如“党象亲娘社是家”“工农是一家,一根两朵花”“社会主义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科学不神秘,实践出真理”“大河有水小河流,国有社有家自有”“人多力齐推山倒,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劳动人民創造的新諺語,不但具有丰富的形象、确切的比喻、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現力,而且也充分地显示了劳动者高貴的品质、朴素的風格和无畏的气概;因而也就成为我們文学語言詞汇宝庫中的珍珠。毛主席說:“人民的語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潑的,表現实际生活的。”因而,“劳动人民的語言是一切書面語言的源泉;从古到今,一切优秀的著作和优秀的作家无一不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學習語言的。”<sup>①</sup>“真正的文学語言,……是从劳动大众的口語中汲取来的”,<sup>②</sup>文学語言要脫离了人民的口語,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陷于

僵化枯竭。如果說过去从口語詞汇中,經過提煉而取其精华来丰富文学語言詞汇的工作,主要是靠少数作家、学者、語言巨匠的話,那么,今天在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的形势下,情况就有了变化。今天劳动人民間正涌現出无数的“黃孝声”,无数的“高玉宝”,他“拿起工具是工农”,“握起笔杆是詩人”,“人人出口文章”,“田头地角写詩文”,这样一来,以口語詞汇为基础来丰富文学語言詞汇的工作,已經成为一个广泛群众性的活动,因为有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参加,今天学語言詞汇的發展,自然会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我們絲毫也不能低估今天我們优秀的作家、文学家、語言学家、翻譯家、編輯、記者、演員、教師在使用語言上对于文学語言詞汇所起的规范和丰富作用,对于广大人民的語言所起的示范作用。特别是主席的語言更“表現了我国現代語言的最熟練和最确确的用法”,<sup>③</sup>他創造的若干新詞、新語,如“簡”“有的放矢”“一穷二白”“多快好省”“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等等,以及对于某些詞語創造性發展运用,如“紙老虎”(比喻帝国主义)“毒草”(比喻右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包袱”(比喻沒解决的思想問題和沒有放下的思想負担)“一團和氣”(引申指无原則的团結)“东風压倒西風”(比喻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大于帝国主义陣营),也都成为今天汉语詞汇中一批最为寶貴的財富。由于偉大的人民領袖活在广大的人民中間,同人民共同呼吸,血肉相关,以他在祖国語言运用上的創造,也就既合乎汉语發展的內部規律,又体现了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因而他創造能立刻被人民承受下来,流傳开去,成为我們国語中新的血液。布达哥夫說:“在語言不断丰富过程中,首先應該看到人民的集体努力,而人民的政治家、优秀的作家、优秀的科学家,就是人民思想体现者。”<sup>④</sup>可見在促进汉语詞汇發展的問題上,劳动人民的貢獻,和語言巨匠們的作用又是相輔相成的。

(四) 詞汇本身具有自己的体系,詞語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詞汇的变化發展也受詞汇內部規律所制約。当某个詞語由于某种原因,在意义、用法上有了变化之后,就有可能連帶地使有关詞語也發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当“花朵”的“花”有了“社会主义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38頁。

②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談話》,見《論写作》,中譯本,4頁。

③ 《正确地使用祖國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潔和健壯斗争》,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社論。

④ 布达哥夫:《語言学概論》,时代出版社,1950年,74頁。



中的新气象、新成就”这一比喻意义后，于是“走馬观花”“百花爭艳”“遍地开花”“万紫千紅”这些同“花”有关的成語，就都有了类似的“引申义”和“比喻义”。当“元帅”一詞用来喻指“鋼鉄”之后，曾和“元帅”一詞有密切联系的“升帳、粮餉”等旧詞語，很自然地就被請来，从而也就有了“支援鋼鉄元帅升帳”“为鋼帥輸送粮餉”“作鋼鉄元帅的先行官”等等說法。这是詞汇發達中的一种“类化”或“連環”反应的現象。“教室”和“課室”、“和”跟“同”，过去都是绝对同义詞，①今天这些詞意义上、用法上都漸漸变得有点不同了，这是由于語法内部有所調整的結果，也是詞汇变化中的“分化”現象。又如“严重”“語言”的意义今天也都有了变化，这是受了俄語里“серьёзный”和“язык”两个詞的意义用法影响的結果。②

当然，所謂語言内部規律，总是要通过人們的語言实践来实现的，只有当社会生活需要語言这么变的时候，这些内部規律才能起它应起的作用。

## 二

十年来，漢語詞汇的發展所以極其丰富而多彩，因为它涉及的方面是从詞到語（成語、諺語等），从內容形式、範圍之广，速度之大，都是过去历史上任何一十年所不及。也是因为，我們的社会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大、这样快地变化發展，也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推动祖国語言的發展成为群众性的自觉的行为。下面就是詞汇發展变化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大批新詞語的产生和部分旧詞語的消亡 新的絕大部分都是以現有的构詞材料，根据現行的构詞法創造的。它們在結構上也是多种多样。如：1）“鳴紅專、評比”都是联合結構；2）“国营、国有、公营”都主謂結構；3）“夺鋼、交心、务虛”又是动宾結構；不过多的是“偏正”和“附加后綴”两种結構，如：4）“驕气、鋼、工分、下放、鋼帥、大跃进、青年宮、文化館、紅旗、丰产田、衛星田、敬老院、母子車、作业区”等都是偏正結構；5）“公社化、沼氣化、園林化、園田化、城市化、機械化、工农化、軸承化、計劃化、服务性、技术性、鮮明”等都是附加后綴的結構。这就反映了現代漢語构詞法里哪些是最能产的因素。这些新詞在音节上不少是三音的，說明漢語詞汇复音化的一項規律，即“三音”的成分也会象“双音”一样，逐漸加多。这是由于在舊詞的基础上造詞的結果。

新造的詞里，有不少是“簡称”和“数詞縮語”。如区委、鎮反、肃反、整社、教改、劳保、反右、三反、五反、五气、四害、五滿意”等。这是人們更經濟地运用語的产物。这种簡称和縮語，将来还会不断出現。

新詞里也有一定数目的外来詞，不过这比起“五

四”前后漢語詞汇里的外来成分，不論是来源的範圍或数量，都有显著的縮小或减少。这当然有它历史的原因。“五四”时期，中国人从鴉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③的愿望仍然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当时我們翻譯了不少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經濟、科学、文艺等著作，因而像日語、英語、法語、德語的有关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某些詞語，也就大批地出現現代漢語的詞汇里。而且中国最早的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的思想家也开始通过翻譯或著作，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政治、学术、文艺思想介紹进来。所以，这一历史时期，漢語詞汇中的外来詞，是数目多，方面广，来源也很复杂。④

解放后，我們積極向苏联学习，同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广泛地进行經濟、文化的交流，我們需要吸收的，主要是反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成就等国际性術語，因而解放后漢語的外来詞，主要是来自俄語的一些有关生产、技术、文化、新的科学成就方面的具有国际性術語的东西。如“工作量、劳动日、生产指标、生产定額、導彈、文化宮、条件反射、信号系統”等。解放后的外来詞，除專有名称外，一般都是意譯的，有些原来音譯，后来往往都改为意譯。如“火箭炮”代替了“卡秋沙”，“連衣裙”代替了“布拉吉”，“課堂討論”代替了“習明納尔”，“扩音器”代替了“麦克風”，等等。这是因为意譯法一般总是便于人們对该詞的理解和掌握，又合于漢語的构詞規律。

新詞里也有少数是来源于“古語”或“历史語詞”的，如“采風、国風、取經、擂台、叫陣、練武、点将台、升帳、瘟神”等。这些詞过去在一般語言中，都曾一度退隱，今天根据表达的需要被用于比喻义才复活起来，这也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构詞法。有些詞原来多保存在民間故事、历史小說里，早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熟知，今天引用过来，因而为劳动人民所喜聞乐道，感到亲切。

旧詞的消亡，主要有两种情况：1）是反映旧社会的制度、事物、階級的差別，职业的歧視，民族的压迫，旧的思想观点等等的語詞。例如“党部、總裁、老爷、上司、財主、監工、媒人、佣人、底下人、少爷、戏子、厨子、理髮匠、長工、邮差、鎮南关、迪化、額非尔士峰”，等等；有的是随着旧事物的灭亡而在日常語言中消失了；有

① 參看《語文學習》1957年2月号，32頁；《中国語文》1958年11月号，533頁。

② 參看《語文學習》1956年9月号，19頁；《中国語文》1958年10月号，484頁。

③ 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

④ 參看高名凱、刘正埏《現代漢語外来詞研究》。

的是事物本身并未消失，可是这些事物今天有了新的概念和名称，如“戏子”新称“演员”，“厨子”新称“炊事员”，“镇南关”新称“睦南关”，“迪化”新称“乌鲁木齐”，“邮差”新称“邮递员”，“额非尔士峰”新称“珠穆朗玛峰”，等等。2)是由于语言规范化的要求，某些有碍语言的纯洁与健康的语词被淘汰了。如汉语里本有“先生、手杖、再见”等词，可是旧社会里有买办臭味的某些上层人们，假若不提“密斯特、斯狄克、姑德拜”等等外国词就显得“土气”似的，这是有意制造语言的混乱。全国解放后，这些说法就彻底被人们所抛弃。有些等义词，如“水泥”和“洋灰”、“煤气”和“瓦斯”、“煤油”和“洋油”、“安慰”和“慰安”、“红药水”和“二百二”，等等，后者也逐渐被前者所排斥。

此外，解放以后随着新事物出现的新词，今天看来，有的也有退隐的趋势。这是由于我们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有些新事物很快就成为陈迹，有关的词语，也就随之成为历史词语。如解放初期农村出现了“互助组、换工插队、单干户”，合作化之后又出现了“高级社、低级社”，人民公社化以来，上述的事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因而像“互助组、单干户”等词语，在一般的语言中，也就已经很少说了。

语言里的成语、谚语、格言等，它比起一般词汇，总有更大的稳定性，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变化是不显著的。可是，十年来，汉语的成语、谚语等的发展变化，却是较为突出的。新生的如“停车让路”“求医会诊”“政治挂帅”“兴无灭资”“厚今薄古”“详中略外”“先土后洋”“土洋并举”“红透专深”“少种多收”“以钢为纲”“大争大辩”“下马观花”“两条腿走路”“全国一盘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等；逐渐不用的如“人穷志短”“守分安命”“同行必妒”“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新的成语和谚语，1)有的是在既有的成语的基础上改成的，如“下马观花”是由“走马观花”来的，“因事制宜”是由“因地制宜”来的。他如“知难而进”“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秀才不出门，难知天下事”等都是。2)有的是由“古语”转化来的，如“旭日东升”“夕阳西下”“百花争艳”“春色满园”，以及“战鼓齐鸣”“人不卸甲，马不停蹄”等都是。3)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已有的成语格式制造的，如成语常采取用同义词或反义词，用数词或迭词等方法构成，新成语里像“兴无灭资、厚今薄古、少种多收、详中略外”就是利用反义词构成的，“一穷二白、两参一改、五位一体”就是利用数词构成的，“炼钢炼人、又红又专、大鸣大放”就是利用间隔迭词的方法构成的。

(二)词语的意义或色彩的演变 十年来，汉语词汇在语义或色彩方面(包括成语等的意义或色彩)，也变得日益精密丰富、确切鲜明，这是词汇“新质要素的

积累和旧质要素的消亡”的具体表现之一。色彩的变化主要是褒义或贬义的变化，语义演变的情况则是多种多样。(色彩的变化往往和意义的变化有关，故把色彩在意义演变里加以介绍。)例如：

1)属于词义扩大的：

**试验田** 原来指为摸索高产的经验而经营的地。这个词出现不久，意义就变了，在任何岗位上为创造新的经验所作的试验性的工作，都可以叫“试验田”。

**毒草** 原来是指有毒的植物。反右开始，我们“右派和有严重立场问题的作品”都叫“毒草”。

**气候** 原来只指节令的变迁或天气寒暖、晴雨现象。今天某种壮阔的形势，也可以叫“气候”。如“去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了，成了另外一种气候，一千万户的农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135—136页)

**卫星** 原来指围绕行星旋转的星球，是个中性词。现在一切工作中的优异成绩都可以叫“卫星”，有褒义。

这些都是本义用于“比喻”而形成的词义扩大。义是比喻义。他如“挂钩(学校和工厂挂钩)、抗旱、抗旱)”等词义的变化，以及“梁上君子”“万紫千红”等成语意义的演变，都属这一类型。

**丰收** 原指农业的丰产。今天劳动、思想上有很大“收获”，工业生产上有了更大的成绩，都可以“丰收”。如“劳动、思想双丰收”“钢铁大丰收”。

**标兵** 原来指部队中作为行进的方向和看齐标准的士兵，是个中性词。现在一切岗位上的先进人物，足以作学习榜样的都叫“标兵”，也有了褒义。“做生产战线上的标兵”。

**补课** 原来是把学习中所缺的课程补上。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争取别人进一步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意见，也可以叫“补课”。如“民主补课”。

**情绪** 原来指“心情”，无褒贬义，是个中性词。在常说“闹情绪”，“有情绪”，也有贬义了。

**态度** 原指人的举止行动，多半指“姿态”。现又指人对事物所采取的立场、看法，如“要以革命的态度对待问题”。

这些都是本义的引申所形成的词义扩大。义是引申义。他如“尖端(大搞尖端)、迷信(迷信权威)、尖兵(做学习上的尖兵)、走马观花(短期到生活中进行参观访问)”等词语意义的变化都属这一类型。

2)属于词义缩小的：

**党** 原来指一切政党，是个中性词。现在我们“党”，是专指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有极其鲜明的褒义。



**群众** 原来是“大众”的意思。现在我们說“群众”，有时是指非党团的人們說的。如“他是个群众”。

3) 属于詞义深化的：即詞义的概括范围沒变，只内涵上的某些因素的新陈代谢，或是更加深刻化了。

**工人、劳动** 在旧社会，工人是被压迫、被剝制的；解放后，工人是社会的主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因而“工人”和“劳动”两个詞的意义，今天在概括范围上虽是一仍其旧，可是在内涵上已有了变化，从而有了更輝耀的色彩。

**地主** 在旧社会，由于历史的局限，人們对地主的剝阶级本质認識一般都不够深刻，解放后，在尖銳的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人們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对地主的剝削本质的認識自然要加深，因而“地主”一詞的含义，也就有所深化，从而有了更加强烈的意义。

这里扩大和深化，是今天詞义發展演变的主要趋势，而比喻式的扩大现象，尤将日漸增多。

詞語的感情色彩的变化，除上述的例子外，他如“一团和气”，今天都由褒义轉为贬义了；“引火上身”“标新立异”都在贬义之外又有了褒义；“土办”“土專家”的“土”，过去往往有贬义，今天已变成中性的了。

(三) 詞的用法和运用频率的变化 用法的变化是“詞类”和“詞的組合能力”的变化說的，它能大大增進語言运用的灵活性。例如：

**活躍** 原屬形容詞，現在要說“使学术空气 活躍”，也可以說“活躍学术空气”。“活躍”就成了动

**严肃** 原屬形容詞，在“严肃党纪”这一用法里，也化为动詞了。

形容詞轉动詞，意义上都有“使动”意味。他如“密切(密切了关系)”、端正(端正态度)、坦白(坦白罪行)、丰富(丰富内容)”的变化，都屬这类。

**规划、組織** 原来都是动詞，現在說“訂一个规划”“靠近組織”，都又屬名詞。

**調动** 原来只和一些具体事物結合，如“調动軍人馬、物資”。現在調动变得也可以和“积极性、积极性”等抽象事物相結合了。

**輪休** 原来只用于人，現在也可以說“土地輪休”。十年来，詞語运用频率的变化，例子是举不胜举，如“党、組織、劳动、生产、干劲兒、革命、和平、共产主义、政治挂帅”，这些事物、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为人們所需要，这些詞語的运用频率也就日益增高；像“貧穷、失业”和“享受、闊、發財、升官”这些反映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命

运和剝削阶级的生活思想的詞語，它們在旧社会，分別在不同的阶级里，运用频率都不小；到了今天，它們有的正在被淘汰，有的只有在否定的意义上才被用到，在运用频率上自然都大大地降低了，諸如此类。

(四) 不同类型詞汇間的轉化或彼此的关系的变化 十年来，汉语詞汇的發展，不只是某些个别詞語的問題，也涉及到不同类型詞汇間的关系的發展，彼此的界限的变化問題。如：

1) 普通話詞汇和方言詞汇間的問題——在我们这个时代，全民性的普通話已經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各个方言进一步分化的过程已經停止，它日漸接受普通話的影响，同时也以它的某些成分繼續去丰富普通話。由于党和政府对于我们民族共同語的普及和規範化的深切关怀，仅在1955年底到1958年初一段短短的时间內，我們推广普通話的成就，就“远远超过解放前四十多年‘国語运动’的效果”。①这說明了今天普通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到全国各地方言地区，普通話詞汇对各地方言詞汇也正迅速地取得其领导的地位。不难設想，当普通話詞汇，如“爱人、太阳、今天、明天、煤油、火柴、你、他”等等，通过报刊、杂志、电影、广播、文艺作品、語文教学，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里反复地出現时，当原来只会講方言的人們开始熟習这些說法时，而与此相应的像“婆姨、堂客、家小”“日头”“今日”“明朝”“火油、火水”“自来火、取灯兒”“儂”“伊、佢”等方言說法，自然要逐漸地縮小其应用范围，降低其使用的频率。解放后，在全国广大的农村普遍地出現了像“互助組、双鐮犁、評工、工分、社長、社員、广播站、民校”等許多新事物，对这些新事物，各地方言也并未各行其是地造出不同的詞来加以表达，形成方言詞汇間新的分歧，而是接受了普通話的說法。可見，普通話詞汇对方言詞汇的影响，今天正在日益加深，方言詞汇进一步分化的过程不但已經終止，而且既存的分歧现象正被逐漸地削弱，而逐漸地向普通話詞汇集中。当然，与此同时，普通話也从方言詞汇——主要是基础方言詞汇里，吸收了一批有用的、富于表达力的成分，如“帶勁兒、苗头、窍门兒、压根兒、二流子、捉摸、出乱子、摸底”等，都是近些年来由方言詞上升到全民的文学語言詞汇中来的。不过，这“只是以并不触动文学語言整个体系的个别方言现象充实了文学語言”，②在今天，“各地方言对全民的文学語言已不發生任何严重影响”了。③

2) 書面語詞汇和口語詞汇的关系問題——我們

① 《讓推广普通話的紅旗插遍全国》，《中国語文》，1958年8月号，351頁。

②、③ T. B. 斯特洛也娃：《詞义变化的原因》，《語言学譯丛》1959年第1期，24頁。



知道,文学語言詞汇也有它的口头形式,但它的主要形式却是書面形式,一般地說,書面語詞汇和口語詞汇的关系,也就是文学語言詞汇和非文学語言詞汇关系的体现。書面語言詞汇是口語的文学加工形式,它领导口語詞汇,使其日益接近规范,口語詞汇是丰富書面語詞汇的源泉,并接受書面語的影响,两者之間总有某些差别,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又不可能始终保持較大的距离,这是它們总的关系和总的發展趋向。在汉语史上,这两类詞汇,曾有过較大的分歧,“在古代社会里,書面語言只是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的交际工具,这就很容易使它与人民口語脫节;用来書写的汉字的特殊性質也起了一定的誘导作用。”<sup>①</sup>唐宋以降,一种同口語密切联系的新書面語(即“五四”前后所說的“白話”)虽然已开始出现,随着历史的推移,并不断發展壮大,先后在不同的領域(文艺文的、政論文的、应用文的等等),不同的政治地区(如1927年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后,中国就出現了革命的苏区、解放区和白区、国統区),逐漸地取旧的書面語(即“五四”前后所謂的“文言文”)的統治地位而代之,<sup>②</sup>不过,直到解放前,在国統区,在国民党報紙的新聞和評論上,在反动政府机关文件和商业文件上,“文言还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sup>③</sup>所以在解放以前,就全国范围来看,書面語詞汇和口語詞汇間还存在着較大的距离。全国的解放才带来了白話文彻底的胜利,成为唯一的書面語言,从而書面語詞汇和口語詞汇也就变得完全接近了,关系也愈加密切了,这是汉语詞汇里一項重大变化。十年来,这种关系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們彼此接近、互相影响、互相丰富的發展趋向,是日益明显和突出。例如,今天不仅在一般文章里,会看到大批的口語詞,就是在較庄重的文件、公告里,也會出現相当数目的口語詞的。像1958年10月間国防部發布的《告台湾同胞書》《再告台湾同胞書》两个文告和国防部命令,像《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这些庄严的文件里很多詞語过去都是口語中的所謂俗話,都不登“大雅之堂”的,現在都經過提煉加工,上升到了有时代意义的文件里,大大地丰富了書面語詞汇。与此同时,口語詞汇也正加速向書面語詞汇靠攏,某些俗語的講法也正被同义的書面語詞所代替,如“理髮”代替了“剃头”,“結婚”代替了“出門子”或“娶媳妇”,“大小便”代替了“拉屎、撒尿”。我們再也看不到十几年前某些言文异途的現象了。这是現代汉语詞汇日益走向健康、规范的发展道路的表现之一。

3) 專門术语向一般詞汇轉化問題——專門术语和一般詞汇的界限,“是視国家文化、技术、經濟的发展水平为轉移的”。<sup>④</sup>今天,在工农业大跃进的带动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高潮。全

民办教育,人人学文化,全民学科学,群众搞创作,机械化,公社工业化,这就促使許多專門术语冲破了专业范围,加入了一般詞汇的队伍,大大地丰富了全民文学語言詞汇。这些术语,1. 有的来自工业技术,如“承、反射爐、冲天爐、優質鋼”,2. 有的来自农艺,如“作、密植、化肥、綠肥、品种”,3. 有的来自物理化学,“电力、馬力、馬达、沼气”,4. 有的来自文艺,如“民快板、会演、创作”,5. 有的来自軍事,如“后勤、連队、兵、标兵”,6. 有的来自經濟学,如“資金、劳动力、劳动日”,等等。总之,它的来源是多方面的。这些术语,早已为一般人們所熟知,有的正在代替口語里某些詞的說法,如在广大的农村里,今天多半把“密植”叫“密植”,把“本錢”叫“資金”,把“揀糞”“拾糞”叫“积肥”,把“(一个)工”叫“(一个)劳动日”,这也正是文学語言詞汇对我們的語言日益扩大影响的具体表现。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設,專門术语将更会大批地涌入一般詞汇中来,轉化为全民的文学語言詞汇。

4) 基本詞汇和非基本詞汇的問題——就建国十年来看,基本詞汇和非基本詞汇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基本詞汇不断地丰富: 第一, 新的基本詞产生。通常一个新詞,在短短的时期內很难成为基本詞,但建国十年来,由于我們建設事业迅速发展,有些詞的使用頻率非常大,成为全民語言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詞。从这些詞所代表的事物的特征看来,从这些詞的前途来考虑,应该算做基本詞。如“人民公社”这个词,农商学兵結合起来的社会生产組織單位,在我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起来了,它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这个词也成了基本詞。“拖拉机”是解放前不久的外来詞,这个词所指的实物虽然今天还不多,但是这个詞在我們的生活里扎下了根,也有一定的构詞能力(如“拖拉机手、拖拉机站、拖拉机厂”),无疑地,这个词也已进入到基本詞汇的队伍中来了。此外象“評比、高产、丰产、潜力”等詞都是剛产生的,成为基本詞了。第二, 非基本詞轉化为基本詞。基本詞轉化为基本詞是基本詞汇丰富的主要来源。就一般的情况看,一个剛剛产生的詞很难取得基本詞的資格,多半是先成为非基本詞,以后再轉成基本詞。下面这些基本詞都是十年来由非基本詞轉成的。解放前,“解放”这个词的使用还有局限性。随着

① 《現代汉语规范問題学术會議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9頁。

②、③ 参看《五四以来汉语書面語言的变迁和发展》,載《中国語文》1959年4月号。

④ 苏联《語言学問題》創刊号社論,引自《語言学問題》选譯》第二輯,科学出版社,1956年,34頁。

的解放，这个詞也就立刻成为人人習用的，并能构成“解放軍”“解放帽”“解放牌”等一些新詞。“爱人”原义是指有爱情关系而沒有結婚的男方或女方說的；可是解放后它却代替了“妻子”和“丈夫”的意思了。这样也由非基本詞轉成为基本詞了。此外，象“祖国、斗争、集体、書記、干部”等詞，因为使用頻率的增大，也都是由非基本詞轉化来的基本詞。

这些詞所以能够取得基本詞的地位，是由于它們所标志的事物有了稳固性，并在社会生活中扎了根的结果，因此这些詞能够成为語言的基础，还能构出来一些新詞。

2. 基本詞变为非基本詞：建国十年来，有些基本詞已衰亡或正在衰亡下去。如“出息、学堂、充任、演說”等一些詞，在解放前是經常被人們运用的，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稳固性，是基本詞。可是解放后已逐漸喪失它的重要地位，降为非基本詞了。

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基本詞的特性大致有这样几点：a) 基本詞的特征之一就是历史稳固性和較强的生命力。产生年代比較久远的基本詞在这点上容易看得出。可是建国十年来所产生的基本詞，充其量仅有十年的历史，其生命自然不够長久，历史稳固性也难以受到考驗。这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基本詞的第一个特性。附帶說明的：我們断定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詞的特征时，不能死死地从時間上去考察，要从基本詞所标志的事物的性質并預測它的将来發展前途来考察。

b) 构詞力較弱。与历史悠久的基本詞难以相比，这一时期的基本詞，虽然也能构出来一些新詞（如：象“干部”可构成“干部服、干部科、老干部”等，“工作”可构成“工作日、工作服”等等）；可是与老一点的基本詞如“水”“手”相比是較弱的。其所以如此，与这些詞产生的年限短有密切的关系。我們知道，构詞力的大小与历史稳固性的强弱分不开。基本詞所构出来的詞不是同时出現的，而是随着历史發展逐漸被創造出来的。

c) 有較大的全民性，使用的頻率空前增大。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基本詞的最突出的特性，就是有較大的全民性，使用的頻率空前增大。

全民性一方面是指使用的面广，另一方面是指打破了書面語和口語的界限。这些都同我們的社会生活的性質分不开。比如对“解放、斗争、生产、集体、干部、党”等詞，看不出有書面語或口語的分別，也找不出来仅仅是适用于某一个环境的特性。

頻率高，是指人們运用这些語詞的次数多。比如“红旗、进步、集体、劳动、討論、学习、解放”等詞，人人到处都在用，在一篇普通的文章里有些詞能出現几

十次。

5) 不同文体的詞汇在風格上的接近——如前所述，十年来，由于貫徹了党和毛主席的关于改进文風的指示，人們都普遍地重視使用語言要准确、鮮明、生动，这就使文艺的詞汇更加深刻、广泛地向其它文体（政治、科学、公文等）中渗入，促使其它文体在用詞的風格上进一步互相接近起来（当然这种接近只是一定程度的，不会影响各种文体的基本風格）。文艺反映的現實，是極其丰富的，它的笔触需要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文艺作品总是選擇色彩鮮明、富于感染力和表現力的詞語，要广泛地利用俗語詞、諺語、成語、形容詞和詞語的比喻义等等，这是文艺詞汇的特色。这些特点，过去在其它文体里也出現，但总不及今天这样帶有普遍性，这样較为常見。如“……跪倒在泥沼里的侏儒拼命向立在高山上的巨人吐唾沫……”（1958年6月《人民日报》的社論《欲盖弥彰》），“大家家里的事情都很多，各人自扫門前雪就够忙了，何必多管他家瓦上霜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白天：車水馬龙为鋼鉄元帅輸送粮餉 夜晚：万山灯火为鉄水奔流徹夜不眠”（195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的标题），“先上馬，后加鞭”，“手向上伸非上策，眼向下看办法多”（《群众报》的标题），“三十六計，和为上計”“命令飞机向大陸乱鑽”（《告台湾同胞書》），“蔣、社会談，你們吃了一點亏”“願意同它打交道”（《再告台湾同胞書》），这些形象的比喻，生动的描繪，俗語、諺語的运用，都是出自政論、公告或报刊上論文的标题。它們既給这些文章增强了表現力和战斗力，也为这些文体增加了艺术色彩，使它們在風格上同文艺文进一步接近起来。十年来，文艺文詞汇对其他文体影响的扩大，正体现了汉語詞汇正向着优美、形象、生动的道路發展的內部規律。

語言的詞汇、語法、語音三个部分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十年来，汉語的不同类型詞汇的發展变化，也出現了显著的不平衡性。例如普通話詞汇比起方言詞汇就有更大的發展，文学語言詞汇比起非文学語言詞汇就有更大的变化，这类現象，前面略已涉及，这里总提一句，不再举例詳述了。

总之，十年来，汉語詞汇的發展变化，是極其丰富多彩的，我們这里提到的，恐怕是挂一漏万，仅仅是“全豹一斑”，深入、全面、科学地研究这一現象，对于發掘汉語詞汇發展的內部規律，指导語言的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可是限于我們的水平，这只有留待大家共同努力了。（1959年6月）



# 分詞連寫法問題

(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問題之一)

周有光

分詞連寫法是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主要的和基本的問題。過去，人們對這個問題做了不少研究；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以後的今天，更迫切地需要結合着實踐作進一步的研究。這裡，對分詞連寫法的一般原理嘗試作概括的探討。不妥的地方，敬請讀者指正。

## 一 分詞連寫的要求

(1) 字和詞 “詞”是現代漢語的一個新名詞。這個新名詞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定形。它有“詞、語、詞語、語詞、詞兒”等種種說法。從它還沒有定形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關於“詞”的理解及其書寫處理是一個新問題，有待人們去研究。

在古代，“詞”的含義一般相當於“語言”。《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意義為內容，聲音為外形)，這就是“語言”的意思。“詞”在現代漢語的含義是“語言單位”，不是“語言”。從語言到語言單位，“詞”的含義已經發生了全新的變化。

“字”(漢字)是單音節的文字符號。“詞”可以是單音節，也可以是多音節。因此詞跟字是不相等的，不一致的。古代漢語單音節詞比較多，詞跟字的不一致也比較小。現代漢語多音節詞越來越多，成為詞匯的主要部分，詞跟字的不一致也就成為一般現象。

可是，古代漢語里早就存在多音節詞，古人也早就認識到多音節詞的存在。《說文》：“慨，慷慨……也”；“哦，嗟哦也”。這就是說，“慷慨，嗟哦”等都是客觀存在的多音節的詞。古人不僅認識到多音節詞的存在，還嘗試過在書寫處理上用漢字的偏旁來表示多音節詞的起訖。“慷慨”兩字都寫“忄”旁，“嗟哦”兩字都寫“山”旁。同一個多音節詞的各個漢字用同一個偏旁書寫，使多音節詞的起訖在書寫形式上突出，這可以說是漢字的一種“分詞”方法。這種用同形偏旁來分詞的方法，有時擴展到原來偏旁不同的漢字上面。例如“鳳皇”寫成“鳳凰”，“火伴”寫成“伙伴”，“昏姻”寫成“婚姻”，“芭蕉”寫成“芭蕉”。這表明古人已經開始認識到在書面上分詞對於閱讀的好處，只是沒有從此發展成為系統的分詞制度。

漢字不分詞書寫，但是不能不分詞閱讀。換言之，

漢字書寫的詞，雖不“連寫”，而要“連讀”。“連讀”就是把同一個詞的各個音節不停頓地連接着讀，只在詞之間停頓。不論書寫是否分詞，閱讀時候必須分詞，否則自己看不懂，別人更聽不懂。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讀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人這樣讀錯)，就無從了解這些漢字所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因為意義是依靠正確的分詞來了解的。

漢字不分詞連寫而要分詞連讀，這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是漢字閱讀困難的原因之一。對於初學漢字的人來說，這是特別沉重的負擔。近來有些通俗讀物提倡漢字分詞排印，這是好事。不過，漢字分詞排印排印技術上有困難，不可能普遍推行。

分詞連寫是拼音文字的重要特點。固然不能說分詞連寫就不能成為拼音文字，可是那決不是完善拼音文字。分詞連寫的目的地：反映“詞”是語言單位的客觀事實，便利人們閱讀、書寫和了解。這是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問題。

(2) 分詞連寫的早期嘗試 漢語拼音文字採用詞連寫法是六十年前跟漢字改革運動一同開始的。

1892年盧懋章的切音新字(一目了然初階)就進行了不完備的分詞連寫。他採用短橫作為唯一的連字手段，沒有把多音節詞的各個音節直接連在一起。顯然是還沒有擺脫教會羅馬字的影响。

1896年蔡錫勇和沈學的速記式漢語拼音文字，始不用短橫而直接把詞的各個音節連接起來。蔡錫勇提出了“連書”的名詞，沈學提出了“繕連為書”的主張。這是真正的分詞連寫的開端。

1900年王照的“官話字母”用單綫、雙綫和括弧標明人名、地名和某些普通名詞。官話字母是漢字式

① 參看倪海曙《清末切音字的寫法》，收錄在《拼音文字寫法資料選輯》中。



不便連寫，只好用附加符號分詞，而分詞也不徹底。這是後來漢字標點符號採用錢條和括弧表示人名、地名和書名的濫觴。

1906年朱文熊的拉丁字母式漢語拼音文字，以音節相連為主要方法，以短橫間隔為次要方法，開始了今天所謂“連寫”和“半連寫”按照構詞情況不同而分別運用的技術。分詞連寫技術於是初步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提高了方案設計水平，也提高了分詞連寫技術。<sup>①</sup>跟着國語羅馬字的出現，連寫法和短橫用法初次得到有系統的研究。但是國語羅馬字的拼調方式不利於音節分界（例如“香烟”寫 shiangian；“禁烟”寫 jinn-ian；“第一”寫 dibi；“第七”寫 dih-ell）<sup>②</sup>，又把短橫兼作隔音和半連寫兩種用途<sup>③</sup>，連寫技術受到一定的障礙。

拉丁化新文字更加重視分詞連寫。1931年海參崴“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當中就有比較詳細的連寫規則。<sup>④</sup>拉丁化新文字大膽地把過去人們不敢連寫的詞寫起來，擴展了分詞連寫法的視野。它以[']為隔音符，跟隔音字母j和w并用，使短橫專任“半連寫”職務。這樣就豐富了隔音和連寫的手段。1950年倪海曙整理解放前分詞連寫的研究和實踐，寫成《中國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寫法》六十八條，<sup>⑤</sup>這是第一本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的專書。

漢語拼音方案沒有規定分詞連寫法。但是它規定字母y、w和隔音符號[']，並且在舉例中間採用連寫。這就是準備好了連寫的必要條件，以迎接連寫法的進一步發展。

## 二 詞的一般特性

我們不準備在此地對詞作詞匯學或者語法學的討論。我們只觀察對分詞連寫有密切關係的詞的某些一般特性。

(1) 詞的定義 我們說，詞是語言的單位，但是，是怎樣性質的單位呢？答案主要有兩種：a. 意義單位；b. 句中活動單位說。

意義（觀念、概念）單位說認為詞是：1. “意義的單位”；2. “簡單意義單位”；3. “語言的最小意義單位”；4. “語言的聲音和意義的結合的最小單位”；5. “聲音和意義結合的最小語言單位”；6. “意義的最後的獨立單位”；7. “表示整個觀念的”；8. “語言中間一個一個觀念表示”；9. “具有單純觀念而文法有語部（詞類）關係獨立作用的語素”；10. “表示概念的語言形式”；11. “思想中的一個獨立概念”。<sup>⑥</sup>這種說法的中心思想是：意義（觀念、概念）的最小的、單純的、獨立的單

句中活動單位說認為詞是：1. “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語言單位”；2. “語言的最小的獨立運用的單位”；3. “具有明確意義和一定形態的、能自由運用的、最小的語言單位”；4. “自成個體的、可以在單位以上的辭例（句法）中活動的分子”；5. “凡是可以在句子中活動的，不論它的音節是多是少，也不論它的意義是單純是複雜，只要被當地人民當作一個統一體記在心頭的，都可以算做一個詞”；6. “能在句子里自由運用（活動）的最小單位”；7. “當作造句材料看的（分析句子結構所得的）最小的獨立運用的單位”。<sup>⑦</sup>這種說法的中心思想是：詞是在句子中間能夠活動的最小語言單位。

近來的趨向，意義單位說逐漸被句中活動單位說所代替。從分詞的要求來看，句中活動單位說也比較客觀而有助於具體問題的解決。

此外，詞還有其他各種定義。例如說，詞是“拼音文字里經常連寫在一起的一組字母”。<sup>⑧</sup>在分詞連寫定形以後，這倒是合乎常識判斷的看法。可是今天的問題正是不知道那些字母應當連寫在一起。不過，這樣的定義也並不是笑話。將來連寫法約定俗成以後，詞的認識是會受連寫法的影響的。

(2) 詞的獨立性 根據句中活動單位說觀察詞的活動情況，可以發現詞的獨立性有各種程度上的不同。

第一種情況：有些詞能夠單獨造句，單獨說起來可以聽得懂。例如問：“誰？”答：“我。”問：“來不來？”答：“來。”問：“那是什麼？”答：“駱駝。”這些構成答句的詞能夠單獨造句，而且即使沒有問句也能單獨說，說起來可以聽得懂。這樣的詞可以稱為“單用詞”“句詞”“獨立詞”，獨立性最強。

第二種情況：有些詞在句子中間是獨立的，但是不能單獨造句，單獨說起來是聽不懂的。例如“和、從、嗎”等。我們不能用這樣的詞來發問或答問。（當然要排除“識字問答”，例如問“這是什麼字？”答“和。”）這樣的詞可以稱為“非單用詞”“句中詞”“句

① 參看《拼音文字寫法資料選輯》第二篇和第三篇。

② 根據《G·R·連書詞讀法和[-]號的用法》，收錄在《拼音文字寫法資料選輯》中。

③ 國羅原定用[']隔音，但後來實標用短橫。參看黎錦熙《連號的用法》，收錄在選輯中。

④ 參看《拉丁化新文字的寫法》，收錄在選輯中。

⑤ 收錄在選輯中。

⑥ 這些定義的來源是：呂叔湘、王力、劉復、中文拉丁化研究會、黎錦熙、周辨明、張華等的說法。

⑦ 這些定義的來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簡述、呂叔湘、張華、倪海曙（根據張華）、陸志章、史存直等的說法。

⑧ 劉澤先：《用連寫來規定詞兒》，收錄在《漢語的詞兒和拼寫法》中。

中独立詞”，獨立性不强。

第三种情况：有些詞，在缺乏上下文或者缺乏共同了解的时候，在說話說得完整的时候，在單用而不依靠別的詞的时候，是不能独立的；但是在具有上下文或者具有共同了解的时候，在說話說得簡略的时候，在不單用而有別的詞依靠着的时候，是可以独立的。例如“教育部”的“部”，“文学系”的“系”，“圖書館”的“館”等。如果有人貿然問：“你在哪一部？”被問的人可能莫名其妙，回答說：“部？我是在細紗間里做工的！”我們說“部”“系”“館”等，实际是“××部”“××系”“××館”等的略語，在談話之先有一个共同了解，例如談話人是在国务院的某部門或者大学的某系科之类。否則就不可能了解。又例如，說“一面旗子”，也說“一面旗”，但是只單說“旗子”，不單說“旗”，“旗”要依靠“一面”然后能說。这样的詞只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独立运用，一旦失去条件就不能独自活动。这样的詞可以称为“簡略詞”“条件独立詞”，它們只有微弱的、不稳定的独立性。

第四种情况：还有一些詞，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拆开成为两部分，但是拆开以后仍旧要前后呼应或者上下文联系才能了解。例如“鞠躬”可以拆开說“鞠一个躬”。可以問：“鞠不鞠？”答：“鞠”；問：“几个躬？”答：“一个躬。”“鞠”的問答以另有上文为条件；“躬”的問答除上文外还要依靠“几个、一个”等詞。这样的詞以合一为常軌，以分离为变形，可以称为“离合詞”“条件分立詞”，合一的时候有很强的独立性，分离的时候各部分只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五种情况：有些語言成分只能用作构詞成分，不能独立独用。例如“駱駝”的“駱”，“花兒”的“兒”。这些是构詞材料，是詞素，不是詞，当然沒有独立性。

在分詞連写时候，第一和第二种情况的詞一般不發生問題，第三和第四种情况的詞很容易發生疑难和紛歧。

**(3) 詞的结构** 詞素是詞的构造成分。詞可以由一个詞素构成，也可以由几个詞素构成。一个詞素的叫單詞，几个詞素的叫复合詞。極大多數的复合詞只包含两个詞素。

詞素可以是單音节的，也可以是多音节的。單音节詞素最多，双音节詞素較少。例如“玻璃瓶”，其中“玻璃”是双音节詞素，“瓶”是單音节詞素。三音节以上的詞素只有極少几个，大都是外来詞。例如“馬克思主义”中的“馬克思”是三音节詞素（假定“馬克思主义”是一个詞而非两个詞）。

具有实在意义的詞素叫“实詞素”（例如“語言”的“語、言”），只有語法作用的叫“虛詞素”（例如“刀子”的“子”）。① 詞素自身可以独立成詞的叫“根詞”（例如“人民”的“人”），自身不能独立成詞的叫“純詞素”（例

如“人民”的“民”）。

根詞和純詞素有如下三种結合形式：

a) 根詞和根詞的結合。例如“牛肉”“羊肉”，其中“牛、羊、肉”都是根詞，自身都能独立成詞。两个根詞之間一般可以插入別的詞。② 所謂“自由复合詞”大多属于这一形式，例如“牛×”，“×肉”（牛肉、牛皮、骨…，牛肉、猪肉、羊肉…）。

b) 純詞素和純詞素的結合。例如“民主”，其中“民”和“主”都是純詞素，自身都不能独立成詞。（所謂“主啊！”的“主”是文言。諷刺話“你是民，我是主”不是通用語言。）两个純詞素之間不能插入別的詞。

c) 根詞和純詞素的結合。純詞素在根詞之前，例如“駝肉”；純詞素在根詞之后，例如“船尾”。除非偶爾充作“簡略詞”，这样的純詞素自身不能独立成詞，它賴着根詞。在根詞和純詞素之間也不能插入別的詞。

按照詞素的虛实及其相互間的关系，詞可以分为如下的结构类别：

單純詞不論音节多少沒有結構問題。

复合詞按照詞素的虛实可以分为两类：a) 完全实詞素构成的“全实結構”，b) 由实詞素和虛詞素构成的“虛实結構”。③

全实結構可以分为三种格式：1. 連合式，2. 偏正式，3. 宾主式。④ 連合式又可分为并立格（“朋友、習、美丽”等），对立格（“开关、好歹”等），对置格（“骨肉、尺寸”等）。偏正式又可分为前飾格⑤（“杯、白菜、乒乓球”等），后补格⑥（“听见、说明、只”等）。宾主式又可分为动宾格（“注意、提要”等）主謂格（“心疼、餅干”等）。

虛实結構也可以分为三种格式：1. 前綴（詞头）格（“第一、老三、老虎”等），2. 后綴（詞尾）格（“瓶子、舌头、我們、吃着”等），3. 重迭格（“乖乖、事事”等）。重迭部分是一种虛詞素，它失去了原義，成为表示情态、程度、数量等等的附加成分。复合詞也能重迭（例如“大批大批”），又能拆开重迭（例如“清清楚楚”），还能嵌音重迭（例如“疙 li 疙瘩”）。

下面，为了討論和研究的方便，把分詞連写問題分为分詞标准和連写技术两部分，但是在实际应用上者当然要統一起来。

① 参看《語法和語法教学》，95 頁。

② 参看《漢語的构詞法》，22 頁，第一节和注(2)。

③ 参看《語法和語法教学》，100 頁；陆志章等《漢語构詞法》；語言研究所构詞研究組《漢語的构詞格和写法》，《文字改革》1958 年 5 月号。

④ 这个名称不很妥当，如何定名还要考虑。

⑤ 又称“向心格”“前偏后正”，前一詞素修飾后一詞素。

⑥ 又称“动补格”“前正后偏”，后一詞素修飾前一詞素。



### 三 分詞標準問題

找寻分詞的標準(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這是研究分詞連寫的中心環節。這件工作的困難是,標準不少,可是沒有一種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各種標準還會相互衝突。分詞標準可以分為三類:(1)語法性質的標準,(2)語義性質的標準,(3)語音性質的標準。下面分別觀察各種標準的利弊及其適用範圍。

(1) 語法性質的標準 詞的“句中活動單位說”基本上是語法學的定義。根據語法學的特點而得到的分詞標準,可以說是“句中活動單位說”的具體運用。語法性質的標準的優點是標準比較客觀,測定比較容易,它的缺點是同樣缺乏普遍性。分詞的語法性質的標準主要如下:

a) 替代測定法。替代測定法(同形替代法)以能否用別的詞替代為測定是否是詞的標準。替代要在一定條件下進行,即格式、詞類、詞義要屬於同一形式或類別。例如:要測定“吃飯”是一個詞還是兩個詞,先用別的詞替代“吃”,說成“盛飯、煮飯”等,再用別的詞替代“飯”,說成“吃面、吃粥”等,前後都能替代,就知道“吃飯”是兩個詞。但是不能說成“稀飯、討飯、吃喝、吃苦”,因為格式、詞類、詞義都不是同形的了。

替代測定法是不可靠的,它容易引出不合常識的錯誤結論。例如“駝絨”可以用“駝毛、駝肉、鴨絨、鵝絨”替代,就得到這樣的錯誤結論:“駝/絨”是兩個詞。替代測定法可以割裂複合詞,所以只能作為一種參考,不能作為分詞的依據。<sup>①</sup>

b) 插入測定法。插入測定法(擴展法,分隔法)以能否插進別的詞為測定是否是詞的標準。例如“羊肉”可以在中間插入“的”說成“羊的肉”,因此就肯定“羊/肉”是兩個詞;“駝肉”不能在中間插入別的詞,不能說“駝的肉”,因此就肯定“駝肉”是一個詞。又例如“吃飽”可以說成“吃得飽、吃不飽”等,因此是兩個詞;“改善”不能說成“改得善、改不善”,因此是一個詞。

插入法也要在一定條件下進行,即插入以後仍舊保持原來格式的語法性質。例如“羊肉”不容許插入說成“羊身上的肉”,“吃飽”不容許插入說成“吃過的人都飽”等。

陸志章等著《漢語的構詞法》(1957年出版)就是以插入測定法為分詞基礎的。這本書是現有的對構詞法和分詞標準研究得最深入的專著。應當承認,插入測定法是客觀性比較強、適用範圍比較廣的一種分詞方法。但是也應當承認,這種方法同樣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也會產生一些不合常識的結果。

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說成“中華的人民的共和國”,將怎樣測定分詞呢?又如,“看一看”可以說成

“看了一看”。是否“看”是一個詞,“一看”又是一個詞呢?又如,“三分之一”,這裡不能插入別的詞,那麼,是一個詞還是幾個詞呢?又如,“牛肉”“虎肉”,照常識判斷是結構相同的,而且首先要求把更常用的“牛肉”當作一個詞。但是插入測定的結果相反,“牛/肉”(可以說“牛的肉”)是兩個詞,而“虎肉”(不說“虎的肉”)是一個詞。根據這樣的測定結果要求人們把“牛肉”分寫而把“虎肉”連寫,詞典里不收“牛肉”而只收“虎肉”,<sup>②</sup>這不見得會行得通吧。

北京土話跟流行的書面語有些不同。例如書面語可以說“雞”也可以說“鴨”。北京土話只說“雞”,不說“鴨”(要說“鴨子”)。書面語把“雞蛋”“鴨蛋”等量齊觀。根據北京土話,“雞蛋”可以改說“雞的蛋”,“鴨蛋”不能改說“鴨的蛋”。于是就得出結論“雞/蛋”是兩個詞,而“鴨蛋”是一個詞。<sup>③</sup>這跟書面語的了解和常識的判斷不合。

插入的可能性還有一些複雜情況。例如有的只能“句外”插入(羊肉,羊的肉),不能“句內”插入(不說“我吃羊的肉”,只說“我吃羊肉”)。有的可以“自由”插入(吃飽,吃得飽,吃得很飽,等等),有的只能“限制”插入(打倒,打得倒,打不倒;得,不以外不能插入其他)。有的按“本義”可以插入(吃飯,吃了飯),按“引伸意義”不能插入(“吃飯問題”,不能說“吃了飯問題”)。根據插入法來分詞,必須考慮這些複雜情況。

c) 造句測定法。造句測定法以能否單獨造句為測定是否是詞的標準。運用的條件是離開問句能說又能懂。例如單說“你”,能聽得懂,就是一個詞。但是單說“鞠”,這就聽不懂(必須有上文“鞠不鞠”,而“鞠不鞠”又必須有上文“鞠躬”),按照造句測定法不是一個詞。應當注意:能單獨造句的是詞,但是不能單獨造句的不一定不是詞。例如“和”不能單獨造句,不能因此說“和”不是一個詞。造句測定法只有正面肯定的作用,沒有反面否定的作用,它的用途是比較狹的。

d) 詞尾標記。名詞詞尾“兒、子、頭、們”等可以看作是詞的終了標記。例如“好兒、刀子、舌頭、我們”。但是應當注意,有時詞尾後面還可加上詞尾,例如“孩子們、爺兒們”;有時詞尾後面還可以加上實詞,例如“蝴蝶兒花”。不可機械地根據詞尾來分詞。動詞和形容詞后面的“着、了、過”等也有標記詞的終了的作用。例如“走着、吃了、看過”。可是作為助詞的“了”是另外一個詞,例如“吃了/飯/了”。其他一些

① 參看陸志章《對於單音詞的一種錯誤見解》,見《中國語文》1955年4月號。

② 《漢語的構詞法》,23頁。

③ 前引書同頁附注。



詞尾性的后綴成分在分詞上也有一定作用,例如“劳动者、可能性、科学家、民主制、机械化、茫茫然、几几乎、队长、团员”等。

(2) 語义性質的标准 根据語义来分詞,要依靠主觀判断,要依靠“語感”“詞感”“詞化認識”。如果很多人的主觀判断是相同的,那么,这也反映了客觀存在。分詞的語义性質的标准主要如下:

a) 意义單純性判断法。憑意义是否單純来判断是否是一个詞的方法,只能在極少数場合应用。例如“一个兄弟”的“兄弟”(弟弟)是一个詞,“兄弟二人”的“兄/弟”(哥哥和弟弟)是两个詞(或者一个集体詞);“两件东西”的“东西”(事物)是一个詞,“东西两方”的“东/西”(东方和西方)是两个詞。意义是否單純要依靠上下文来判断。在不同的語言里,同样的意义可以用不同数目的詞来表示。例如“鐵路”在英文是一个連写詞(railway),在俄文是两个連写詞(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在法文是三个連写詞(chemin de fer)。要憑意义是否單純来判断“鐵路”是几个詞是不能得到結果的。

b) 意义紧凑性判断法。意义紧凑的被認為是一个詞,意义松解的被認為是几个詞。这是人們往往不自觉地运用的分詞标准。例如“送終”比較紧凑,当作一个詞;“送/書”比較松解,当作两个詞。但是,紧凑性的感觉往往因人而异,难于有公認的标准。

c) 引伸意义判断法。“本义”原来是两个詞,“引伸意义”(意义的扩大、縮小、改变等)变成一个詞。例如“鐵路”本义“鉄的道路”,引伸意义專指特种交通工具(可能用非鉄金屬造成),因此“鐵路”是一个詞,不是两个詞。又如“飯碗問題的”的“飯碗”已經不跟“油碗”等对等,所以是一个詞,不是两个詞。引伸意义的判断比較客觀,但是这样的詞并不很多,所以适用范围也就有限。而且,音节較多的詞組,即使意义引伸了,也沒有改成一个連写詞的必要。例如“解放軍是中国的万里長城”,其中“万里長城”的意义已經引伸,但是不能說“万里長城”已經变成一个詞,也沒有連写成为一个詞的必要。原来連写的詞,意义引伸以后也只能仍旧連写,沒有区别。

意义引伸使詞組变成詞,使可插入变成不可插入,例如“羊的肉”,“駱駝的肉”,指的是一般的肉。去掉“的”,說“羊肉、駱駝肉”,或者再把“駱駝肉”簡略成为“駝肉”,意义就縮小,專指“作为食品的肉”。人們說“我吃羊肉”,不說“我吃羊的肉”,因为吃的是“作为食品的肉”,而不是一般的肉。同样,說“我吃駱駝肉”“我吃駝肉”,不說“我吃駱駝的肉”。根据插入法,“駱駝肉”和“羊肉”同一类型,都能插入,都是詞組;“駝肉”是另一类型,不能插入,是詞,不是詞組。但是按照引伸意义的判断,“駝肉”只是“駱駝肉”的簡略,二者同样

指“作为食品的肉”,應該同屬一个类型;如果“駝肉”連写,“駱駝肉”也要連写。在这样的例子里,引伸意义可以作为插入法的补充。

d) 常用性判断法。“語感”因常用而变化。人們要求把經常連在一起的两个詞当作一个詞,把不常連在一起的两个詞分作两个詞。例如“猪肉、牛肉、羊肉”常吃、常说、常写,人們就要求当作一个詞来連写;“猪肉、豹肉、駝肉”不常吃、說、写,人們就不一定要求当作一个詞来連写,甚至觉得中間加进短橫更合适,因为常用的連写容易看懂,不常用的連写不容易看懂。①常用性判断法跟插入法会發生冲突,但是可以互作补充。常用性按理可以用統計来决定,但是实际是憑主觀判断的,各人的判断不能完全相同,这是缺点。在形成群众的連写習慣上,常用性的影响是不可忽視的。

(3) 語音性質的标准 語音对于分詞連写的作用比較小,但是有几种語音現象可以作为分詞連写的参考。分詞的語音性質的标准主要如下:

a) 停頓跟分詞的关系。說話是按詞或者按詞組連說的,讀書是按詞或者按詞組連讀的。詞的末尾,詞組的末尾,句子的末尾,总有停頓。停頓的地方就可以作为分詞的参考。現在流行的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的写法,大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停頓所决定的。不能停頓的地方大致应当連写,但是不能說能够停頓的地方一定应当分写。

b) 音节数目跟分詞的关系。詞的音节数目可以分为四种:單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以上。

單音节最难捉摸,因为它有的独立成詞,有时跟別的詞結合成詞,所以單音节对于分詞沒有参考意义。

双音节是现代汉语詞匯的主要形式。双音节詞的构成主要如下:1. 双音节根詞,例如“枇杷”。2. 單音节詞素加單音节詞素,例如“文字”(文+字),“月亮”(月+亮),“刀子”(刀+子)。3. 單音节詞素加上由双音节詞省略而成的詞素,例如“早点(早+点心)”,“駝絨(駝+絨)”。4. 两个双音节詞的省略結合,例如“土改(土地+改革)”。5. 四个單音节詞省略的結合,例如“春秋(春夏秋冬)。”

把單音节的补充成双音节,把超过两个音节的縮为双音节,这种現象叫做“双音节化”。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傾向。反映在分詞連写法上面,双音节化要求尽多地把双音节的复合詞或詞組連写,把四音节的复合詞或詞組分写成两个双音节詞。双音节化对我們的“語感”影响很大。分詞連写不能过于迁就双音节化,但是不能不尽量适合双音节化。

① 參看林迭肯《規定詞兒連写的經過》一文第四部分“名詞的連写”第4項,收录在《拼音文字写法資料选輯》中。

三音节詞数量也很多。大部分三音节詞是双音节加單音节构成的。例如“秋老虎”“老虎势”。还有不少两个双音节結合的詞，其中一个省略为單音节，因此构成的詞变成三音节。例如“汽車厂”(汽車工厂)、“泪汪汪”(眼泪汪汪)。双音节加單音节构成的三音节詞，可以看作是双音节化的扩展。

四个、五个音节要求尽可能分为双音节、三音节。

早期拉丁化新文字規定單音节的“里”“中”等跟前面的詞連写，双音节的“里面”“中間”等分写。<sup>①</sup>这就是双音节化的一种影响。从語音角度来看，这种要求是自然的；但是从語法角度来看，同一种結構用两种不同写法并不好。

音节数目的节奏影响使我們了解某些詞的构成原因。为什么“駱駝肉”又有“駝肉”的說法呢？由于双音节化，为什么“羊肉”沒有另一种說法呢？因为这原来是双音节的。如果“駱駝”原来就叫“駝”，也就不会有两种說法了。

此外，輕音、双声迭韵、連讀变調等語音現象，对分詞極少或者沒有实际作用。

实践告訴我們，用一种标准来統一地解决全部分詞問題是做不到的。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同时綜合运用語法、語义、語音三类性質的标准，使它們相互补充，相互校正。这种方法可以称为“三面綜合法”。

#### 四 連写技术問題

(1) 理論詞和形式詞 依照分詞标准划分的詞是“理論詞”。在拼音文字中間通过实践肯定下来的連写形式是“形式詞”。連写法基本上决定于分詞法，所以形式詞基本上跟理論詞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間的一致不是絕对的。任何拼音文字都不可避免要有一部分跟理論詞不一致的形式詞。<sup>②</sup>

不一致的情况可以有三种：1. 几个理論詞連写成一个形式詞；2. 一个理論詞分写成几个形式詞；3. 一个或两个形式詞中間夹入短橫，写成欲連又分、欲分又連的所謂“半連写”形式。

不一致的原因何在呢？

一方面起于分詞理論难于統一。目前，分詞連写的研究者对分詞标准問題意見很不一致。跟着研究的深入和提高，不少无意义的分歧一定会逐漸消灭。但是即使連写定形有較長历史的外國拼音文字还不免引起分詞理論的爭論，开始生長的漢語拼音文字在分詞标准問題上要完全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只要形式詞能够肯定下来，分詞理論上某些分歧对于正字法的实践也就无关重要了。

另一方面起于連写習慣难于有內部的完全一貫性。研究形式詞跟理論詞的不一致問題，应当着眼在

这一方面。內部所以不能完全一貫，主要原因如下：

a) 常用造成例外。例如，数字和量詞曾經有过連写、半連写、分写三种写法，近来的趋向是“由連到分”，几乎沒人再贊成連写，半連写也似乎不受欢迎，定形于分写的可能性較大。但是，不少分写或半連写的实践者都主張把“一个”作为例外来連写，<sup>③</sup>不管“一个”还可以插入說成“一大个”等。常用造成例外，主要为了便于書写。

b) 太長要求分段。例如，“試試”和“嘗試嘗試”同样是重迭詞，“試試”連写不生問題，“嘗試嘗試”就要求中間夹入短橫，分成两段，或者分写。人們在“清清楚楚”这样的詞中間也夹入短橫，分成两段。从結構来看，这不能說是合理的，因为“嘗試”是詞，而“清清”和“楚楚”不成詞，两个“嘗試”是拆得开的，而“清清”和“楚楚”拆不开。太長要求分段，主要为了便于閱讀。

c) 外文影响。例如現在流行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資產階級”等連写，这是受了外文影响的結果。

从漢語构詞来看，“主义”“階級”都是詞，不是詞尾，而双音节化又要求四音节尽可能分成两个双音节詞。可是外文影响使它們連写，并且进一步类推到其他在外文中可以分写的詞(例如“門罗主义”“农民階級”)。

d) 此外还有其他例外。

不但在書写形式沒有定形以前会有許多形式詞不符合分詞理論，就是在書写形式定形以后也不能沒有一部分形式詞是例外。但是，形式詞跟理論詞一致的是極大多數，不一致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能以特殊否定一般，以个别否定整体。

有人主張形式詞要跟理論詞絕對一致。这种絕對主义是不可能實現的。書写形式在群众中間通过实践而定形的时候，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有意的例外和无意的例外。正字法的任何原則都是不可能絕對化的。

又有人主張，既然分詞理論有分歧，分詞标准难掌握，形式詞不能跟理論詞完全一致，那么，不如索性不要分詞标准，完全否定理論詞，單憑書写者的方便，任意定几条簡單化的連写規則。这种主觀主义的任意連写論，否定詞是客觀的存在，否定連写是群众性的習慣，以为“我輩数人定則定矣”。这样的“簡單化”，結果造成复杂化。

(2) 連写、分写和半連写 根据分詞标准来分詞，只全得到詞和非詞两种区别。但是在連写技术上，上

① 《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1931)》，收录在《拼音文字写法資料选輯》中。

② 参看《两种詞兒和三个連写标准》，收录在《漢語的詞兒和拼写法》中。

③ 参看倪海曙《中国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写法》，第19条，“注意”24。



面已經說過,除掉分寫、連寫以外,還可以有用短橫的半連寫,一共三種分連形式。

詞與詞之間分開,同一個詞的各個詞素連寫,這是不需說明的。半連寫的作用是什麼呢?這就需要說明,而且不很容易歸納現在的流行習慣作出扼要的說明。大致說來,半連寫的作用如下:

a) 連接幾個平行獨立的詞。例如“好不好 hao-buhao”,“海陸空軍 hai-lu-kong jun”,“兄弟 xiong-di 二人”,“東西 dong-xi 兩方”,“天地 tian-di 之間”。這樣的詞,分寫也是合理的,例如“hao buhao”,“hai, lu, kongjun”,“xiong di 二人”,“dong xi 兩方”,“tian di 之間”,但是不如半連寫閱讀方便。這樣的詞不可連寫,因為連寫了有的意義不明,有的意義會發生變化,例如 xiongdì(弟弟),dongxi(事物),tiandi(空間),不再是“兄和弟”“東和西”“天和地”。

b) 連接一個詞的附加部分。例如“男廣播員 nan-guangboyuan”,“女廣播員 nü-guangboyuan”。這樣的附加部分(男、女等),可以分寫,也可以連寫,但是不如半連寫詞形清楚。有人主張不但前加部分可以半連寫,後加部分也可以半連寫,例如“獅子頭 shiz-tou”(真的獅子的“頭”),以別於“獅子頭 shiztou”(肉丸子)。<sup>①</sup>但是流行的辦法是後加部分連寫,不用短橫。(不一定把兩種意義的“獅子頭”寫成兩種形式。)

c) 用於可連可分的場合,以待約定俗成。例如有人主張暫時寫“羊肉 yang-rou”,“烤鴨 kao-ya”,因為這些詞的分連引起了不同的意見。

d) 其他用法。例如用作區分同音詞的手段,“油票”寫 you-piao,別於“郵票”youpiao。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短橫的作用是複雜的。它可以表示前後並重(如 xiong-di),可以表示前輕後重(如 nü-guangboyuan),還可以表示後輕前重。因此人們就考慮,是否可以把半連寫分為三種形式,在短橫以外再加中間點[·]和雙點[:](或雙短橫“=”)兩種符號,分別表示前後並重、前輕後重和後輕前重三種結構。或者用中間點和雙點在詞典上作為表示詞的結構(如前綴、後綴、離合詞)的符號,平時書寫只用一種短橫。

對於書寫形式的精密化,半連寫的再分化是有好處的。特別是現代漢語中間夾用的文言成分(主要是文言成語),如果適當地採用中間點和雙點,可以解決不少問題。但是,根據試驗,群眾要求書寫形式簡單,不喜歡短橫太多。半連寫再分化,書寫就更費周折了。

作為半連寫符號的短橫、中間點和雙點,跟隔音符號一樣,都是詞形符號。它們跟主要表示句法的標點符號在性質上是有所不同的。

(3) 具體問題的研究程序 由於詞是每一個人都

能感覺到的客觀存在,又由於分詞連寫在過去曾經經過長時期的、日益擴大的嘗試,所以今天在漢語拼讀物上,雖然有不少紛歧和一時難於解決的問題,可分連沒有問題的詞已經占據極大多數。對於有待解決的具體問題,如何進行研究,使其逐漸得到解決呢?這裡提出一些關於研究程序的擬議。

假如我們面前放着一個具體的詞或詞組,要求解決它的分連書寫方法,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這個詞是不是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完整的詞或詞組。如果是文言成分(文言單詞、文言成語或文言引語),就應當按文言的特點來分詞連寫,不能跟現代漢語同樣處理。如果是略語(例如“文改會”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的略語),就應當按照略語的書寫方式來書寫,不能跟完整的詞或詞組同樣處理。(文言成分和略語的寫法,另加討論)。分出文言和略語,是研究問題的必要準備。

其次,對這個“普通話的完整的詞或詞組”進行詞鑒定,就是運用語法、語義、語音三方面的分詞標準來試驗它,經過“三面綜合法”,肯定它是一個還是幾個詞,看清它的結構的特殊之處。

第三,根據分詞鑒定嘗試擬出它的分連形式,並且把這種暫擬的寫法限其他可能的各種寫法,特別是過去和現在有人用過的寫法,排列比較,考慮它的優點和缺點。排比法舉例如下(姓名分連形式):

	王 羲 之 歐 陽 修
1) 全 分	wang xi zhi ou yang xiu
2) 全半連	wang-xi-zhi ou-yang-xiu
3) 姓名分, 雙姓雙名半連	wang xi-zhi ou-yang xiu
4) 姓名分, 雙姓雙名連	wang xizhi ouyang xiu
5) 全 連	wangxizhi ouyangxiu

過去比較流行的是第1種寫法(姓名分, 雙姓雙名半連, 威妥瑪式拼寫法大都如此), 現在比較流行的是第4種寫法(姓名分, 雙姓雙名連; 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推行開來的)。姓名是姓和名的結合, 雙姓拆不開, 雙名也拆不開, 但是姓和名可以分開獨用。第4種寫法最能表示漢語的姓名特點, 選擇它為最好的寫法, 大致可以得到多數人的同意。

第四, 要使問題考慮周詳, 還得進一步把成為問題的詞或詞組聯繫各種有關的插入或變化形式來考慮。因為通過上面這樣的簡單排比法來選擇, 可能依舊是片面的。例如, 在研究地名中的專名和通名應分別處理的時候, 必須聯繫專名和通名之間的嵌字問題和通名的雙音節問題等等, 統盤考慮, 以免顧此失彼。聯繫排比法舉例如下:

① 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構詞研究組《漢語的構詞格和構詞法》, 見《文字改革》1958年5月號。



〔甲〕南京路      〔乙〕南京东路

- 1) 通名分      Nanjing Lu      Nanjing Dong Lu
- 2) 通名連, 嵌字分      NanjingLu      Nanjing Dong Lu
- 3) 半連写      Nanjing-Lu      Nanjing-dong-Lu

〔甲〕澎湖島      〔乙〕澎湖群島

- 1) 通名分      Penghu Dao      Penghu Qundao
- 2) 通名單音連, 双音分      Penghudao      Penghu Qundao
- 3) 半連写      Penghu-dao      Penghu-qundao

第 1 种写法, 不分單双音, 不問嵌字, 一概分写,

〔甲〕〔乙〕写法統一; 省略通名时候, 詞形无变化(例如“澎湖島”可能簡称“澎湖”)。第 2 种写法, 〔甲〕〔乙〕两者不統一。第 3 种写法, 短橫太多, 書写、打电报不便。似乎第 1 种写法利多于弊。但是, 第 1 种写法, 各級地名之間要加标点, 例如 Shanghai Shi, Nanjing Dong Lu, Heping Li, 13 Hao(关于大写字母和标点, 另外討論)。

在联系排比法下面容易看出問題的复杂性。复杂的問題只有經過联系考虑,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解决。例如重迭詞中間嵌字“一”的写法, 就是这样。單考虑“試一試”的写法, shiyishi 是不坏的。但是“試了一試”写 shileyishi, “嘗試一嘗試”写 changshiyichangshi, 就难以成立。运用联系排比法多考虑几种写法, 可以提高分連技术。例如:

- 1) shi-i-shi, shile-i-shi, changshi-i-changshi;
- 2) shi i shi, shile i shi, changshi i changshi;
- 3) shi-ishi, shile-ishi, changshi-ichangshi;
- 4) shi ishi, shile ishi, changshi ichangshi.

有極少几个詞或詞素, 如果写成特定形式(主要是簡略写法和变形写法), 对于分詞連写有良好的影响。上面“試一試”的嵌字“一”yi 簡略成 i 就是一个例子。

經過如上程序的研究而初步选定的写法, 最后还得放到实际的不同类型的句子中間去考驗, 如果既合理, 又合用, 既便于閱讀, 又便于了解, 既为研究者所接受, 又为群众所欢迎, 那才是問題真正得到了解决。

## 五 分詞連写法的約定俗成

分詞連写法, 必須經過約定俗成, 才是有效的正字法。所謂約定, 主要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連写規則在語文工作者中間的集体同意。所謂俗成, 就是正字法规范在广大群众中間成为閱讀和書写的習慣。

約定俗成是一个相当長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分詞連写法逐渐从紊乱到一致, 从动摇到定形, 一步一步形成共同遵守的社会習慣。語文工作者的研究和宣傳可以適當縮短这个过程, 但是不能取消这个过程。如果听任自流, 也同样会在摸索和模仿中建立起共同的書写習慣, 不过將經歷更長的时间。

汉语拼音方案在1958年2月定案以后, 北京的几种日报很快就在报头加上了报纸名称的汉语拼音。可是分詞連写法曾經經過一段“由分而連”的摸索过程。例如《光明日报》嘗試过全分: Guang Ming Ri Bao, 半連: Guang-Ming Ri-Bao, 最后連写成两个詞: Guangming Ribao。現在北京的各种报纸名称已經一律都按照这个原則拼写。这就是分詞連写法在摸索和模仿中發展的一个实例。一直到1959年的今天, 上海的几种日报名称还保持着各不相同的分連形式, 例如: 新聞日报 Xinwen Ribao, 解放日报 Jie-fang Ri-bao, 新民晚报 Xin Min wan bao。对于这种紛歧, 不必憂慮,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迟早会变成一致的。

关于“約定”, 似乎应当首先进行如下的工作:

- a) 集体編訂一种簡單的分詞連写規則, 以小学教师 and 中等程度的語文工作者能够了解为水平。
- b) 集体編訂一种詳細的分詞連写規則, 作为語文研究者和各出版社語文編輯工作者的准繩。
- c) 集体編訂出版一种汉语拼音正字法詞汇, 規定一般应用的詞和詞組的分連形式。

以上这些工作是不容易一下子做得很完善的, 只有不断改进和修正, 才能够逐步接近于完善, 而且也不能希望做了以上这些工作就一切問題都得到解决。分詞連写的約定也要取决于群众, 語文工作者的努力只能推进約定的形成。

关于“俗成”, 似乎应当注意如下的工作:

- a) 拼音讀物的編輯出版要重視正字法, 特别是分詞連写法。首先, 編輯工作者要不断研究分詞連写法問題。每一次的新出版物, 要修正某些拼写法, 使它及时反映在發展中的書写形式。
- b) 汉语拼音的學習者, 特别是小学生, 要一个詞一个詞逐詞学习分詞連写, 不可按照自己的語言任意書写。通过教育逐步形成一致的拼写習慣是使拼音文字成長起来的重要条件, 任何一种拼音文字的學習都离不开長期的正字法教育。任意書写的只是拼音, 按照正字法规范書写的才是文字。

分詞連写法是在語文工作者的推动下, 在群众中間, 特别是在群众的教育过程中間, 經過長年累月而达到約定俗成的。

## 参考資料

書籍:

1. 《拼音文字写法資料选輯》(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收录清末切音字写法一篇, 國語羅馬字写法四篇, 拉丁化新文字写法十二篇, 盲文写法一篇, 外文写法七篇; 时期到1952年为止。
2. 《汉语的詞兒和拼写法》第一集(中国語文叢書, 中华書局出版, 1955), 收录1952到1954論文十四篇。

8. 陆志章等:《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

論文(或書籍中的章节):

連写規則

1. 語言研究所:《汉语的构词格和写法》(文字改革,1958年5月号)。

2. 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语詞典注音拼写条例草案》。

3. 周有光、杜松寿、陈文彬、陶静:《詞兒連写基本規則初稿》(文字改革,1958年4月号)。

4. 孔大充:《怎样拼写》(文字改革,1958年4月号)。

5. 郑林曦:《詞的写法要点》(《汉语拼音十課》,65—70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6. 周祖謨:《拼写方法举例》(《汉语拼音字母學習》,68—71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7. 刘澤先:《詞兒連写的問題》(《汉语拼音方案在科技方面的利用》第五章,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

8. 盲人福利会:《汉语拼音盲字詞兒連写基本規則初稿》。

構詞法討論

9. 《語法和語法教学》,90—113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略論汉语构詞法》(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

10. 《現代汉语的构形法和构詞法》(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第二期)。

11. 岑麒祥:《关于汉语构詞法的几个問題》(中国語文,1956年12月号)。

12. 崔伯阜:《关于汉语构詞法》(文史哲,1958年5月号)。

13. 唐君勱、繆树晟:《对关于汉语构詞法的几点意見》(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

14. 管建智:《汉语的构詞法討論記要》(中国語文,1957年2月号)。

15. 苏联龙果夫:《汉语的构詞單位》(中国語文,1959年5月号)。

分詞連写討論

16. 張建木:《从汉语的特性說到語詞連书》(中国語文,1952年11月号)。

17. 王紅夫:《怎样認識詞兒》(中国語文,1953年9月号)。

18. 史存直:《什么是詞兒》(中国語文,1956年3月号);《再論什么是詞兒》(中国語文,1956年9月号)。

19. 林汉达:《关于分析詞兒的几点解釋》(中国語文,1953年9月号);《什么不是詞兒,小于詞兒的不是詞兒》(中国語文,1955年4月号);《什么不是詞兒,大于詞兒的不是詞兒》(中国語文,1955年5月号)。

20. 梅德愚:《对什么是詞兒的意見》(中国語文,1956年2月号)。

21. 向若、赵恩柱、陈仲选、茜芙:《关于什么是詞兒一文的討論》(中国語文,1956年5月号)。

22. 楊柳桥:《汉语語法中字和詞的問題》(中国語文,1957年1月号)。

23. 胡明揚:《語法形式和語法意义》(中国語文,1958年3月号)。

24. 孙良明:《汉语詞汇中几个問題的商榷》(中国語文,

1958年8月号)。

25. 《詞形变化与輔助詞的区别》(中国語文,1958年12月号)。

26. 殷孟倫:《关于汉语复音詞的构詞形式二三例的解》(文史哲,1958年4月号)。

27. 苏联伊三克:《論汉语中詞的界限問題》(中国語文,1958年5—9月号)。

28. 劳宁:《关于拼音字母的連写問題》(中国語文,1958年3月号)。

29. 馬克、艾白薇:《我們对詞兒連写的一些意見》(文字改革,1958年7月号)。

30. 徐藏本:《我对詞兒連写問題的一些看法和意見》(文字改革,1958年11月15日)。

31. 刘凱鳴:《对詞兒連写基本規則初稿的几点意見》(文字改革,1958年12月15日)。

32. 持平:《关于拼写法的意見》(文字改革,1958年12月30日)。

33. 范春水:《对拼写法的几点小建議》(拼音月刊,1958年2月号)。

其他:

34. 史存直:《“的”字是不是詞尾》(中国語文,1954年4月号)。

35. 朱書元:《“的、了”的拼写法还可以簡化》(拼音月刊,1957年2月号)。

36. 昆华:《关于“着”跟“者”在詞尾的拼写問題》(拼音月刊,1957年4月号)。

37. 徐仁甫:《汉语重迭詞的形式》(中国語文,1954年11月号)。

38. 易熙吾:《汉语中的双音詞》(中国語文,1954年10—11月号)。

39. 雷秦、雷任同:《对迭詞写法的建議》(拼音月刊,1958年4月号)。

40. 徐志清:《談談動詞补語的写法》(文字改革,1958年7月号)。

41. 朱劍芒:《成語的基本形式及其組織規律的特点》(中国語文,1955年2月号)。

42. 毛西旁:《对于成語写法的不同意見》(文字改革,1957年9月号)。

43. 文武:《北京市、黄河等地名的写法問題》(拼音月刊,1957年2月号)。

44. R、H:《数詞的并写怎样才合适》(文字改革,1958年9月30日)。

45. 孙常叙:《詞的性質和結構》《造詞法》,見《汉语詞彙》第一,第三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

46. 鍾授:《談怎样分別詞和語》(中国語文,1954年12月号)。

更正 本刊1959年6月号265頁右栏倒8行“槍唐也”应为“鋸,槍唐也”;288頁左栏倒8行“旧称曲札”应为“簡称曲札”,倒9行“这部辞曲”应为“这部辞典”。



#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續)

##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在《中國語文》1957年10月號上發表《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以後,又陸續搜集了第二批異讀詞五百餘條,經過幾次審核討論,已經把這一批異讀詞的讀音也初步擬訂了下來,現在發表在這裡,仍希望廣大的讀者多多提出寶貴的意見。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前後發表的這兩批異讀詞總計約有一千二百餘條,基本上可以包括普通話常用詞中所有異讀詞在內。異讀詞讀音的審訂工作可以暫時告一段落。

關於前一批異讀詞的讀音,讀者曾提出過一些意見。審音委員會準備將來參考讀者對這兩批異讀詞讀音所提的意見作一次全盤的修訂,把前後兩次發表的異讀詞審音表合併起來印成一本書。

這次發表的異讀詞共569條,改按漢語拼音字母音序排列。這批異讀詞的讀音,仍然是依照上一批異讀詞讀音的審訂原則審訂的。為了讀者參考方便,現在把這些審音原則重抄在下面:

(一)審音以詞為對象,不以字為對象。例如:“率”這個字有lǜ,shuài兩個音,但是在“效率”這個詞里,只讀lǜ,在“率領”這個詞里,只讀shuài,所以“效率”的“率”和“率領”的“率”的不同讀法不在審音範圍之內。本表所收的都是異讀詞,像“膿”“波浪”之類;“膿”有nóng,néng兩種說法,“波浪”有bōlàng,pōlàng兩種說法。這類詞才是審音的對象。

(二)本表所收多音節的異讀詞有兩種情況:

(1)某字在某個詞里發生異讀而在別的詞里不發生異讀,審音的時候,只審訂有異讀的詞。例如:“訂”字在“裝訂”這個詞里有dìng和dīng兩種說法,但是在“訂單、預訂”里只有dìng一種說法;本表只審訂“裝訂”這個詞的音,不牽涉到“訂單、預訂”的音。

(2)某字在許多不同的詞里都同樣有幾種讀法,本表只選了少數幾個詞加以審訂,並沒有把所有這一類異讀全部收進去。例如:“波浪、波瀾、波濤、波動、波及、波折、波長、光波、電波……”這些詞里的“波”都有bō,pō兩種讀法,本表只舉“波浪、波濤、光波、電波”等幾個詞為例,其餘“波動、波瀾、波折、波及”等等可以類推。

(三)北京話里,哪些詞的哪個字必須輕讀,或是可輕可重,本表都沒有審訂,留待將來再審。本表所收的有輕音的詞,限于輕音字本身有異讀的。例如:“喜鵲”有xǐque,xǐquè,xǐqiao,xǐqiu幾種說法。

(四)審音的標準,根據北京音系,可也並不是每一個字都照北京話的讀法審訂。北京話里,有些字的讀法是與北京語音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合的;也有某一個字不只一種讀法,有的合乎規律,有的不合。本表所訂的音大致根據以下幾項原則:

(1)一個字的讀音在北京話里非常通行而不合北京語音的一般發展規律的,這個音還是可以採用,但是同時也要考慮到這個音在北方方言里應用得是否廣泛。例如在北京話里,“危”讀wēi,“期”讀qī,“帆”讀fān,這些音不合一般發展規律,但是採用了,因為在北京話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可是像“暫”讀zhàn,“酵”讀jiào,“診”讀zhěn,這些不合規律的音就不採用,而把“暫”的音訂為zàn,“酵”的音訂為jiào,“診”的音訂為zhěn,因為這是符合一般發展規律並為北方方言所通用的。

(2)“開、齊、合、撮”的讀法,原則上以符合語音發展規律的為準。例如:“嫩”採用nùn的音,不採用nèn的音;“淋”採用lín的音,不採用lún或lùn的音。

(3)古代清音入聲字在北京話的聲調,凡是沒有異讀的,就採用北京已經通行的讀法。凡是有異讀的,假若其中有一個是陰平調,原則上就採用陰平,例如:“息”xī,“击”jī。否則逐字考慮,採用比較通用的讀法。

(五)每個詞原則上暫訂一個音,但是也有少數詞保留了兩個音,例如:“血”xiě,xuè。

(六)本表後面附有異讀詞單字索引,索引只收了有異讀的那些單字(審音表里底下加點的字),按筆畫的多少起筆“丶、一、丨”的次序排列。

[A]

阿木林 āmùlín  
阿姨 āyí  
挨(捱) ái (“挨打、挨說”的“挨”  
念 ái, 但“挨个、挨近”的  
“挨”念 āi)  
凹 āo  
凹透鏡 āotòujìng  
拗口 ào kǒu

[B]

把 bǎ  
把柄 bǎbǐng  
把玩 bǎwán  
白樺 báihuà  
白晳 báixī  
百灵(鳥) bǎi líng (niǎo)  
傍午 bàngwǔ  
包乘制 bāochéngzhì (“乘”作动  
詞, 一律念 chéng)  
鮑牙 bāoyá  
保結 bǎojié  
卑鄙 bēibǐ  
焙 bèi  
鼻衄 bínù  
鄙人 bǐrén (“鄙”一律讀 bǐ)  
鄙俗 bǐsú  
笔直 bǐzhí  
蔽寒 bìsè  
裨补 bìbǔ  
裨益 bìyì  
婢女 bìnǚ  
閉塞 bìsè  
蝙蝠 biānfú  
瘡三 biēsān  
儂相 bīnxiàng  
繽紛 bīnfēn  
瀕危 bīnwēi  
骸骨 bìngǔ  
脖颈(梗)子 bógēngzi  
伯伯 bóbo  
箔 bó

簸箕 bòjī  
不稂不莠 bùlángbùyǒu  
不蔓不支 bùmànbùzhī  
不胜枚举 bù shèng méi jǔ  
不逊 bùxùn  
不着边际 bù zhuó biānjì  
布衫儿 bùshānr(北京說bùshānr,  
不取)

[C]

財帛 cáibó  
蚕食鯨吞 cánshíjīngtūn  
僧夫 cāngfū  
藏头露尾 cángtóulùwěi  
操行 cāoxíng  
糙 cāo  
雌黃 cīhuáng  
雌雄 cīxióng  
疵謬 cīmìu  
賜 cì  
賜教 cìjiào  
賜予 cìyǔ  
伺候 cìhou (限于“服侍”之义)  
从容 cōngróng  
樅树 cōngshù  
从属 cōngshǔ  
丛生 cōngshēng  
丛书 cōngshū  
粗糙 cūcāo  
撮儿 cuōr (“一撮儿盐、小撮儿  
匪帮”的“撮”念 cuōr)  
差池 chāchí  
差等 chāděng  
差异 chāyì  
茶几 cháji  
纏绕 chánrǎo  
馋涎 chánxián  
阐发 chǎnfā  
阐明 chǎnmíng  
嘲諷 cháofēng  
嘲罵 cháomà  
嘲笑 cháoxiào  
沉痾 chénkē  
称心 chènxin  
称意 chènyì

称职 chènzhí  
撑竿儿跳 chēnggānr tiào  
乘便 chéngbiàn  
乘风破浪 chéng fēng pò làng  
乘客 chéngkè  
乘势 chéngshì  
乘兴 chéngxìng  
澄清 chéngqīng (如“澄清混乱”  
赤身露体 chīshēnlùtǐ  
熾热 chìrè  
舂米 chōng-mǐ  
抽搦 chōuchù  
幢 chuáng (如“一幢楼房”  
吹毛求疵 chuī máo qiū cǐ  
垂涎 chuíxián  
綽綽有余 chuòchuòyǒuyú

[D]

打撈 dǎlāo  
打夜作 dǎyèzuō  
大亨 dàhēng  
大黃 dàihuáng  
逮 dǎi (如“逮特务、逮  
子”)  
当年 dāngnián (如“想当年”  
离开家的时候, 这里还  
有火車”)  
当日 dāngrì (如“这就是当日”  
頌一时的武昌起义三烈  
的象片”)  
当时 dāngshí  
当天 dàngtiān (如“当天打  
回”)  
当 dàng (如“一个当俩”)  
当年 dàngniánr (如“这个  
庫当年修成, 当年就發  
了它的作用”)  
当日 dàngrì (如“他是三  
的, 当日就回去了”)  
当时 dàngshí  
当家什戶 dàngjiāshíhù  
当家子 dàngjiāzi  
叨咕 dāogu  
德行 dēxing  
澄清 dòng qīng (如“把水



清了”)  
提防 dīfang  
堤溜 dīliu  
妥当 dídàng  
的确 dīquè  
堤岸 diānlǎn  
堤结 dòngjié  
都 (如“都来了”) dōu  
都匀 dòuōn  
都称 dūchēn

[E]

弥陀佛 ēmituófó  
哪 ēnuó

[F]

发行 fāxíng  
发廊 fàláng  
发切 fānqiè  
发文 fànwén  
发胜 fāngshèng  
发酒 fénjiǔ

坊 (房) fēnfāng  
缝 fēngmí  
浮 (“浮”一律读 fū, 不取 fōu 的音) fū  
拂 fúlǚ  
毒 fū-dú  
药 fū-yào

[G]

箍 gānliú  
楼 gānglǒu  
钢 gāngshào  
杠 gāngzi  
岗 (岡) gāogāng  
咏 (詠) gēyǒng  
葛 gēbì  
布 gēbù  
藤 gēténg  
(姓) gē  
人 gèrén  
前 gēnqián

亘古 gèngǔ  
耕种 gēngzhòng  
更生 gēngshēng  
勾心斗角 gōuxīndòujiǎo  
沟壑 gōuhè  
佝偻 gōulǒu  
估 gū (“估”用作“揣测”  
之义一律念阴平)  
估单 gūdān  
估计 gūjì  
估价 gūjià  
骨碌 gūlu  
古玩 gǔwán  
骨血 gǔxuè  
瓜葛 guāgé

管窥蠡测 guǎnkuīliè  
过逾 guōyú  
过磅 guòbàng (北京也说  
guòbèng, 不取)  
过道儿 guòdào (北京也说  
guòdǎor, 不取)

[H]

含辛茹苦 hánxīnrúkǔ  
汗流浹背 hànliújiānbèi  
好些个 hǎoxiē ge (北京也说  
hǎoxiē ge, 不取)  
喝采 hècǎi  
喝道 hèdào  
喝令 hèlìng  
喝止 hèzhǐ  
亨通 hēngtōng  
呼么喝六 hūyāohèliù  
糊里八涂 hūlibātū  
胡塗 (糊涂) hūtū  
蝴蝶 húdié (北京也说  
hùtiē, 不取)  
扈从 hùcóng  
画片儿 huàpiānr  
画押 huà-yā  
话柄 huàbǐng  
桦木 huàmù  
踝 (子) 骨 huái (zi) gǔ  
浣 huàn  
火熾 huǒchì

伙计 huǒji  
霍乱 huòluàn  
诲人不倦 huì rén bù juàn  
贿赂 huìlù

[J]

饥饉 jījīn  
嫉妬 jídù  
偈语 jìyǔ  
夹带藏掖 jiā-dài-cáng-yē  
夹道儿 jiādào  
夹攻 jiāgōng  
夹棍 jiāgùn  
夹生 jiāshēng  
夹杂 jiāzá  
夹注 jiāzhù  
间不容髮 jiān bù róng fà  
俭朴 jiǎnpǔ  
间道 jiāndào  
间谍 jiāndié  
间或 jiànhuò  
间距 jiānjù  
间隙 jiānxì  
间续 jiānxù  
间阻 jiānzǔ  
间作 jiānzuo  
交结 jiāojié  
傲 (僥) 幸 jiǎoxìng  
搅和 jiǎohuo  
角度 jiǎodù  
角楼 jiǎolou  
角落 jiǎoluò  
角儿 jiǎor (“犄角”之义)  
教诲 jiàohuì  
校勘 jiàokān  
校样 jiàoyàng  
校正 jiàozhèng  
结 jiē (“结了个瓜, 结了个  
果子, 结巴, 结实”的“结”  
念 jiē, 其余用“结”的地  
方都念 jié)  
劫掠 jiéluè  
疳子 jiézi  
结案 jiéàn

結拜 jiébai  
 結伴 jiébàn  
 結冰 jiébing  
 結彩 jiécǎi  
 結存 jiécún  
 結仇 jiéchóu  
 結髮 jiéfà  
 結構 jiégòu  
 結果 jiéguǒ (“結了果子了”的  
 “結”念 jiē)  
 結合 jiéhé  
 結交 jiéjiāo  
 結晶 jiéjīng  
 結局 jiéjú  
 結婚 jiéhūn  
 結論 jiélùn  
 結盟 jiéméng  
 結亲 jiéqīn  
 結社 jiéshè  
 結繩 jiéshéng  
 結束 jiéshù  
 結余 jiéyú  
 結緣 jiéyuán  
 結怨 jiéyuàn  
 解手兒 jiěshǒur  
 今昔 jīnxī  
 仅仅 jǐnjǐn  
 覷見 jǐnjiàn  
 浸 jìn (“浸”一律念 jìn)  
 惊蜚 jīngzhē  
 鯨魚 jīngyú  
 经纬 jīngwěi  
 瘞瘰 jìngluán  
 糾纏 jiūchán  
 糾紛 jiūfēn  
 糾葛 jiūgé  
 糾合 jiūhé  
 糾集 jiūjí  
 酒肴 jiǔyáo  
 拘挛 jūlián  
 苴布 jūbù  
 苴麻 jūmá  
 鞠躬 jūgōng  
 鞠躬尽瘁 jūgōng jìn cuì  
 咀嚼 jǔjué (“嚼”單用念 jiáo)  
 具結 jùjié

角斗 juédòu  
 角力 juélì  
 角兒 juér (“脚色”之义)  
 絕无仅有 juéwújīnyǒu

[K]

慨然 kǎirán  
 慨叹 kǎitàn  
 慷慨 kāngkǎi  
 克化 kèhuà  
 克扣 kèkòu  
 肯綮 kěngqìng  
 空心 kōngxīn (如“空心磚”)  
 空心 kòngxīn (如“空心吃藥”)  
 瞋睨 kōulou  
 口角 kǒujué  
 寬綽 kuānchuo  
 矿 kuàng

[L]

垃圾 lājī  
 纜車 lǎnchē  
 纜繩 lǎnshéng  
 撈 lāo  
 撈摸 lāomō  
 老伯 lǎobó  
 礮石 léishí  
 擂鼓 lèigǔ  
 擂台 lèitái  
 良莠不齐 liángyǒu bù qí  
 踉蹌 (踉) liàngqiàng  
 潦倒 liáodǎo  
 鱗次櫛比 línèizhìbǐ  
 領結 lǐngjié  
 鎗金 liǔjīn  
 六指兒 liùzhǐr  
 碌碡 liùzhou  
 笼括 lǒngkuò  
 笼絡 lǒngluò  
 擄掠 lǔlüè  
 乱子 luànzi  
 掠夺 luèduó  
 掠美 luèměi

掠取 lüèqǔ  
 落魄 (拓) luòtuò

[M]

漫漫 mànman  
 漫山遍野 mànsānbiànyě  
 漫天 màntiān  
 漫无边际 màn wú biānjì  
 蔓延 mànyán (“瓜蔓”的  
 念 wàn)  
 鎗釘 mǎodīng  
 門崗 mén'gāng  
 茗 míng  
 酩酊 mǐngdīng  
 摸 mō  
 模糊 móhu  
 模特兒 mótiēr  
 木訥 mùnè

[N]

蟻虫 náochóng  
 橈骨 náogǔ  
 內訌 nèihòng  
 訥訥 nènè  
 拈 niān  
 鮎魚 niányú  
 忸怩 niǔní  
 拗 niù (如“脾气很拗”)  
 奴婢 núbì

[O]

殴打 ǒudǎ  
 殴打 ǒushāng  
 嘔吐 ǒutù

[P]

迫击炮 pǎijīpào  
 滂沱 pāngtuó  
 抛头露面 pāotóulùmiàn  
 配角(脚)兒 pèijiǎo  
 噴香 pènxiāng  
 朋比 péngbǐ



坊 pēngháng (北京的实际  
語音是 pēngháng)

角(脚)兒 pēngjuér  
pī (“披”一律念 pī, 不  
取 pēi 的音)

片子 pìrú  
piānzi (如 “电影片子、  
留声机片子”)

片子 piànzi (如 “衣裳片子、  
铁片子”)

片皮 piēqì

片皮 piēla

片皮 pīnxíng

聘 pìn (“聘”一律讀 pìn)

平反 píngfān

牌 pō

牌 pūkèpái

牌 pūcōng

牌 pūr

## [Q]

黑 qīhēi

黑 qīqiāo

黑 qītā

黑 qí

甲曳兵 qìjiǎyìbīng

血 qīmǐn

血 qiānqiǎng

血 qiānxùn

血 qiānyā

仆后繼 qiánpūhòujì

取豪夺 qiángqūhāoduó

强 qiángwēi

强夺理 qiǎng cí duó lǐ

迫 qiǎngpò

强为笑 qiǎng yán wéi xiào

俏儿的 qiāoqiāorde

草 qīndān

草 qīnjiǎn

家藕产 qīngjiādàngēhǎn

青 qīngtiāo

青 qīngxī

借大 qióngcuòdà

借 qióngcāng

穹窿 qiōnglóng

曲蟾 qūshan

齟齬 qūchǐ

杈柄 quánbǐng

## [R]

染坊 (房) rǎnfāng (“牌坊、坊巷”  
的“坊”念 fāng)

热和 rèhuo

人中 rénnzhōng

妊娠 rènnshēn

扔 rēng

按搓 ruōcuo

弱不胜衣 ruò bù shèng yī

## [S]

鞞鞋 sǎxié

塞 sāi (如 “把瓶子塞上”)

散漫 sǎnmàn

桑葚儿 sāngrèn

煞尾 shāwěi

煞白 shàbái

山坳 shān'ào

山岗 (岡) shān'gāng

珊瑚 shānhú (北京也說

shānhǔ, 不取)

姗姗 shānshān

晌午 shǎngwu

赏玩 shǎngwán

慑服 shèfú

摄生 shèshēng

摄影 shèyǐng

声闻 shēngwén

胜任 shèngrèn

失着 shīzhāo

数见不鲜 shuò jiàn bù xiān

石硪 shíwò

似(是)的 shìde (如 “白得象雪似

的”, “似”念 shì, 其他

地方都念 sì)

受贿 shòuhuì

收煞 shōushā

熟悉 shúxī

漱 shù

双生 shuāngshēng

嗽使 sǒushǐ

塑料 sùliào

綏靖 suíjìng

莎草 suōcǎo

## [T]

趺(蹶)拉

tāla

台甫 táifū

探 tàn (“探”一律念 tàn)

探囊取物 tàn náng qǔ wù

探討 tàntǎo

探听 tàntīng

探險 tànxǎn

探望 tànwàng

搪(唐)塞

tāngsè

体(梯)已

tījǐ

条几 tiáojǐ

調摄 tiáoshè

挑撥离間 tiǎobō líjiàn

铁骑 tiěqí

帖 tiē (如 “喜帖、請帖、字

帖儿”)

帖 tiè (如 “字帖、画帖”)

听便 tīngbiàn

听其自然 tīng qí zìrán

停泊 tíngbó

头角 tóujiǎo

头晕 tóuyūn

凸 tū

土坳 tǔ'ào

土著 tǔzhù

团結 tuánjié

## [W]

挖 wā (“挖”一律念 wā)

外坊 wàicháng

(北京的实际語音是 wàicháng)

蜿蜒 wānyán

玩弄 wánnòng

玩視 wánshì

玩世不恭 wán shì bù gōng  
玩味 wánwèi  
玩物丧志 wán wù sàng zhì  
惋惜 wǎnxī  
威慑 wēishè  
葦箔 wěibó  
文过饰非 wénguòshìfēi  
文饰 wénshì  
文玩 wénwán  
闻人 wénrén  
闻望 wénwàng  
无宁 wúning  
机凳儿 wùdèngr (北京也说 wū dèngr, 不取)

# [X]

昔日 xīrì  
戏谑 xìxuè  
檄文 xíwén  
仙鹤 xiānhè  
涎皮赖脸 xiánpílàiliǎn (“涎”一  
律讀 xián, 不取 yán 音)  
相称 xiāngchèn  
相片儿 xiàngpiānr  
向导 xiàngdǎo  
小妮子 xiǎonīzi  
笑容可掬 xiào róng kě jū  
偕同 xiétóng  
挟带 xiédài  
挟嫌 xiéxián  
挟制 xiézhì  
血暈 xiěyùn  
心广体胖 xīn guǎng tǐ pán  
寻思 xīnsī  
寻死 xínsǐ  
肉脑门儿 ròunǎoménr  
癣 xuǎn  
选择 xuǎnzé (但“择菜、择席、  
择不开功夫”的“择”念  
zhái)  
学 xué (單說一律念 xué)  
雪茄 xuějiā  
血泊 xuèbó  
譴而不虐 xuè ér bù nuè  
逊讓 xùnràng

逊色 xùnsè  
[Y]  
押縫 yāfèng  
押尾 yāwěi  
哑然失笑 yǎrán shī xiào  
言差語錯 yánchāyǔcuò  
言行 yánxíng  
顏色 yánsè (指“色彩”念 yánsè)  
顏料 yánshai (指“顏料”必  
須念 yánshai)  
眼色 yǎnsè  
养生送死 yǎngshēngsòngsǐ  
夭折 yāozhé  
摇曳 yáoyì  
杳如黄鹤 yǎo rú huáng hè  
杳渺 yǎomiǎo  
咬文嚼字 yǎowénjuézì  
遺臭万年 yí xiù wàn nián  
因噎廢食 yīn yē fèi shí  
印色 yìnsè  
应承 yìngchéng  
应时 yìngshí  
应声 yìngshēng  
应驗 yìngyàn  
应运 yìngyùn  
应征 yìngzhēng  
壅 yōng  
臃肿 yōngzhǒng  
庸碌 yōnglù  
庸人自扰 yōng rén zì rǎo  
庸俗 yōngsú  
油坊 (房) yóufáng  
游泳 yóuyǒng  
淤塞 yūsè  
榆钱儿 yúqianr  
怨声载道 yuàn shēng zài dào

# [Z]

咎家 zàijiā (我)  
载歌载舞 zài gē zài wǔ  
咎(咱)們 zánmen  
粘貼 zhāntiē

涨落 zhǎngluò  
着急 zháojí  
着家 zháo jiā  
着慌 zháohuāng  
着凉 zháoliáng  
着忙 zháománg  
着迷 zháomí  
着水 zháo shuǐ  
着雨 zháo yǔ  
遮羞 zhēxiū  
蟄伏 zhéfú  
真諦 zhēndì  
振振有辞 zhènzhen yǒu cí  
蒸餾 zhēngliú  
正经 zhèngjīng  
擲骰(色)子 zhī shǎizi  
执拗 zhíniù  
只当 zhǐdàng (北京說  
zídàng, 不取)  
掷还 zhìhuán  
櫛風沐雨 zhìfēngmùyǔ  
中間儿 zhōngjiānr  
諸葛 zhūgé  
烛 zhú (“烛”一律讀 zhú)  
主角儿 zhǔjuér  
卓(姓) zhuō  
卓見 zhuōjiàn  
卓絕 zhuōjué  
卓識 zhuōshí  
卓著 zhuōzhù  
着落 zhuóluò  
着手 zhuóshǒu  
着眼 zhuóyǎn  
着意 zhuóyì  
着重 zhuózhòng  
仔密 zímì  
自吹自擂 zìchuīzìlěi  
自怨自艾 zìyuànzìyì  
自作自受 zìzuōzìshòu  
棕櫚 zōnglǚ  
作踐 zuójian  
撮儿 zuōr (“一撮儿毛”的  
儿”念 zuōr, 其他地  
念 euōr)  
作嘔 zuòǒu  
做作 zuòzuo



# 索引

## [二 画]

[1] 几 jǐ (茶~, 条~)

## [三 画]

[一] 大 dài (黄~)  
己 jǐ (体~)

## [四 画]

[一] 方 fāng (胜~)  
文 wén (过饰非, 饰~)  
比 bǐ (鳞次栉~, 朋~)  
双 shuāng (生~)  
中 zhōng (人~)  
从 cóng (容~)  
cóng (属~, 雇~, 僕~)  
午 wu (晌~)  
仆 pū (前~后继)  
仅 jǐn (仅~, 绝无~有)  
夭 yāo (折~)  
反 fǎn (切~)

## [五 画]

[一] 宁 nìng (无~)  
兰 la (茎~)  
扑 pū (克牌~)  
只 zhǐ (当~)  
皿 mǐn (器~)  
叨 dāo (咕~)  
片 piān (子~, 画~儿, 相~  
儿)  
piàn (子~)  
丛 cóng (生~, 书~)  
他 tā (其~)  
仔 zǐ (密~)

## [六 画]

[一] 亘 gèn (古~)  
百 bǎi (灵[鸟])  
夹 jiā (带蔽掖, 道儿, ~  
攻, ~棍, ~生, ~杂,  
~注)

扔 rēng

艾 yì (自怨自~)

寻 xún (思~, 死~)

[1] 当 dāng (天~, 日~, 年~,  
~时)  
dàng (家什户, 家子,  
~天, ~日, ~年, ~时)

曲 qū (蟾~)

凹 āo (透镜~)

曳 yì (搖~, 弃甲~兵)

[1] 血 xiě (晕~)

xuè (泊~)

各 gè (人~)

向 xiàng (导~)

卤 xù (脑门儿)

行 xíng (言~, 品~, 德~,  
操~, 發~)

色 shai (颜~)

sè (印~, 眼~, 颜~)

似 shì (的~)

## [七 画]

[一] 汾 fén (酒~)  
亨 hēng (通, 大~)  
怵 chù (怩~)  
应 yìng (承~, 声~, 时~,  
~征, ~验, ~运)

疝 jié (子~)

[一] 更 gēng (生~)

坊 fāng (粉~, 染~, 油~)

圾 jī (垃~)

坊 chāng (捧~, 外~)

克 kè (化~, 扣~)

甫 fǔ (台~)

把 bǎ

机 wù (凳儿)

过 guō (逾~)

灵 líng (百~[鸟])

[1] 听 tīng (便~, 其自然)

[1] 估 gū (单~, 计~, 价~)

伺 cì (候~)

伯 bó (老~, ~~)

佝 gōu (楼~)

体 tǐ (己~)

作 zuō (自~自受, 打夜~)

角 jiǎo (儿~, 度~, 楼~,  
~落, 勾心斗~, 头~)

jué (儿~, 斗~, 力, 口~,  
捧~儿, 配~儿, 主~儿)

乱 luàn (子~)

妊 rèn (娠~)

纬 wěi (经~)

## [八 画]

[一] 泊 bó (血~, 停~)  
泳 yǒng (游~)  
空 kōng (心~)  
kòng (心~)  
穹 qióng (穹~, 窿~)  
学 xué  
帖 tiē  
tiè  
衫 shān (布~儿)  
垃 lā (圾~)  
坳 ào (土~, 山~)  
拈 niān  
押 yā (画~, 签~, ~缝, ~尾)  
披 pī  
择 zé (选~)  
拗 ào (口~)  
niù (执~)  
杳 yǎo (如黄鹤, ~渺)  
玩 wán (~世不恭, ~味, ~  
物丧志, ~视, 把~, 古  
~, 文~, 赏~)

矿 kuàng

昔 xī (今~, ~日)

阿 ā (~木林, ~姨)

ē (~弥陀佛)

[1] 嘔 ǒu (~吐, 作~)

咏 yǒng (歌~)

咀 jǔ (~嚼)

卓 zhuō (~~, ~见, ~绝,  
~著, ~识)

些 xiē (好~个)  
 虏 lǔ (俘~)  
 【J】帛 bó (財~)  
 的 dì (当~, 确~)  
 肴 yáo (酒~)  
 佻 tiāo (輕~)  
 和 huó (攪~, 搗~, 热~)  
 服 fú (毒~, 藥~)  
 妮 nī (小~子)  
 嫵 shān (~~)  
 经 jīng (~纬)  
 jīng (正~)  
 糾 jiū (~合, ~纏, ~紛, ~葛, ~集)

### [九 画]

【、】計 jì (伙~)  
 南 wén (~人, ~望, 声~)  
 前 qián (跟~)  
 (一) 苴 jū (~麻, ~布)  
 茄 jiā (雪~)  
 挖 wā  
 指 zhǐ (六~儿)  
 柄 bǐng (把~, 話~, 权~)  
 【I】哑 yǎ (~然失笑)  
 【J】俘 fú (~虏)  
 俭 jiǎn (~朴, 勤~)  
 胖 pán (心广体~)  
 胜 shèng (~任, 弱不~衣, 不~枚举)  
 迫 pǎi (~击炮)  
 結 jiē  
 jié (~案, ~拜, ~伴, ~冰, ~彩, ~仇, ~存, ~髮, ~构, ~果, ~合, ~婚, ~交, ~晶, ~局, ~論, ~盟, ~亲, ~社, ~繩, ~束, ~余, ~緣, ~怨, 保~, 冻~, 交~, 具~, 团~, 領~)

绕 rǎo (纏~)

### [十 画]

【、】浹 jiā (汗流~背)  
 涂 tū (胡里八~)  
 tu (胡~)  
 浸 jìn  
 浣 huàn  
 涎 xián (~皮賴臉, 饒~, 垂~)  
 誼 h ng (內~)

烛 zhú  
 悄 qiāo (~~儿的)  
 疴 kē (沉~)  
 差 chā (~池, ~等, ~异, 言~語錯)  
 养 yǎng (~生送死)  
 【一】茗 míng  
 茹 rú (含辛~苦)  
 撈 lāo (~摸, 打~)  
 振 zhèn (~~有辞)  
 挟 xié (~带, ~嫌, ~制)  
 挨 āi  
 按 ruó (~搓)  
 校 jiào (~勘, ~样, ~正)  
 逊 xùn (謙~, ~讓, ~色, 不~)

【I】凸 tū  
 骨 gū (~碌)  
 gǔ (~血)  
 【J】倒 dǎo (潦~)  
 笔 bǐ (~直)  
 乘 chéng (包~制, ~便, ~風破浪, ~客, ~势, ~兴)  
 臭 xiù (遺~万年)  
 食 qín (~單)  
 称 chèn (~心, ~意, ~职, 对~, 相~)  
 衄 nù (鼻~)  
 耕 gēng (~种)  
 钱 qián (榆~儿)  
 娜 nuó (婀~)  
 娠 shēn (妊~)

### [十一 画]

【、】牽 lián (拘~)  
 luān (瘰~)  
 涨 zhǎng (~落)  
 訥 nè (~~, 木~)  
 庸 yōng (~碌, ~人自扰, ~俗)  
 南 chǎn (~發, ~明)  
 粘 zhān (~貼)  
 惋 wǎn (~惜)  
 疵 cǐ (~謬, 吹毛求~)  
 【一】掠 lüè (~夺, ~美, ~取, 劫~)  
 措 cuò (穷~大)  
 探 tàn (~囊取物, ~討, ~听, ~望, ~險)  
 掬 jū (笑容可~)  
 莎 suō (~草)

梵 fàn (~文)  
 春 chōng (~米)  
 黄 huáng (大~)  
 都 dōu  
 颈 gěng (脖~子)  
 【I】崗 gāng (高~, 山~)  
 gǎng (~子, ~哨, 門~, ~楼)  
 畦 qí  
 踉 tā (~拉)  
 【J】偈 jì (~語)  
 偕 xié (~同)  
 做 zuò (~作)  
 筊 lǒng (~括, ~絡)  
 悉 xī (熟~)  
 婢 bì (奴~, ~女)  
 婀 ē (~娜)

### [十二 画]

【、】焙 bèi  
 瘰 jìng (~瘰)  
 着 zhāo (失~)  
 zhāo (~慌, ~急, ~家, ~凉, ~忙, ~迷, ~水, ~雨)  
 zhuó (~手, ~重, ~落, ~眼, ~意, 不~边际)  
 【一】提 dī (~防, ~留)  
 著 zhù (土~)  
 莠 yǒu (良~不齐, 不稂不~)  
 散 sǎn (~漫)  
 俄 wù (石~)  
 强 qiáng (~取豪夺)  
 qiǎng (~迫, ~詞夺理, ~顏为笑, 牵~)  
 逮 dǎi  
 間 jiān (~不容髮, 中~儿)  
 jiàn (~謀, ~道, ~或, ~隙, ~距, ~續, ~風, ~作, 挑撥离~)  
 【I】喝 hè (~道, ~采, ~令, ~止, 呼么~六)  
 嗜 zá (~家)  
 zán (~們)  
 晰 xī (清~)  
 【J】僮 cāng (~夫)  
 傍 bàng (~午)  
 纜 lǎn (电~, ~繩, ~車)

### [十三 画]

【、】滂 pāng (~沱)



塞 sāi  
sè (塘~, 蔽~, 淤~)  
慑 shè (~服, 威~)  
数 shù (~見不鮮)  
塑 sù (~料)  
道 dào (过~)  
裨 bì (~补, ~益)  
拈 chū (抽~)  
摄 shè (~影, ~生)  
葛 gé (~布, ~藤, 瓜~, ~諸~)  
gē  
皆 xi (白~)  
萑 rèn (桑~儿)  
落 luò (漲~)  
載 zài (怨声~道, ~歌~舞)  
鞞 sǎ (~鞋)  
醅 měng (~酎)  
隔 gé (~壁)  
瑯 lāng (玕~)  
瑚 hú (珊~)  
〔一〕 晕 yūn (头~)  
yùn (血~)  
贿 huì (~赂, 受~)  
赂 lù (贿~)  
〔一〕 煞 shā (~尾, 收~)  
shà (~白)  
倾 qīng (~家荡产)  
解 jiě (~手儿)  
嫉 jí (~妬)  
綏 suí (~靖)  
鉶 mǎo (~釘)

#### [十四画]

〔一〕 漫 màn (~~, ~山遍野, ~天, ~无边际)  
漆 qín (~黑)  
漱 shù  
誨 huì (教~, ~人不倦)  
慷 kāng (~慨)  
慨 kǎi (~嘆, ~然, 慷~)  
紫 qīng (~肯~)  
〔一〕 摸 mō  
碌 lìu (~碌)  
礞 zhōu (碌~)  
〔一〕 跟 liàng (~跽)  
嗾 sǒu (~使)  
鄙 bǐ (~人, ~俗, 卑~)  
蜿 wān (~蜒)  
雌 cí (~黄, ~雄)  
〔一〕 箔 bó (~, ~簦~)  
箕 jī (簸~)

頗 pō  
綽 chuò (~~有余)  
chuò (寬~)

#### [十五画]

〔一〕 澄 chéng (~清)  
dèng (~清)  
潦 liáo (~倒)  
遮 zhē (~羞)  
〔一〕 撮儿 cuōr  
zuōr  
撇 piē (~弃)  
蔓 màn (~延, 不~不支)  
模 mó (~特儿, ~糊)  
樅 cōng (~树)  
磅 bàng (过~)  
聘 pìn  
〔一〕 噎 yē (因~廢食)  
噴 pèn (~香)  
嘲 chāo (~諷, ~罵, ~笑)  
幢 chuāng  
賜 cì (~教, ~予)  
蝙 biān (~蝠)  
蝴 hú (~蝶)  
蝶 dié (蝴~)  
踝 huái (~[子]骨)  
〔一〕 傲 jiǎo (~幸)  
魄 tuò (落~)

#### [十六画]

〔一〕 諦 dì (真~)  
謔 xuè (戏~, ~而不虐)  
壅 yōng  
熾 chì (火~, ~热)  
〔一〕 撑 chēng (~竿儿跳)  
擂 lèi (~鼓, ~台, 自吹自~)  
撈 lāo (~掠)  
橈 náo (~骨)  
樺 huà (白~, ~木)  
霍 huò (~乱)  
壁 bì (隔~)  
〔一〕 瞞 kōu (~瞞)  
瞞 lóu (瞞~)  
壑 hè (沟~)  
〔一〕 鮎 nián (~魚)

#### [十七画]

〔一〕 糙 cāo (~, ~粗~)  
〔一〕 薇 wēi (薔~)  
蜚 zhē (惊~, ~伏)

櫛 zhì (鱗次~比, ~風沐雨)  
檄 xí (~文)  
鞠 jū (~躬, ~躬尽瘁)  
〔一〕 蹊 qī (~蹊)  
踰 qiáng (跟~)  
〔一〕 儋 bīn (~相)  
臃 yōng (~肿)  
鮮 xiān (数見不~)

#### [十八画]

〔一〕 礪 lèi (~石)  
覲 jìn (~見)  
擲 zhì (~骰[色]子)  
zhì (~还)  
騎 qí (鉄~)  
〔一〕 螭 náo (~虫)  
蟾 shān (曲~)  
〔一〕 餹 liú (蒸~, 干~)  
饑 jīn (饥~)  
鎔 liú (~金)

#### [十九画]

〔一〕 瀕 bīn (~危)  
靡 mí (風~)  
瘍 biē (~三)  
〔一〕 欄 lán (棕~)  
藩 fān (屏~)  
醅儿 pūr  
〔一〕 鯨 jīng (~魚, 蚕食~吞)

#### [二十画]

〔一〕 譬 pì (~如)  
〔一〕 嚼 jué (咀~, 咬文~字)  
齏 bāo (~牙)

#### [二十一画]

〔一〕 鶴 hè (仙~)  
〔一〕 露 lù (抛头~面)  
〔一〕 繽 bīn (~紛)

#### [二十二画]

〔一〕 辦 xuǎn  
〔一〕 蠶 lì (管窺~測)

#### [二十四画]

〔一〕 齧 qū (~齿)

#### [二十五画]

〔一〕 齧 bīn (~骨)

# 关于文艺作品使用方言土語的問題

編者按：本刊1959年5月号發表周定一同志《論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語》一文以後，最近連續收到讀者來稿表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其中絕大多數認為文艺作品里不是不能用方言土語，只是不應該濫用。現在摘要發表于下。（常峻峰和勞君方兩位分別來稿，在內容與舉例方面都非常接近，所以綜合為一篇。）

## （一）

文艺作品中怎样对待方言土語本是一个老問題，文学界早就討論过，語言学界也曾不断提出过。最近看到周定一同志《論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語》一文，把這個問題闡述得很全面，并且提出实事求是的新看法。我看过后很有同感，現在不妨專对一些不同的看法，談一談我們的意見。

最近有机会閱讀了周立波同志的新作——《山乡巨變》。我覺得這部小說在語言運用方面，同《暴風驟雨》一樣，仍然是方言土語充滿全篇。因為“周立波同志愛在作品里使用方言土語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這裡就從這部小說談起。

這部小說全書三百多頁，除了“默一默神”能懂的和反復使用的方言詞以外，僅在前一百頁里，就有一百多處使用難於令人領會（當然是我個人認為）的方言詞語。例如：“醬色毛絨子、補疤落補疤、輕色不砍、混道、堂客又挑精、生了个伢子、是个近瞅子、你真四海、一群鷄婆低着頭、一聽老罵罵自己男人、扮桶、擋折、有人詒試他”，等等；另外幾乎通篇用的是“滿姐、滿姑娘、滿嬌、滿耶、細妹子”。不懂湖南方言的讀者，怎麼能搞清這些詞語的意義呢？

為什麼能用普通話而不用普通話呢？我想不出其中的道理。

周立波同志曾經談道：“使用方言土語時，為了使讀者能懂，我採用了三種方法：一是節約使用過於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須使用估計讀者不懂的字眼時，就加注解；三是反復運用，使得讀者一回生，二回熟，見面幾次，就理解了。”<sup>①</sup>不錯，作者自己是注意了，這也是使用方言的一些原則；但是，用“反復”法來使方言詞匯在廣大讀者的腦中加深印象是否必要呢？是否正確呢？是推廣普通話還是推廣方言呢？

《山乡巨變》的作者又說，這些“方言土語是廣泛流傳於群眾口頭的活的語言，如果完全擯棄它不用，會使表現生活時文学作品受到蠻大的損失”。我們並不主張“完全擯棄”方言土語，“推行普通話並不意味着人為地消滅方言，只是逐步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而這是符合社會進步的客觀法則的”。方言中的精華可以用，可以

推而廣之，成為普通話中的營養成分；但是，只有一小小地區內的人們才可以看懂的方言，怎麼能說是面向大眾的文学語言呢？

王西彥同志說：“近來，常常有人拿推廣普通話為理由，反對和非難作家的採用方言土語，却忽略了作家也有提煉群眾語言來豐富普通話的責任。”<sup>②</sup>我們沒有用“忽略”作家有“豐富普通話的責任”，我們也沒有用“推廣普通話”作為理由來“反對和非難”作家的使用方言土語。我們都知道作家對語言的發展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因而在使用方言時要有“分寸”，不能濫用，這是我們對待這個問題應持有的態度。對待這樣的問題，要全面考慮，既不能只強調“規範化”，也不能只強調“豐富語言”。只強調“規範化”，不吸取方言土語的精華，就使全民性的普通話成為干癟的、貧乏的；只強調“豐富語言”，不加提煉選擇地吸收方言土語，這樣會使全民性的普通話龐雜不純。

其實，王西彥同志在《讀“山乡巨變”》一文中也提到：“作者在對方言土語的提煉選擇上，似乎還有可努力的地方。”

王西彥同志主張要“提煉選擇”地使用方言土語，這是我們應該擁護的，可是劉曰之同志的說法就顯得商榷了。他說：“今天不可能過高的要求作家用普通話寫小說，特別是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如果用普通話去寫《腊妹子》和《山乡巨變》中的人物對話等活動，那是非驢非馬的。因為事實上當地農民的口語不是這樣。”又說：“讀者應該懂得人民的語言，才能體會到人民的語言寫成的作品的口味。”<sup>③</sup>誰能設想，什麼時候才能要求作家用普通話來寫小說呢？難道反映生活的面向工農兵的作品就不能用普通話來寫嗎？目前普通話正在推廣，全國人民（當然包括工農兵）正努力學習它，而對社會語言發展有巨大影響的文学

① 周立波：《關於“山乡巨變”答讀者問》，見《人民文學》1958年7月号。

② 王西彥：《讀“山乡巨變”》，見《人民文學》1958年7月号。

③ 劉曰之：《也談周立波作品中的土話》，見《人民文學》1958年6月号。



品却不用普通話写,这說明什么問題呢?所謂“讀者应該懂得人民的語言”,这是从方言区人民的角度提出来的,所以这里所說“人民的語言”也正是方言。方言区的人民讀起用自己的方言写出的作品,自然觉得流利亲切,但是这畢竟是一个小的范围,全国各地的人們讀起来却为难了。事实不正是这样嗎?《山乡巨变》只有湖南人讀起来才够味,正如《暴风驟雨》只有北方人(具体地指东北人)讀起来才觉得亲切。如果說是作者“运用方言土語,相当成功”,那應該是适当地运用了方言,使得各地的人們讀到了都觉得非常流暢、亲切、有味道。(应当承認,周立波同志对方言区的方言土語的注意、熟習、运用,是有独特成就的;到了东北,就用地道的北方方言写成了《暴风驟雨》,到了湖南,就用地道湖南方言写成了《山乡巨变》。)

說到这里,我認为上引刘白之同志所說的“如果用普通話去写《腊妹子》和《山乡巨变》中的人物對話等活动,那是非驢非馬”这句话,是很应该考虑的。按照刘白之同志的邏輯推論下去,那我們就会得出这样的結論:第一,必須等到全国都沒有方言差別的时候,作家才可以用普通話写作。作家不是群众的引路人,而成了群众的追隨者;第二,魯迅先生所写的阿Q这个人物也将成为“非驢非馬”,因为魯迅先生並沒有在阿Q嘴里塞进大量的绍兴話;第三,現代作家如果写历史人物,也必須用古代的語言,例如,郭沫若同志写《蔡文姬》就应该用建安时代的語言,否則,蔡文姬嘴里出現的是現代語言,也成为“非驢非馬”;第四,再推論下去,連苏联作品也不必譯成漢語出版了。这样推論总該不会歪曲了刘白之同志的意思吧?可是有誰能够同意这样的結論?

現在再談一談用方言来“丰富”文学語言問題,因为這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研究的。首先,我非常同意茅盾先生下面这段話:

文学語言并不排斥部分的方言乃至俗語,但不等于說,一切方言、俗語都可成为文学語言。我国的文学發展史以及外国的文学發展史都提供了这样的事实:被采納为文学語言或俗語一定是新鮮、生动、簡練而意义深長的。而这里头还有个加工的問題。正如口語和文学語言之間的区别也是一个加工的問題。如果不分皂白,濫用方言、俗語,那就不是丰富了文学語言,而是使之龐杂,使之分歧;我就看不出要把同一植物叫做“包谷、包米、玉米、棒子”等等名兒对于丰富文学語言有什么好处。①

前边說过,方言不是不可以用,我們并不反对作家使用方言。作家在运用語言的时候,可以在作品的思想結構和艺术結構所允許的地方使用現代全民語言尚未吸收的方言詞語,当然也可以运用俗語、古語以及外来詞語。然而,它不能严重地違反全民語言的結構和基础以及全民語法体系和基本詞汇,否則,这样的作品

便不能被人理解。所以在使用方言土語时,要有“分寸”。凡是形象和情感的表現上以及細微意义的区分上可以使語言丰富的方言成分,完全可以被吸收到文艺作品里来,吸收到全民語言的宝庫中来。在普通話和方言中都有的詞——同一事物現象不同命名的詞,如:“堂客、婆婆、妻子、老婆、爱人”等,一般要用普通話里的詞;普通話里沒有而方言里独有的詞,可以斟酌“分寸”使用方言里的詞。作者如能謹慎地和巧妙地選擇人人都懂的方言詞語,那么这些方言土語也可以發揮它的作用。这样,既可使讀者容易接受,又可使方言土語真正地丰富全民語言。

关于怎样使方言来丰富文学語言的問題,这里不可能深入地來談,只是略略提一下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認为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时候,作家們最好多多注意一下《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的社論,那篇《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实现漢語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論是能够作为我們討論的指导原則的。(常峻峰、劳君方)

## (二)

我觉得文艺作品很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須使用民族共同語。因为文艺作品是写給人們閱讀和欣賞的,是教育人們,鼓舞人們前进的。如果用了太多的方言土語,在不同方言地区的人就很难看懂,也会影响作品的流傳。

強調文艺作品应该使用民族共同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作品中一句方言土語都不能使用。有时候适当地使用一些方言土語,可以增强表現力,使人物性格更加鮮明,使作品写得更生动形象。这是因为某些方言土語特別富有生命力。所以,問題不在于文艺作品里能不能用方言土語,而是在于怎样能运用得恰到好处。

文艺作品使用方言土語,怎样才能使用得恰如其分,这只能看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虽然如此,但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基本原則来。我以为最少有这样两条:第一,根据需要,反对濫用;第二,意义明确,便于讀者理解。

举几个簡單的例子來說:北方人,因为天气比較寒冷,睡覺的时候都躺在下面加火取暖的“床”上。这种“床”如果用我們汉民族共同語中的“床”这个詞来表示,就不如用北方方言里的“炕”这个詞好。广东人因为天气比較热,特別是在夏天和初秋的时候,他們都喜欢用冷水洗澡,有时甚至每天要洗几次。他們这种洗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身体凉爽些。所以都把洗澡叫作“冲凉”。我以为在气候較炎热的地方,这种說法

① 茅盾:《关于艺术技巧》,《文艺學習》1956年第4期。

是很确切的，也可以表现出当地的气候特点。客家人都把松树的叶子叫做“松毛”，因为它细长的形状恰如頭髮一样。这样說比起說“松树叶”来，便显得确切而又簡潔。有人把实物的不結实說成“粉松”（客家方言），就是象粉末一样松的意思。这个詞比起“不結实”来，也是更具体和形象的。

类似上面的例子，炕、冲凉、松毛、粉松等詞，如果用在文艺作品中适当的場合，它們是符合“需要”和“意义明确”这两个原則的，是用得对，用得好；不是濫用，也不会使讀者費解。

根据現在的許多文艺作品看来，主要的問題不在于不敢吸收方言土語，而是在好些作品中使用了过多的方言土語，造成了讀者在閱讀中的障碍。例如：《暴風驟雨》中的东北方言詞語，已經是大家都指出过的了，这里不必列举；我觉得其中大多数方言詞語都可以用汉民族共同語中的詞語来表达。那些方言詞語沒有用在文艺作品中的必要，它們不但不能丰富汉民族共同語的詞汇，而且会造成語言的混乱現象；所以是应该反对的。

最近我閱讀梁斌同志写的《紅旗譜》，一看到里面很多不好理解的方言土語，就觉得很厭倦，不得不把它丢下。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克服了过激的情緒，繼續讀下去。我周圍十几位讀过《紅旗譜》的同学，他們都因为它里面用了过多的生僻的方言土語而感到程度不同的不滿。这种不滿的情緒当然是不太对头的；但是，也可以看出讀者对文艺作品中方言土語用得过多的反感。

我看完《紅旗譜》以后就想写一点意見；但是，觉得自己水平低，看法不一定正确。正在想找一些有关文艺作品中方言土語的使用問題的文章来看时，偶然翻閱到《中国語文》1959年5月号上周定一同志的《論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語》。我觉得这篇文章說得很透辟，論点也很正确。所以願意把曾写在我的日記里的感想拿出来，作为对正确意見的支持。（丘勁柏）

### （三）

前些时候，我讀了周立波同志的名著《山乡巨变》。誰也不否認，它同《暴風驟雨》一样，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响影的优秀小說，但是那里面用了不少方言土語，这实在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拿“堂客”一詞來說，初看到时我就不懂，等前后文一对照，經過思考，再問一下湖南的同学，才知道是指妻子而言。可是“堂客”在河南不少地方都是一种难听的罵人話（近于“娼妓”一詞）。我們班上湖南和河南的同学都有，湖南同学一說“堂客”，河南同学就笑得前仰后合。这恐怕是作者沒有想到的。

推广普通話已經提出來几年了，几年来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当然首先是書报杂志和广播起了示范作用。在目前情况下，作家同样有责任来为推广普通話尽一分力，在文艺作品中不再使用“堂客”这样的詞，难道湖南农民对妻子沒有“爱人”“老婆”这样的說法么？鲁迅曾說过：“…至于已有大众語雛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此为根据而加以改造，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sup>①</sup>另外，鲁迅就如何对待方言問題也曾有原則性的主張：“一須选择，二須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sup>②</sup>我认为这是作家必須遵守的。“堂客”一詞所含的“妻子”意义，我翻了几部詞典都沒有查出来，这就違反了鲁迅的第二个原則。

此外，在《山乡巨变》里随处可见一些比較难懂的方言詞語，比如，“是个近瞅子”（12頁），“扶正了脑門上的褂子”（13頁），“这张揮子是那个貼的”（91頁），等等。这类詞語并非沒有相应的普通話，也不是出现在對話里，非用不可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用呢？

有一个同学讀《紅旗譜》时問我，“猫着腰”是什么意思？他还說，“出水才見两腿泥”这句话，他一直到讀完这本书也不明白它的真实含义。这两句話并不見得是太僻的土語，可能这位同学的理解还不够；但是，因此也足見个别文艺作品中的方言土語問題，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了。

我这样说，絲毫不是反对文艺作品使用方言，問題只是文艺作品怎样提煉和有选择地使用方言土語，以丰富文学語言。

有的作家認為多用方言就可以增加地方色彩，这种說法，我是不同意的。在这一点上我十分同意茅盾先生的看法，他說：“地方色彩的获得不能簡單地依靠方言、俗語，而要通过典型的風土人情的描写，来創造特殊的气氛，沒有这种气氛，而仅仅用了太多的、不必要的方言、俗語，結果，虽然有了地方色彩，可惜广大的讀者不能看懂。”<sup>③</sup>

最后，我誠懇呼吁作家多注意一下《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社論中的这段话：“語言的规范化必須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因为語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傳播而来的。作家們和翻譯工作者們重視或不重視語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計的，我們不能不对他們提出特別严格的要求。”（王平）

① 《答曹聚仁先生信》，見《且介亭杂文》，1953年72—74頁。

② 《人生識字糊塗始》，見《且介亭杂文》二集，1953年18—82頁。

③ 《关于艺术的技巧》，見《文艺學習》1956年第4期21—22頁。



# 汉语词汇史随笔(二)

郑 奠

## “活”和“生活”

“活”和“生活”是现代汉语中最日常使用，而且富于生命力的两个词。在書面上它們至少也已經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活”是个單音詞。“生活”是个以“活”和“生”結合起来的复合詞，也就是同义相合的双音詞。“活”在《詩經·衛風》里“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用为复音詞，許慎《說文解字》今本訓“活”为流声(段玉裁說“声”字当为“貌”字)。据文字学家的說法，后来“活”字的不死的意义是从水流不尽的意义引申出来的。这两个“活”是不是同一个詞，我們暫且不去管它，我們要考察的是死活的“活”在汉语中的詞义演变。

这里先举古代文献上使用“活”字的語句：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孟子·离婁上)  
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詩·周頌·載芣；良耜)(郑箋云：“实，种子也。活，生也。其种皆成好，含生气。”孔疏云：“活者生活，故为生。”)  
于嗟閼兮，不我活兮。(詩·邶風·击鼓)(毛傳云：“不与我生活也。”郑箋云：“女不与我相救活。”)  
化为黃熊，巫何活焉？(楚辭·天問)(王逸注云：“活，生也。”)  
活我！吾与女璧。(左傳·哀公十六年)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庄子·应帝王)  
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庄子·外物)  
謂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吕氏春秋·長利)  
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战国策·燕策一)  
中年摧折，常恐不活。(易林卷一)  
叨叨怛怛，如将不活。(易林卷一)

以上所征引从先秦以至两汉的例子以及有关的注釋，都証明“活”是“生存”或“救活”的意义。可以注意的一点是“救活”的意义出現在半数左右，与一般的内动詞致动活用法的情形不很相同，是不是“活”字最初的意义是“救活”，而“生存”之义兴起在后呢？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問題。

其次，試举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献。

陛下已壯矣，宁尚須乳母活邪？(世說新語·規箴)  
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魚飯得活。(又，德行)  
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又，术解)

《世說新語》记录的这三則，其中“活”字都可作“生存”

講，細細体会也还有“救活”的意思。

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扫市作活也。(北魏書·北海王詳傳)

詔曰：令沙門还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恼他人。(北周任道林廢佛詔对事，見后周文二十四)

这两处的“作活”和“自活”似是“过活”“度日”的意思。唐人張籍詩云：“作活每常嫌費力”(清，翟灏：通俗編十二引)，意义相类。

用“活”字的語句，不往后再引了。現在把古代文献中用“生活”这个詞的語句分別义类来举一些例。“生活”最初的意义还是“生存”。例如：

民非水火不生活。(孟子·尽心)  
稷者百穀之主……人所食以生活也。(汉書·郊祀志)  
食于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說苑·建本)  
魂微憊憊，屬續听絕，扩然大通，复更生活。(易林卷三)

从生存引申为“生計、过活、境遇”等义。

人間王長史江羆兄弟群从。王答曰：“諸江皆复足自生活。”(世說新語·賞譽)  
武帝檢視宏庫，有錢三亿余万。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南史·梁临川王宏傳)  
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魏書·胡叟傳)  
与尔計生活孰多？(北史·尉景傳)  
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文子·道德篇)  
阮光祿聞何次道为宰相，嘆曰：“我当何处生活？”此則阮未許何为鼎輔。(世說新語，注引語林)  
如三岁嬰兒复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北魏太武帝又与宋主書，見全后魏文卷一)  
所食既仁义，豈暇理生活。(唐，陆龟蒙詩)

以上征引的这些例句的“生活”指生活情况，其中有指物質条件的，也有不尽屬於物質条件的。以下是显然指文艺生活或精神生活的例子：

文章須自出机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魏書·祖瑨傳)  
陈言生活不須矜。(宋，陈叔方：穎川語小)  
今通夕參語，乃是一段冷淡生活。(宋，刘克庄：跋表弟方遇詩)

从生計引申，又轉化为工作的意思，即后来的“活計”或“活儿”。这是一个比較大的变化。例如：

日逐也有生活得做。（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观音）

本年合造生活，比及年終，須要齊足。（元，典章·工部段正条）

造作生活好歹体复，絲料尽实使用。（同上）

凡国人打造金銀首飾等項生活甚精。（明，馬欢：瀛涯胜覽）

又好燒灰打箱金銀細巧生活。（同上）

命匠造冰絲，不得作偽，直不加昂，而生活易售。（明，田艺衡：張应祥墓志）

織絨既成，再上盪机，使絨毛盪起而又碾平之，洋氈之事畢矣。然使之置器，再由手中出生活，則荒疏焉。（避暑主人：初使泰西紀要卷一，同治六年至九年）

根据所举的这些例子来看，我們可以假定“活”和“生活”在上古时代主要意义是救活和生存；到了中古时代，就是指过活、生計，境遇的意义居多；到了唐宋以后，又發展了一个新的意义，即活計。在現代汉语里这两个詞都是常用詞，但是有了一定的分工：生存的意思用“活”，过活的意思用“生活”，活計的意思則南方用“生活”而北方用“活儿”。至于救活的意思則这两个詞都已經沒有了。

[附記]《史記·日者列傳》：“褚先生曰：夫家之教子孙，当視其所以好，如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这里“含苟”句語意不很明白，因而所謂“生活之道”也难以确知所指的是什么？又《汉書·王莽傳》：“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顏师古注謂来降者不杀之也。与本篇所談的同詞而异义，所以不举而附記于此。又現代上海話里“吃生活”的意思，是指受到有形的或无形的打击而言，不知道这个意义是怎样演变来的。

### “睡”，“眠”和“睡覺”

現代汉语里“睡”也叫做“睡覺”，“睡覺”这个詞是以“睡”和“覺”两个意义相反的字結合起来的一个复合詞。它在构詞方式上，相当于《詩經》时代的“寤寐”，但字序不相同，一个是先“寤”后“寐”，一个是先“睡”后“覺”：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詩·周南·关雎）（毛傳云：“寤，覺；寐，寢也。”）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詩·邶風·終風）

“覺”这个詞的起源也很早，出現在《詩經》和其它先秦古籍里。“覺”常和“寐”对举，例如：

我生之后，逢此百憂，尙寐无覺。（詩·王風·兔爰）成然寐，蓬然覺。（莊子·大宗師）

又常和“寢、臥、夢”等对举，例如：

其寢不夢，其覺无忱。（莊子·大宗師）①

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又，应帝王）②

覺而后知其夢也。（又，齊物論）

至于“覺”和“睡”对举或联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睡”，《說文》云：“坐寐也。从目垂”（会意）。“眠”是“瞑”的俗体，“瞑”，《說文》云：“翕目也，从目冥”（会意）。“覺”，寤也，謂眠后覺也”（見一切經音義）。下文分別列举古代用“睡”的語句，用“眠”的語句，以及用“眠…覺”“睡…覺”的語句，看看这几个詞历代的相互关系。

#### 1) 用“睡”的例子：

讀書欲睡。（國策·秦策）

將吏被介冑而睡。（漢書·賈誼傳）

語至夜半，咸睡。万年大怒，曰：“教戒女，女反睡。”（漢書·陳万年傳）

有若晝睡。（抱朴子·自叙）（比較《論語》原文：“宰予晝寢。”）

附船而至大梁，夜睡。（魏書·鹿忽傳）

云鬢半偏新睡起。（唐，白居易詩）

或于□□深樓，謀閤之次，便乃睡着，作一枕夢，忽驚覺，遍体汗流。（佛本行集經變文）

契丹述律…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五代史·四夷附錄）

荆公嗜睡，夏日常用方枕。（宋，周密：齊東野語）

退之丰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宋，邵伯溫：聞見后錄。引孔戡私編）

上諭之曰：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邪？（宋，岳珂：程史）

#### 2) 用“眠”的例子：

竟夕不眠。（后漢書·第五倫傳）

旦晚起，夜早眠。（晉書·范宁傳）

使人入已帳眠。（世說新語）

此中亦难得眠处。（同上）

長安市上酒家眠。（唐，杜甫詩）

能來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唐，白居易詩）

正晝当谷眠。（唐，韓愈詩）

三更三点万家眠（唐，李商隱詩）

#### 3) “睡”和“眠”联用的例子：

自經喪乱少睡眠（唐，杜甫詩）

#### 4) “眠”和“覺”对举的例子：

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列子·楊朱）

其民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又，周穆王）

君曾新作被，煖，眠不覺，晏起。（北堂書鈔引杜松別傳）

恒願眠不覺（唐，韓愈詩）

#### 5) “睡”和“覺”联用，最初仍各保持原义，等于“睡醒了”。例如：

郑容行至鄆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应曰

① 参考《易林》：“長寢不覺”。

② 参考《管子·宙合》：“若覺臥，若海明”。



“諾”。郑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水經注卷十九）

凡詩人夜間床頭明置一盞燈，若睡來任睡，睡覺即起，興發意生。（文鏡秘府論）。

飽食緩行新睡覺（唐，裴度詩：涼風亭睡覺）

“寢覺”，睡覺。（廣韻，嶮韻）（比較同韻：“寢覺”，新睡起）。陛下始睡覺矣。（新五代史·王建立傳）①

紗窗清曉，睡覺起，傷心有恨無言。（南曲·拜月亭）

末了一例是元朝人的作品，時代已經很晚了。

6)“睡”或“眠”和“覺”聯用而又同“睡眠”，最初并以一個複合詞的形式出現，而是採取“睡(眠)一覺”或“一覺睡(眠)”的形式。其中“覺”字用來表示睡的段，起量詞的作用，同時也仍然或多或少地保存些睡醒的意思。例如：

不知何事迎新歲，烏納裘中一覺眠（唐，皮日休詩）

莫要聞，莫要聞，听起兒口號 六只眼兒睡一覺；却比他人睡三覺。（宋，張端義 貴耳集，引蘇東坡口號）（此事又見說郛本東坡雜錄，末兩句作“六只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一覺睡到次日。（水滸，34回）

日食三餐，夜眠一覺。（明，顧起元：客座贅語）

7)更有意思的是“睡”或“眠”可以省去，只說“一覺”，幾乎可以說是“反義相代”了。例如：

綠楊影里新月挂，孤村酒館兩三家，借宿今宵一覺呵。

（南曲，江流傳奇·勘芝麻）

却說這里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8)光說“睡覺”，中間不夾“一”字，倒是出現在後。例如：

安心睡覺，養養精神。（西游記，5回）

“睡覺”的內部結構也起了變化，被認為是動賓組合，“覺”字完全取得名詞資格，乃至發展為“午覺”“中覺”，等等。例如：

寶玉倦怠，欲睡中覺。（紅樓夢，5回）

這情形和“洗澡”很相似，“洗澡”也是由並列組合變成動賓組合，產生了“洗一個澡”、“洗冷水澡”等形式。

① 這一例句的全文是：“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諭之。群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問者皆縮頭。”這一句話的意思可以解釋為“你從前沒看出這些人的壞心，現在象睡醒了一樣，看清楚了，殺得對”，也可以解釋為“你把這些人殺了，可以安心睡覺了”。比較起來，前說較長，所以把這一例列在這裡。

## 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的科学研究

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最近结合教学，积极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教学的参考，为了更好地使用祖国语言，教研组编辑了一本《汉语同义词汇编》。这个工作开始得比较早，搜集的材料比较多，也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的一些材料（如：《语文学》丛书之一的《词义辨析》、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组编辑的《同义词分析》）。全书共有同义词五百多组，约十四万字。

根据“现代汉语”教学中同学反映句子分析较难掌握这一情况，教研组还进行了现代汉语句型的分析。现在，正抄录卡片，预计今年国庆节前可以完成这一专题的研究。

结合普通话语音教学，教研组穆树晟同志编写了一本《一字多音多义》。这对读音辨义有一定的帮助。现已完稿。

教研组编写汉语讲义时，曾参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集体编的《汉语讲义》。大家基本上肯定了这本书的成就；但是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经过讨论，已由陈克农同志执笔，写了一篇书评寄给《中国语文》（上月已在本刊发表——编者）。（郭昭穆）

# 无条件句里并列成分的連詞問題

徐志清

朱德熙先生在《从作文和說話的关系談到學習語法》<sup>①</sup>一文中，談到无条件句中的并列成分時說：“‘無論’‘不管’‘不論’后邊的詞語總是有選擇性的。因此跟在后头的如果是并列的几項，当中就只能用‘还是’‘或是’之类連接，不能用‘和、跟、以及’之类連接。”还举了一个例子，說是“只能說‘不論城市还是乡村’，不能說‘不論城市和乡村’”。我認为这种說法是值得提出商榷的。

最近我从《毛澤东选集》、《魯迅全集》(一、三、四、九卷)、党和政府的部分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紅旗》等报刊中收集了130个例句。从这些例句来看，“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的几項，既可以用“还是、或是”之类連接，也可以用“和、及、以及”之类連接，有的根本就无需連接詞語。就拿“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并列成分來說，就有下面三种型式：

無論在城市或者农村(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無論在城市和农村中(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無論农村城市(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

在我收集的130个例句中，用“还是、或是”之类連接的共有41个句子，固然是占相当的多数；可是，用“和”之类連接的就有24个句子，数量也不算太少。这也可以看出：“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的几項，用“和”之类連接的，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現象。例如：

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許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毛，三，797)

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在肯定和否定，正和反选用，表示二者選擇其一的时候，并列成分还可以用“与”連接。例如：

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蕩，这些作者，是無論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魯，四，237)

記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尝不發生攻击教員，反对校長的事，然而無論反与正的那一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权衡，从沒有遇見過以“利”的方面为取舍。(魯，九，9)

也有用“及”或“以及”連接的：

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

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护。(三，1093)

無論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員生活福利工作方面，以及一切其他工作方面，都必须貫徹执行这个原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有的并列成分，用“甚至”來連接：

在新聞工作中，無論是在編輯、采訪，甚至出版、發行工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主觀与客觀之間的唯物証的关系。(邓拓：《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聞工作》載《新聞战线》1959年第9期)

由此可見，“無論”“不管”“不論”后面的并列几項是可以“和”“及”“以及”之类連接的。

还有一种情况，“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几項，可以不用任何連接詞連接，而是用頓号或逗号并列的几項隔开。例如：

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組織民众团体；無論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兒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的政治覺悟和斗争情緒提高的程度，將其組織在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漸地發展这些团体。(毛，二，414—415)

辯証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毛，一，291)

还有因为并列成分关系密切，不必用頓号或逗号隔开而紧紧連在一起的用法，这类用法自然也不需要再插进“和”之类的連詞。例如：

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貧苦者應該規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論工人农民，均須負担国家的賦稅，不應該將負担完全放在地主資本家身上。(毛，二，764)

無論中外，誠然都有偶像。(魯，一，406)

我們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論大小的胜利，在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損伤敌人一部分馬器物。(毛，二，473頁)

此外，还有“無論新的旧的”(魯，一，413)，“不論党政軍民男女老幼”(毛，三，915)，等等。

如上所述，在无条件句中，“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的几項，用不用連詞，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用“和”之类連接同用“或是”之类連接也有情况的差別。

最后，还要指出一种情况，无条件句中并列成分

① 見《新聞战线》，1959年第5期。

不用“或”之类或“和”之类连接，而用“也好，也罢”，  
者用判断词“是”连接。例如：

- 1) 不管是主要矛盾也好，次要矛盾也好，这中间还有个主要矛盾方面。（邓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
- 2) 无论美国和英国在中东使用武力也罢，污蔑中东人民是侵略者、间接侵略者、受了苏联和阿联的煽动、忠于侵略者也罢，历史的潮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人民日报，1958年7月21日社论）
- 3)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毛，三，1004）
- 4)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九，26）

上面例3、4在“不管、无论”后面连接并列成分的“是…是…”，看来应当同“或是”相近，可是不妨也看成别具一格的用法；至于例1、2里用的“也好，也罢”，虽然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可是也是这种句式中应当注意的一种用法。

“语法是从具体语言里归纳出来的造句的规律”（朱德熙先生语），而任何规律都可能有例外，自然不能以个别概括一般；但是，象上面所指出的无条件句中“无论”之类后面只能用“或是”类之连接这样的说法如果算是个造句的规律的话，那末，这条规律的概括性就很成问题，因为如上所举，例外的情况不仅不是个别的，而且已经多得不成为“例外”了。

## 書名号應該統一

平 群

在書刊直行排印的时候，表示書名、篇名的符号，是用~~~~标在文字的左边。由直行改为橫行排印以后，这一符号基本上被废弃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相应地确立一个代替它的规范的書名号。目前，一般書刊使用的書名、篇名号形式不一，有点混乱。比如，有的使用「」，有的使用“”，有的使用《》，也还有仍然使用~~~~的，就手头上的报刊随手举几个例子：

「国家报」、「时代报」和「消息报」都发表了社论，庆祝植树节和「自由节」。（江西日报1959年3月23日第四版：新华社巴格达消息）

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列宁认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同工人农民一起去劳动。（红旗，1959年第6期第1页）

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都写出了《馮友兰哲学思想批判文集》，批判了馮友兰的《新事论》、《新理学》等书…（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4号，164页）

他的剧本战斗的洗礼和黄瓜树，在国内和苏联都获得极高的评价。（困难的形势，128页）

就目前出版物的情况看来，書名号实在应该有迅速规范的必要。尽管这种符号仅仅表现在書面语言中，但是，如果这一刊物跟那一杂志各有不同的書名号，人们看起来总是感到不舒服、不习惯，甚而不方便。

在考虑采用哪一种符号作書名号为好的时候，我认为必须从下面两方面出发：1)要美观、大方，使人看起来感到舒服；2)既然是書名号，就应该独树一帜，不要同别的符号混淆。从各报章杂志已用的符号来看，还是以《》为好。~~~~不适合于橫排印刷，用「」实在不很好看。“”在橫行文稿中是美观的，而且也省位置，但它却不能独树一帜。因为自从橫排印刷以后，引号也使用了“”，这就常会在書名号与引号之间发生混乱，不是那么鲜明。

此外，现在有些报刊杂志，在使用書名、篇名号时，往往同一期中也不一致，或则是这一篇文章里用《》，另一篇文章则用“”，或则是書名用《》，篇名却用“”，这种情况不但不美观，而且会混乱人们的视觉，应迅速统一。

语言各个部分都需要规范，作为标点符号组成部分的書名号，也应该取得一致，尽快地规范起来。这是我们的要求，希望各出版社能够重视这一工作！



# 无条件句里并列成分的連詞問題

徐志清

朱德熙先生在《从作文和說話的关系談到學習語法》<sup>①</sup>一文中，談到无条件句中的并列成分時說：“‘無論’‘不管’‘不論’后邊的詞語總是有選擇性的。因此跟在后头的如果是并列的几項，当中就只能用‘还是’‘或是’之类連接，不能用‘和、跟、以及’之类連接。”还举了一个例子，說是“只能說‘不論城市还是乡村’，不能說‘不論城市和乡村’”。我認为这种說法是值得提出商榷的。

最近我从《毛澤东选集》、《魯迅全集》(一、三、四、九卷)、党和政府的部分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紅旗》等报刊中收集了130个例句。从这些例句来看，“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的几項，既可以用“还是、或是”之类連接，也可以用“和、及、以及”之类連接，有的根本就无需連接詞語。就拿“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并列成分來說，就有下面三种型式：

無論在城市或者农村(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無論在城市和农村中(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無論农村城市(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

在我收集的130个例句中，用“还是、或是”之类連接的共有41个句子，固然是占相当的多数；可是，用“和”之类連接的就有24个句子，数量也不算太少。这也可以看出：“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的几項，用“和”之类連接的，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現象。例如：

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許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毛，三，797)

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在肯定和否定，正和反迭用，表示二者選擇其一的时候，并列成分还可以用“与”連接。例如：

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蕩，这些作者，是無論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魯，四，237)

記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尝不發生攻击教員，反对校長的事，然而無論反与正的那一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权衡，从沒有遇見過以“利”的方面为取舍。(魯，九，9)

也有用“及”或“以及”連接的：

不論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

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給以保护。(三，1093)

無論在生产管理方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員生活福利工作方面，以及一切其他工作方面，都必须貫徹行这个原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有的并列成分，用“甚至”來連接：

在新聞工作中，無論是在編輯、采訪，甚至出版、發行工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主觀与客觀之間的唯證的关系。(邓拓：《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聞工作》載《新聞战线》1959年第9期)

由此可見，“無論”“不管”“不論”后面的并列几項是可以“和”“及”“以及”之类連接的。

还有一种情况，“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几項，可以不用任何連接詞連接，而是用頓号或逗号并列的几項隔开。例如：

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組織民众团体；無論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兒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的政治覺悟和斗争情緒提高的程度，将其組織在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漸地發展这些团体。(毛，二，414—415)

辯証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毛，一，291)

还有因为并列成分关系密切，不必用頓号或逗号隔开而紧紧連在一起的法，这类用法自然也不需要再插进“和”之类的連詞。例如：

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貧苦者應該規定免稅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論工人农民，均須負担國家的賦稅，不應該將負担完全放在地主資本家身上。(毛，二，764)

無論中外，誠然都有偶像。(魯，一，406)

我們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論大小的胜利，在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損伤敌人一部分馬器物。(毛，二，473頁)

此外，还有“無論新的旧的”(魯，一，413)，“不論党政軍民男女老幼”(毛，三，915)，等等。

如上所述，在无条件句中，“無論、不管、不論”后面并列的几項，用不用連詞，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用“和”之类連接同用“或是”之类連接也有情况的差別。

最后，还要指出一种情况，无条件句中并列成分当

① 見《新聞战线》，1959年第5期。

不用“或”之类或“和”之类连接，而用“也好，也罢”，或者用判断词“是”连接。例如：

- 1) 不管是主要矛盾也好，次要矛盾也好，这中间还有个主要矛盾方面。（邓拓：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
- 2) 无论美国和英国在中东使用武力也罢，污蔑中东人民是侵略者、间接侵略者、受了苏联和阿联的煽动、忠于侵略者也罢，历史的潮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人民日报，1958年7月21日社论）
- 3)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毛，三，1004）
- 4) 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九，26）

上面例3、4在“不管、无论”后面连接并列成分的“是……是……”，看来应当同“或是”相近，可是不妨也看成别具一格的用法；至于例1、2里用的“也好，也罢”，虽然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可是也是这种句式中应当注意的一种用法。

“语法是从具体语言里归纳出来的造句的规律”（朱德熙先生语），而任何规律都可能有例外，自然不能以个别概括一般；但是，象上面所指出的无条件句中“无论”之类后面只能用“或是”类之连接这样的说法如果算是个造句的规律的话，那末，这条规律的概括性就很成问题，因为如上所举，例外的情况不仅不是个别的，而且已经多得不成为“例外”了。

## 書名号應該統一

平 群

在書刊直行排印的时候，表示書名、篇名的符号，是用~~~~标在文字的左边。由直行改为橫行排印以后，这一符号基本上被废弃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相应地确立一个代替它的规范的書名号。目前，一般書刊使用的書名、篇名号形式不一，有点混乱。比如，有的使用「」，有的使用“”，有的使用《》，也还有仍然使用~~~~的，就手头上的报刊随手举几个例子：

「国家报」、「时代报」和「消息报」都发表了社论，庆祝植树节和「自由节」。（江西日报1959年3月23日第四版：新华社巴格达消息）

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列宁认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同工人农民一起去劳动。（红旗，1959年第6期第1页）

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都写出了《馮友兰哲学思想批判文集》，批判了馮友兰的《新事论》、《新理学》等书……（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4号，164页）

他的剧本战斗的洗礼和黄果树，在国内和苏联都获得极高的评价。（困难的形势，128页）

就目前出版物的情况看来，書名号实在应该有迅速规范的需要。尽管这种符号仅仅表现在书面语言中，但是，如果这一刊物跟那一杂志各有不同的書名号，人们看起来总是感到不舒服、不习惯，甚而不方便。

在考虑采用哪一种符号作書名号为好的时候，我认为必须从下面两方面出发：1)要美观、大方，使人看起来感到舒服；2)既然是書名号，就应该独树一帜，不要同别的符号混淆。从各报章杂志已用的符号来看，还是以《》为好。~~~~不适合于橫排印刷，用「」实在不很好看。“”在橫行文稿中是美观的，而且也省位置，但它却不能独树一帜。因为自从橫排印刷以后，引号也使用了“”，这就常会在書名号与引号之间发生混乱，不是那么鲜明。

此外，现在有些报刊杂志，在使用書名、篇名号时，往往同一期中也不一致，或则是这一篇文章里用《》，另一篇文章则用“”，或则是書名用《》，篇名却用“”，这种情况不但不美观，而且会混乱人们的视觉，应当迅速统一。

语言各个部分都需要规范，作为标点符号组成部分的書名号，也应该取得一致，尽快地规范起来。这是我们的要求，希望各出版社能够重视这一工作！

## “不管”后边不能跟上并列成分嗎？\*

竹 安

“不管”用在表示无条件的复句里，后边不是帶疑問代詞就是帶对举的联合結構，这是很普通的語法現象。但是，对举的联合結構究竟是指哪一种呢？是不是交替式和并列式都可以？这个问题很值得討論。

先从語言史上来看。在先秦的文献里，“无”的語法意义已同后来的“無論”“不管”等相当，不过那时后边跟上的对举联合成分中間是不用并列連詞的。如：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論語，堯曰篇）

无巧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墨子，法儀）①

汉代以后，才出現帶有連詞“与”的并列成分。例如：“然天下无賢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俠者皆引以为名”（史記，游侠列傳）。但以中間不用“与”为常。后来“无”逐漸为“無論、不論、不揀”等所替代，后边帶疑問代詞的新形式也就出現了，如：“財物庫藏，任意般將，不管与誰，进（尽）任破用”（八相变，敦煌变文集，338頁）。至于帶“与”类連詞的，在唐五代的作品里可以找到較多的例子。②如：

洗浣無論朝与暮，驅馳何憚热兼寒。（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敦煌变文集，683頁）

不論富貴与高低，皆似水中墨一片。（維摩詰經講經文，同上，586頁）

旬日敕文天下遍，不論州县配（义如“和”）乡村。（捉季布傳文，同上，54頁）

不揀四生兼六类，尽得无余証涅槃。（金剛般若波罗蜜經講經文，同上，439頁）

宋和宋以后的白話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如：

或問：“不拘靜坐与应事，皆要事一否？”（朱子語类輯略，叢書集成本，卷2，72頁）

春風得意总繁华，不論桃花与菜花。（醒世恒言，卷17，331頁）

他不管娘子肯与不肯，竟托書店里人把房子轉了，拿了銀子回来。（儒林外史，卷20，197頁）

以当代作品而論，單看毛主席的著作，也就可以知道“不管”一类連詞后边是可以跟上并列成分的。例如：

总之，那时統治階級及其帮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毛，三，853）

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对階級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毛，三，888）

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毛，三，817）

上例3虽然从結構上看是并列成分作修飾語，但是从

意义上理解，还是指对举的两件事。至于并列成分由个包含疑問代詞的詞組組成，那更不用說了。如：

我們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現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样借談判为拖延時間、搪塞的手段，只要他們一旦願意放弃其錯誤的現行政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复談判的。（毛，三，1092）

上面是从縱的方面看到的一些語言事实。至于橫的方面，我們还可以从現代方言看看是不是还有类似的形式。

以我所知道，在吳語里至少有两种說法是很普遍的：1）勿管A，也[aʔ]勿管B，都C。（如：勿管張也勿管李四，統統要去。）2）隨便（相当于“不管”）A絡[lə]B，都C。（如隨便條絡俚，总归一样格）“…，也…”和“…絡…”都是表示并列关系的，这也可以証明“不管”后边帶有并列成分，既不限于書面語也不限于一种形式，而是有廣泛的語言基础的。

最后，我想从事理上分析一下究竟“不管”后边不能帶并列成分。为了說明簡便，我們且看“不管”后边帶疑問代詞的那种形式。（如：不管是誰，都得遵校規）。疑問代詞除了表示疑問或者反詰，还能表示概括。这兒說的疑問代詞当然屬於后者。所謂“概括”有“任何一个”或者“所有各个”的意思。“任何一个”是“A，或B，或C，…”也就是交替式的；“所有各个”就是“A+B+C…”也就是并列式的。“不管是誰”“誰”，我們把它理解为前者固然可以，可是何尝不可理解为后者呢？

总起来說，我們認為：1）“不管”一类連詞后边帶有并列成分，是个汉语史上的既成事实，自汉代到今天沒有中斷过；2）“無論”复句中偏句帶有并列成分，限于一种形式；3）“不管”一类連詞后边帶有并列成分，从事理上講也是講得通的。可見，“不管A和B”“不管A或者（还是）B”这两种形式在目前是并存的。

\*《中国語文》1959年5月号“語文短評”栏內，王兆銘志肯定地說：“‘不管’的后面不能有并列成分，‘和’應該用‘或是’或‘还是’”。意思是說，“不管、無論、不論”这些連詞后边只能跟上交替式的联合成分，不能跟上并列式的联合成分。我認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而提出本文的看法。

① 轉引自楊樹達《詞詮》卷八，539頁。

② 呂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23章中也曾引过几个同类性質的例子：“不論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嚙空陵”（唐人詩）



## 我們怎样在“語言学引論”課程中联系实际

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語言学教研組

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的語言学引論課程，在党的领导下，努力貫徹三結合的原則。在教学中，我們力求联系我国語文工作的实际，貫徹党的語言政策，使學生通过这门課程的学习，能初步掌握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基本理論，以便将来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貫徹党的語言政策、辨認与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打下基础。指导學生解决我們語文工作的实际问题，是开设論課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我們想談談經過教学实践之后，我們是怎样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根据民族学院的特点，我們在进行党的語言政策的教育，給同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武器时，最重要的是联系少数民族語言工作的实际。民族語文工作中两条道路斗争是貫串在工作的各个方面的，如果集中在一章講授就不容易講得深透，如果具体到課程的各个部分去講授，就可能闡述得比較深入，同学也更容易接受。因此，有关党的語言政策，就分散到各个章节中去。下面，我們就来談談我們在引論課中联系实际的

形。講到語言的分化和統一的問題时，就必須讓同学了解历史上的两种融合：一种是阶级社会中統治民族强迫同化，这是我們坚决反对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民族的共同生活而产生的自然的融合，这必然的趋势。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形成了团结、大协作的新局面，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共同繁荣的新的民族关系。随着經濟文化上的日趋一致，語言的共同点也必然大大增多，差异点大大减少，因而互相接近的融合的过程中。各兄弟民族語言向汉靠拢，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必然趋势，民族語文工作者必須促进这一規律的發展，任何違反这一規律作法都是極其錯誤的。在講授中，并应着重批判部分民族語文工作者所存在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异、分、純”的傾向。在方言这一章中，不仅要讓同学懂得一般的方言論，还必須要讓学生懂得如何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来分方言，区分方言及独立的語言，教育學生在实际工作中，必須以祖国統一、民族团结为前提，否則，單从业观点出發，就会犯錯誤，甚至会造成政治上不良影响。

在标准語这一章里，除了应給学生以文学語言的基础知識之外，重点是放在我国各兄弟民族标准語的建立的問題上。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些兄弟民族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标准語，因此，究竟应如何选择基础方言来建立該民族的标准語，就成为同学们急需掌握的知識。同时，在講授中并应注意到該民族标准語的推广和规范等問題。

在詞汇学中，要着重联系的是我国各兄弟民族語言目前最突出的新詞术语和借詞問題。应使同学们認識到，为少数民族制定新詞术语的工作，应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群众路线与科学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及各民族共同繁荣發展的原則来进行。目前，肯定应以吸收汉语借詞为丰富民族語詞汇的主要手段。为了增加各民族語的共同成分，汉语借詞不仅应以音譯为主，并应根据汉语拼音方案用普通話来拼写。在这个确定不移的原則下，又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別采取不同的步驟。在講授中，必須批判对民族語的丰富發展以及对民族团结極端有害的所謂“一挖、二創、三借”的公式。在講授及討論时，还应注意糾正部分同学在这个問題上所表現出来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傾向，以及其他一些片面的看法。

除了汉字改革以外，为兄弟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的問題，当然是文字这一章的重要內容。首先应肯定党和政府几年来为兄弟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的光輝成就，并闡明党在解决民族文字問題方面的方針政策：像怎样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某一民族单独創立文字，某一民族采用文字联盟或不創文字；像如何根据国务院批示的五項原則来解决少数民族字母的形式問題，民族文字的推广問題，以及民族文字的作用問題等等。

在語言分类問題上，不仅要重点介紹国内民族語言的系屬关系，同时还應該根据实际情况批判过去资产阶级学者在处理国内民族語言分类問題上的一些錯誤論点，并指出其在政治上的不良影响。

不仅在講課中要联系实际，在課堂討論中更应联系实际，通过討論，解决同学们思想上的問題，使他們真正地接受党的語言政策，为将来用之于实践打下基础。像在討論語言的分化和統一这一章时，我們即以“目前我国各民族語言發展的基本趋向”为題，讓同学

們用他本民族語言的發展情況來說明我國各民族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還要求同學聯系思想，辯論與本民族有關的具體問題：像布僮文字聯盟問題，為什麼必須首先向主體民族借入詞匯，以及漢語借詞在民族文字中應如何拼寫等等問題

討論是在教師、課代表、班長組成的核心小組領導下進行的。事先了解同學們存在的問題，按各族語班進行討論。一些不能解決的重大問題，就請有關的領導同志來解答。對這種討論的方式一般反映較好，同學們認為能夠解決一些問題。如有的同學就反映說：“我本來認為借詞太多會影響本民族語言的特點，不願多借漢語，經過討論，認識到這是一個豐富和發展本民族

語言的必然規律，對本民族的發展以及民族間是有利的。”

聯系實際的工作我們還只是剛剛開始，還有一些缺點：如課程對大躍進新形勢下我國語言新面貌及民族語文工作中提出的新問題反映得不够；對黨的語言政策以及反映在民族語文工作中條道路的鬥爭的教育只限於個別的具体問題上，未能形成一個有機的體系；等等。

引論是一門黨性、戰鬥性很強的課程，因此，按照黨的指示，繼續貫徹三結合的原則，緊密結合語言政策和各兄弟民族語言的實際，以便發揮它的戰鬥作用。

## 布拉格語言學派近況和捷克的語言研究協會

《中國語文》1959年4月號《語言學名詞解釋》93則，提到了“布拉格學派”，筆者曾訪問過該學派的有關人士，了解情況如下：

布拉格學派的創辦人，當時（1932年）有馬德修斯（Mathesius）、德倫卡（Trnka）、哈佛拉奈克（Havranek）、雅各布森（Jakobson）。現在馬德修斯已故。德倫卡在布拉格查理士大學語言學系任教授，仍為該學派的主要負責人。哈佛拉奈克是捷克科學院捷語研究所所長。雅各布森現在美國。

該學派的公開刊物是《布拉格語言學會學報》（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從1932到1939，八年里共出版了八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出了兩卷，最近還有三卷將要出版。

布拉格學派是結構主義學派。當時在布拉格還有一個語言學組織是“斯拉夫語言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Slavic Linguistic），屬於非結構主義學派。布拉格學派在當時還算是左翼性質，在會刊中常常有介紹蘇聯方面的文章。捷克解放後，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被介紹進來，結構主義便被認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而那時不大有人研究它。直到最近，才開始批判地接受。

不久以前，捷克當局為了消除各科學研究部門的

分散隔閡現象，由科學院對一些研究機構作了調整。語言學組織方面，把上述的兩個組織——拉格學派和斯拉夫語言研究協會合併，成立了“語言研究協會”（Jazykovědné Sdružení）。這是在捷克研究普通語言學和捷克語言學的高級組織。這個協會1956年9月舉行成立大會，主席由科學院院士，查理士大學語言文學院院長荷拉萊克（Horálek）擔任。組織的工作任務是：鼓勵推進普通語言學、比較學、捷克語和斯拉夫語的研究工作；加強文學語言教育工作。工作方針是本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促使語言科學專業工作人員經常同語言科學上的專家接觸；並加強對高等院校、科學院以外的語言學人員的聯系和照顧。規定這個新組織必須繼承前研究工作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布拉格學派”的，因為捷克語言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已起過很大作用。還強調應該吸取國際間語言研究工作的經驗，為爭鳴創造條件。

這個協會不屬於科學院，但是同科學院捷語研究所所有密切聯系，該會的秘書丹納許（Dr. F. Daneš）任捷語研究所近代文學語言組組長。至於以後的會刊是否用新協會的名義還是用舊名義出版，還不清楚。

（齊水）



## 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能夠不講漢語音韻學嗎？

梁 振 仕

从1958年下半年起，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漢語大綱(包括現代漢語、古漢語和語言學基本理論知識)取消了古漢語中的音韻部分；其它許多師範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據說這是因為“中學課本中作品和中國古典文學課所選作品在語音和詞義上較完善的注釋，根據中學語文教學的要求，又不需音韻和詞匯上做更深入的分析……同時學生可以通過自學參考資料的方法來獲得有關的知識”(漢語，40頁)。因此，古漢語就只講語法上的問題。

是不是僅僅因為“根據中學語文教學的要求”或中本在語音上有“較完善的注釋”就可以取消漢語音講授呢？我看這樣做不很適當。教學改革的精神是厚今薄古和古為今用，批判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教學質量，而不是大量削減教材或降低質量。陸、蕭、葛信益三先生在《古漢語課如何為今服務》(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119頁)談到語音教學的問題，但是陸先生等又認為這個“不算太重要，因為只有念的時候，才會發生，如果不念就不會發生。念有什麼問題呢？就是對文言生字按反切讀不出音來，或者讀不準確。因此，我講音，就只要針對這一點，不宜牽扯過寬。譬如講反切原理，再講一講舊的反切和現代標準音的對律，使學生會按規律去發音就可以了”。

問題是不是這麼簡單呢？我們認為漢語音韻不但，並且還要系統地講，不能限於“講一點反切原理的對律”。講授漢語的目的恐怕也不僅僅是使學生會“按反切”去讀文言的生字(念古典作品是否要按古反念，我們姑且不去討論它)，學習漢語音韻應該還重要的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

首先，通過漢語音韻的學習，可以使學生了解現代語音的歷史繼承性。現代漢語方言的語音是很複雜，有些現象似乎不好理解，但是我們如果拿音韻學去分析，便可發現它們的發展分化都是有規律的。比方說，在現代北京話中，聲母[ts][tsʰ][s]和[k]x是不能跟[i][y]兩韻和以[i][y]起頭的結合韻(但有許多方言都可以相拼)，如果我們不懂得音變的道理，就無法得到比較圓滿的解釋。又如漢語方案中的an、ian、uan、üan實際讀音是[an]、

[iæn]、[uan]、[yæn]，同學們常常問：為什麼不按照實際語音來設計方案呢？人們都說[ian]讀如[iæn]、[yan]讀如[yæn]是音變的結果。說“音變”是對的，但為什麼不用準確的符號來標記音變後的實際語音呢？所以，用音變來解釋這個問題，還是不能令人滿意。我想，假如我們用音韻學的道理來解釋，這個問題是很容易理解的。an、ian、uan、üan來自山攝各韻，山攝開口一二等(後來的開口呼)沒有介音，開口三四等(後來的齊齒呼)有介音[i]，合口一二等(後來的合口呼)有介音[u](w)，合口三四等有介音[iw](後來的[y]，即撮口呼)，於是山攝各韻發展為現代北京話就成為：開口呼的an，齊齒呼的ian，合口呼的uan，撮口呼的üan。

可見，漢語拼音方案中的an、ian、uan、üan是根據漢語音韻學的歷史傳統來擬訂的。通過這種歷史的分析，自然就能更深刻地了解漢語拼音方案，同時也就更能更深刻地了解現代漢語的語音。

雙聲迭韻在漢語里是用得極為普遍的概念，可是這往往指的是古代的語音現象，比如“警告”在現代北京話並不是雙聲，而在古代却是雙聲(現代廣州話、廈門話、客家話仍為雙聲)；反過來，“經濟”在現代北京話是雙聲，但在古代却並不是雙聲(廣州話、廈門話、客家話仍非雙聲)。同樣“出入”在現代北京話是迭韻，而在古代却並不是迭韻；反過來，“差池”在古代是迭韻(同屬歌部)，而現代北京話都不是迭韻。這些現象，如果缺乏歷史音韻知識，就很難找到滿意的解釋。

在舊體詩詞中常常要講究平仄。不要以為平仄問題很簡單，事實上如果不知道古代漢語的聲調系統，也就很難弄通平仄問題。古入聲在現代北京話里已變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各調，如果不知道古入聲的系統，怎能不會誤認許多詩句都不合平仄呢？

大家知道，前人把研究漢語的學問稱為“小學”，音韻學就是“小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輩學者有許多傑出的音韻學著作，這些著作一直到今天都還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當然是要接受的。如果我們拒絕前人的一切科學遺產，什麼都另起爐灶，那將會走許多冤枉路。

為了培養師範院校中文系學生成為具有本門專業的豐富基礎知識的語文教育工作者，我們是應當要求他們充分掌握漢語音韻的知識的。



## 关于語言的社会性和使用語言的階級性

單 祖 华

《中国語文》1959年2月号王德春同志的《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一文，从很多方面闡述了毛主席不仅在實踐方面是一位使用語言的巨匠，就是在語言理論方面也有許多指導性的意見。文章总的立論很好，我們認為這篇文章對我國語言學工作者學習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將會起很好的影響。但是有一點我們不敢苟同，現在提出來同大家討論。

王德春同志說：

大家知道，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語言對社會各階級是一視同仁的。它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卻是：“人們、個別的社会集团，個別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為自己的利益服務。”這兩個方面是一個辯證的統一體。

我們不能同意上述說法，理由如下：

第一，語言是社會現象，按其本質特點來說，它是千百年來許多社會所有階級所共同創造的，也是為了滿足社會所有階級的需要。因此語言只能是全民的，不能是階級的。語言的本質只有這一重性質。這就是斯大林所說的，語言“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替社會所有的各個階級服務”。<sup>①</sup>而王德春同志卻認為“語言是沒有階級性”“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使用語言的階級性”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只有這兩個方面“辯證的統一”起來才構成所謂整個的“語言”。很显然，王德春同志把語言的本質分成了一個半斤一個八兩的兩個部分，把語言的全民性這個本質特點改換了。“只要語言離開這個全民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另一些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時，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它就會終止其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它就會變成某一社會集團的同行語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終消失掉。”（5頁）這就清楚地說明語言的全民性這個本質特點是語言的生命綫。

第二，王德春同志所引“人們、個別的社会集团……”這一段話是出自《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為了不致錯誤地理解原意，這裡有必要把那段話的全文引在下面：

上面已經說過：語言作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替一切階級服務。在這一方面語言表現出對於社會各階級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個別的社会集团、個別的階級對於語言遠不是漠不關心的。他們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為

自己的利益服務，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匯，特別的術語，特別的用語，強加到語言中去。在這方面，那些脫離人民和輕視人民的有產階級上層，如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特別厲害。（10頁）

斯大林在這裡首先着重說明的是語言“同樣地替社會一切階級服務”，但是，並沒有忽視“人們、個別的社会集团……”對語言的關心，這正是從全面看問題的方法。然而斯大林決沒有向我們說什麼“語言的全民性是一個方面，使用語言的階級性是另一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才是整個的語言”。可見，王同志的引文帶有主觀性的。再者，還應該看到：那些“極力設法利用語言為自己利益服務”的“人們、個別的社会集团”是“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表現得特別厲害”。可這樣說，那都是貴族、資產階級這些剝削階級干的，光明磊落的無產階級決不去干，沒有必要去干這種事。斯大林的指示正是這樣，他說：“他們（指貴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引者注）創造‘階級的’習慣語、行語、客行‘語言’；在有些著述中常常把這些習慣語和行語錯誤地當作語言。”（10頁）在語言學史上，十七世紀至十四世紀的英國封建主有說法國話的風氣（59頁）“俄國貴族有一個時候在宮廷里和客廳里愛說法國話的癖好”。那些“有產者拿自己的生意習慣語弄髒了統一的民族語言”。（15頁）而語言學上，絕沒有勞動人民、無產階級製造階級語同行語和髒民族共同語的記載！

第三，我們要怎樣地才能說明語言是階級鬥爭的武器呢？斯大林說得十分明白。他說：“可見沒有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在這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21頁）道理是再明顯不過了，從“沒有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崩潰”這一點來說，語言既是交際工具，也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即沒有共同語言也就沒有人類社會。我們的有些同志卻錯誤地認為語言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一英明論斷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理解為：語言能幫助某一個階級進行社會鬥爭，（下轉342頁）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頁。所引只注明頁數。

# 语文短评

591 周谷城对馬特等的观点提出了四点困难，…。(光明日报 1959年3月12日3版)

对“观点”提出了“困难”，实在费解。試改为：“周谷城对馬特等的观点提出了四点在理論和实践上的困难，…”，或者改为：“周谷城对馬特等的观点提出了四点疑难…”。(韓兆德)

592 广大青年中的劳动高潮和学习高潮交織發展，已經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报 1959年3月17日3版)

与“高潮”相关的动词是“掀起”，很少說“發展”，說“高潮”“交織”的就更少了。可把“交織發展”四字全部删除，句子会显得更洗煉，对句意的表达也无影响。(孙建讓)

593 怎样对待簡化汉字問題，我們推荐讀者最好看一看《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三版讀者来信栏內溫港写的《必須正确地使用汉字》一文。(中国語文 1959年3期，136頁)

“推荐”的是文章，然而这里“《必須正确地使用汉字》一文”已經作了“看一看”的宾語，而“讀者”倒成了“推荐”的宾語。显然是不合邏輯的。可把“推荐”改为“請”，或者改为：“向讀者推荐溫港所写的《必須正确地使用汉字》一文(發表在1959年3月1日《光明日报》第三版讀者来信栏)。”(宋玉柱)

594 全大队的指战員都佩戴着亮堂的步槍、手槍、輕机槍。(旅行家 1958年6期，3頁)

“佩戴”一般只指把小的飾物等戴在头上、身上。如：“佩戴工作証”、“佩戴光荣花”等。手槍尚勉强可用佩戴，步槍就无法佩戴了，輕机槍更不能佩戴。因此应把佩戴改为“带”或“携带”。(松風)

595 从西边走来一个人，带着深度眼鏡，年紀虽然不大，却举止斯文。(新观察 1958年15期，21頁)

年紀大不一定就会举止斯文，年紀輕也并不見得举止粗野，因此，“虽然…却”完全可以删去，删去后句子原意也不会發生变化。(松風)

596 农业方面，1959年粮食的增产量計划为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并且要求适当减少薯类的比产量，增加小麦、水稻、玉米等的产量。(人民日报 1959年1月1日3版)

“比重的产量”不妥，删去“比重的”三字亦不影响文义，或者改为“…减少薯类产量的比重…”。(盧延权)

597 他們也进行劳动和生产，有自己的羊群、魚湖、砍伐、搬运木材，用自己的手，建造标准的营房。(人民文 1959年2期，90頁)

“有自己的羊群、魚湖”說得通，“有自己的砍伐、搬运木材”就說不通了。可以这样改：把“砍伐、搬运木材”移到“用自己的手”后面，“魚湖”后改用逗号，句子就通了。(一兵)

598 从这段記述可以看到：富裕中农的奶牛在形式上虽然入社了，但是心里不服。(文艺报1959年4期，13頁)

看起来是“奶牛心里不服”，其实心里不服的是“富裕中农”。可改为：“…富裕中农虽然形式上把奶牛入了社，但是心里不服。”(一兵)

599 或者是在成了家之后，只要求妻子照料好家务或照顧好自己的生活就行，至于妻子在政治上的进步和工作上的开展，就不以为然了。(中国青年 1959年7期，28頁)

“不以为然”是認為不正确的意思。只要求妻子照顧家务和照顧自己，并不一定就对她的政治上的进步和工作上的开展不以为然。显然这里应換上“并不关心”或“不加过問”之类。(宋玉柱)

600 感謝你对党的忠誠和无畏，子荣同志。(曲波：林海雪原 172頁)

作者的原意是：感謝你对党的忠誠，感謝你的无畏，“无畏”是和“对党的忠誠”并列的。但是，句法上“忠誠”与“无畏”并列，容易使人誤解为感謝你对党的忠誠，感謝你对党的无畏。可改成：“感謝你的无畏精神和对党的忠誠…”或“感謝你对党的忠誠和对敌人的无畏…”。(盧延权)

601 公元1644年…这样，殘暴腐朽地剝削农民的朱明王朝…推翻了。(北京景山公园“明崇禎皇帝自縊說明”)

“腐朽”二字可刪，或在“朱明王朝”前加“腐朽的”，因為“腐朽”不能修飾“剝削”，只能修飾“朱明王朝”。（周有光）

602 器材裝上飛機，在7月28日下午3時正，振翼前進了。（人民文學 1958年10期，34頁）

“振翼前進”的自然然是“飛機”，而從字面上看却是“器材”。“飛機”和“器材”應掉換一下位置。第二個逗號也可刪去。（遠）

603 我廠奉上级指示合并長沙重型機器廠。（新湖南報 1959年3月13日4版）

“合并”用得不得當，應改為“并入”，或改成這樣：“我廠奉上级指示与長沙重型機器廠合并。”（一兵）

604 首先由省府委員周國興同志介紹了半天以前從庭哥到北山以及全自治區的革命鬥爭情況。（人民文  
1959年3期，90頁）

原意是周國興同志以半天的時間，介紹了以前庭哥一帶的革命鬥爭情況。但由於說得不清楚，中間又未用逗號點開，因此  
上去好象是他所介紹的是“半天以前”剛發生的鬥爭情況。最好改為：“周國興同志化了半天時間介紹了以前從……”（松）

605 楊曉冬急于要見高自萍，要銀環馬上帶他去，后者雖然為高自萍的態度擔心，也說不出拒絕的話來。  
（李英儒：野火春風鬥古城，41頁）

“后者”是指誰？从句法上看是“他”，但從上下文看應當是“銀環”，這裡不應當用“后者”來代替“銀環”。（王漫萍）

606 黨的領導真偉大，農民變成工人化。（長春 1958年12期，36頁）

名詞“工人”後加了一“化”字，已變成動詞了，因此就不能拿來作動詞“變成”的賓語。可以把“變成”改為“逐步”。（韓曉）

607 不管洞身再窄，空氣再不好，時間有多長，他都能够忍受。（李英儒：野火春風鬥古城，27頁）

這個句子，若是單說“時間有多長，他都能够忍受”，就應該用“不管”；單說“洞身再窄，空氣再不好”，就得用“儘管”。現在把  
“不管”和“儘管”兩種格式揉合在一起，湊成一個句子，用上“不管”，這就不妥了。改法有二：1）“不管洞身怎么窄，空氣  
不好，時間有多長……”；2）“儘管洞身再窄，空氣再不好，時間再長……”。（王漫萍）

608 大專學校中的青年師生和科學研究機關中的青年……在向尖端科學技術進軍方面，開始取得了初  
輝煌成績。（湖北日報 1958年12月4日3版）

“開始……初步的……”有迭床架屋的毛病。1）為使句子簡潔，可去掉“開始”；2）既然是“初步的”，後面的“輝煌”是否言之過  
以後取得了更大的成績又用什麼話來說明呢？“輝煌”可刪。（孫建謨）

609 你認為妻子各方面都比自己低一些，才能够听从“指揮”，并且才能够在感情上和生活上等各方面  
和照顧自己，滿足自己的各種要求。（中國青年 1959年7期，28頁）

既然有了“上”，就不必要再用“方面”，要“方面”就丟掉“上”。“等各方面”也說不通。改法：1）“……在感情上和生活上  
……”；2）“……在感情和生活等方面體貼……”。（宋玉桂）

610 任何工作包括文學創作在內，生活實踐固然很重要，但書本理論知識也是絕對不可忽視的。（中國青  
1959年7期，29頁）

1）前邊寫了“任何工作”，後邊卻談的是“生活實踐”和“書本理論知識”，至使“任何工作”懸了空。應該在句首加上  
于”。2）在“工作”後邊應加個逗號，或是把“包括文學創作在內”加上括號。（宋玉桂）

611 他對工作很勤勤懇懇，能吃苦耐勞。（新聞日報 1959年1月15日2版）

“勤懇”重迭後就帶有“很”的意思。這裡的“很”字應刪去。（賈雙虎）

612 母親全身一陣緊張，她預感到一場暴風雨就要蒞臨了。（馮德英：苦菜花，8頁）

“蒞臨”習慣上是指尊貴的客人的到來。這個文言詞用在這裡，氣氛不對。可改用“來臨”。（殷之華）

613 干劲冲天，日以繼夜地忘我勞動。（文匯報 1958年11月11日1版）

“夜以繼日”是個成語，同韓愈《進學解》“焚膏油以繼晷”一樣意思，是說日不足，故繼之以夜。現在誤作“日以繼夜”，是因  
不足而繼之以日，于理不順。（陸琛）

614 由於車輛彈簧的材料是高碳鋼，而一般的焊條芯是低碳鋼，故焊接起來往往質量滿足不到要求……  
（光明日報 1959年3月4日2版）

某種東西不合要求，可以說成“滿足不了要求”或“達不到要求”，說成“滿足不到要求”就顯得很别扭。根據這句話的意思  
改“滿足不到要求”為“達不到要求”。（王杰昌）



## 对《高举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紅旗前进》 一書中几个問題的意見

刘 新 友

《高举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紅旗前进》这本书，《中文》1959年2月号已有評介。这里仅就这本书中到的几个問題提一些意見，希望这本书能臻于完

1) 書中在闡述語言的發展規律时，摘引了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的这段話：“語言的發展不是用消灭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用扩大和改进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語言一种質过渡到另一种質不是經過一下子消灭旧的和立新的那种办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新结构的要素的积累，經過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来現的。”接着編者进一步闡發了对这段話的理解：“語言的突变(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是不可能的，而也是沒有必要的，……”(見原書24頁)。这虽然只关系到两个字之差，但是不能不說明这是編者一种認識反映，关系到我們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斯大林的這話。显然，書中把“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創造”，說成这是語言的突变，因而在談到“語言的变不可能”的时候，才把“消灭現存的語言，創立新的語言”作为“語言不能突变”的原因来提出。必須指出，大林同志在談这个問題的时候，絕不是这种观点。从面所引的斯大林同志的那段話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大林同志主張語言是会發生質变的，但是这种質变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过程来完成的，絕不是經過爆發方法，来一个語言革命。語言的發展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實現的。这里“爆發”和“突变”是根本不同的，絕不能把“爆發”用“突变”代替，更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說。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这段話，曹伯韓先生說的很清楚：“突变这个名詞，在过去我是当作質变来理解的，……人民出版社的新版本把‘突变’改譯为‘爆發’了。这就是說，斯大林並沒有否認語言的突变(質变)，只是指明这种突变不是經過爆發的过程，而是經過逐漸过渡的过程吧了。”<sup>①</sup>

2) 現行汉字是不是表意文字，这里需要弄清楚。我們知道，世界各种文字的演进都是由表形到表意，由表意到表音。汉字的发展也是如此。最初的汉字是表形的，直到秦篆，还保存了这种表形的痕迹。汉大兴，变匀圆齐整而为方整划一的笔划，汉字才徹底从表意文字的阶段。由于漢語的發展，和各个时代

人民对汉字所持有的積極态度，汉字不能不漸趋表音化。古漢語單音节詞居多，汉字是同單音节的漢語相适应的。但是，宋元以来，面对着那些“話本”，“小說”，尤其是面对着言語接近民众的今天，漢語語詞复合化了，形态变化复杂化了，这就要求汉字要承担表音的任务。那么方块汉字担当表音是否称职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汉字是承繼旧有表意类型的一种方块制文字，并不是按着音位来制定字母的拼音文字，它不能准确地記錄和表达漢語，与現代漢語严重脫节，这是方块汉字缺乏科学性的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極為突出的，不可忽視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方块汉字的結構复杂，数量繁多，其繁难足以使人見了头痛。以如此龐杂臃腫的符号体系，怎么能滿足当代人們的需要呢？郭沫若院長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會議开幕式上的致辭里說：“汉字在几千年的發展中基本上是保守着所謂‘象形文字’的体制的，但在实际上是走着音标化的道路。特別在今天語汇的組成起了很大的变化，很少用一个字来表示一个事物，絕大多數的詞是由一个以上的字来表示一个事物了。因此，汉字差不多已經成为了純粹的音标，就是表音的符号。但我們使用的表音符号，数目却未免太多了。就拿教育部所公布的常用字來說，已經就有两千个，那当然还是不够用的。这同只用二三十个符号的拼音文字比較起来，在繁难和簡易上不是有很大的悬隔嗎？”这段話，正是既概括而又生动地說明了現行方块汉字的特点。

現行方块汉字，基本上是迈入了表音类型的一种文字，同时它又保有表意类型的旧有方块制的符号体系。这是現行方块汉字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方面，也是我們必須明确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汉字的发展，看不到汉字改革的巨大意义。

因此，書中在談到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理論实践和文字改革时，說“方块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見原書15頁)，“汉字的缺点，在于它是复杂的表意文字……”(43頁)这种說法，是不全面的。

3) 同上面这个問題相联系的，書中在“文字改革”一节写道：“世界文字的發展分为三个时期：表形、表意、表音。表形的范围最小，受限制最大，无形之物就

<sup>①</sup> 見曹伯韓《語文問題評論集》。

没有办法表示。有很多概念，也不是表意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汉字在很早就不是單純的表意文字了，假借字是借字标音，形声字是以声符来补意符的不足，都和語音發生了联系。……”(見原書 44 頁)前面說“汉字是表意文字”，这里却說“汉字在很早就不是單純的表意文字了”，这不是自相矛盾么？說假借字和形声字都同語音發生了联系，那么我們看看現行汉字中，只形声字一类就占全部汉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何况每个汉字又都是代表一定的語音呢？可是書中下面紧接着又写道：“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語言以語音为其物質外壳，和語音相联系的文字是最进步的文字。”那么，方块汉字早已是最进步、完美无缺的文字了，因为有哪种文字能不同語音有联系呢？显而易见，这种写法是欠严谨的。也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認識到，文字是工具，唯有精而且便的工具才是最好的工具，精而不便的工具，并不能算是好工具。如果按書中这种說法，就会被新形声字派的先生們抓住小辮子，那就談不到什么文字改革了。

从这段話里也看到，編者把汉字的“六書”，同文字制度的演进类型，两者攪在一起，混淆了概念。看来象是說表形、表意，实則說的是象形、会意，因此“有很多概念，也不是表意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汉字在很早就不是表意文字了（其实汉字在三千二百年前头的殷周甲骨、金文时期，“六書”就已經差不多具备了。参閱傅东华著《汉字》36 頁——本文作者）……”。象这样的話也很順当地叙述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

4) 書中在談到文字改革同推广普通話关系时，只說了“推广普通話是文字改革的先决条件”(見原書 68 頁)，沒有談到文字改革对推广普通話的作用。我們認為这也不够全面。

我們知道，統一的国家，勢必要求有統一的語言以及統一的文字。因此我国在兩千年前秦統一六国时，就进行了“言語同声、書同文”的工作。解放后，我国的政

治、經濟、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統一，今天我們就更要有統一的語言和統一的文字。现实和历史要求推广普通話——民族共同語；方块汉字的严重缺点，使我們改用一种拼音文字，这也是历史的趋势和社会的要求。前面談过，文字的实质是語言，推广普通話是为文字改革作好准备，拼音文字需要以普通話为基础，語言不一，拼音文字就很难实现。如果没有統一的語音标准，每个方言区的人們用拼音字母各按其方音来拼写字，那全国将出现很多种互难交通的方言字，这样就严重地影响到人們的交际和交流思想，也直接地影响到漢語的統一。那么是否要先統一方言再进行文字改革呢？当然不是，推广普通話和文字改革是相輔相成，可以同时并进的，两者都是漢語統一工作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过形式不同，普通話是听之于耳，拼音文字是視之于眼。文字改革的工作也可以帮助推广普通話，可以利用拼音字母学习普通話，《漢語拼音報》及其它拼音讀物，也有利于語音的統一。

另外書中說“如果拼音文字按照方音拼写的話，那么全国就将出現許多种文字”(着重点为本文作者加。見原書 68 頁)，这种說法也是不妥当的。我們以說汉字和苏联所使用的文字，这是两种文字；未的拉丁化拼音汉字和其它国家或民族所使用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同样也是不同的文字。因为拉丁化只是字符形式問題，而其实际——文字所表达的語言是不同的，这个道理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我們每个方言区各行其是拼写本方言的字，这就可能产生多种方言字，这是脱离語言历史，脱离社会现实的作法。一个国家不只使用一种文字符号的現象誠然存在，但是我們不能說在我国同用拼音字母拼成的各种方言字是“各种文字”，因为尽管我国各方言之間的語音差别很大，甚至詞汇和語法构造上也有不同，而这种方言字所表达的語言，却都是漢語。我們看到了各按方音拼写的分歧性，却不能說“出現了許多种文字”。

(上接 338 頁)

損害另一些階級，王德春同志就是这样說的。他說：

正因为語言本身是为了各个階級服务的，所以人們在使用語言时，越發要考虑到自己的階級利益，要用語言来做階級斗争的武器了。

又說：

在階級社会里，使用同一种語言的人們的立場往往是不同的，語言服务的对象往往是不同的。如果語言成了一个階級向另一些階級專政的武器，“就是把語言和上層建筑混为一談”。

我認為，在階級社会中，使用同一种語言的人可能属于不同的階級或相对立的階級，这正說明了語言的全民性和統一性。

“什么階級說什么話”的这个“話”应当是：階級思想、階級的意識。“我們和敌人沒有共同的語言”这个“語言”应当是：我們說烏鴉是黑的，我們的敌人說烏鴉是白的。但是王同志在解釋这些現象时竟不違背斯大林关于語言本質的正确論断，而把語言的全民性引向了歧途。按照王同志对語言本質的理解，但在理論上有害，在实际上也并不是引导人們学习毛主席語言理論語言技巧的正确方法。



# 语言学名词解释 (十)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編

## 130 鼻音

鼻音是閉塞音的一种,它的發音部位和塞音完全相同,不同的是鼻音在口腔塞的同时,軟顎下垂,气流从鼻腔流出,使它在鼻腔發生共鳴而發生声音。所以鼻音其实就是塞音的鼻音,有人因而把它叫做鼻破裂音;又因为气流在口中受到阻塞而在鼻腔中則能自由通过,所以又称为通音。汉语中常听到的鼻音有[m][n][ŋ][ŋ]等。鼻音成阻期的發音也可以延續到持阻期,并可由延長,鼻音在作为一个音綴的音点或收音时就是的这种發音方法,例如普通話的“等”[təŋ]中的[ŋ]上海話“五”的口語音[ŋ]。(王)

## 131 流音

憑着对輔音呼气輕重緩急的感觉,一般把边音和顫音叫做流音,又称为滑音。音發音时气流經舌緣輕柔地滑出,可以比喻为水流,普通話的“林”[lin]中的[l];而顫音中气流通道的不开放也足以緩和本来就很輕微的爆烈性,給人一种音柔和的印象,如俄語中的мир[mir]中的[r]。人把鼻音也归入流音,这也是从鼻音發音时气流自流出鼻腔而口腔内部阻塞解除时爆烈性不强这点来考虑的。(王)

## 132 边音

边音發音时舌头的一部分跟齿齦或前顎接触,口腔中縫阻塞,声音由舌头的边輕輕地滑出,但在个别的情况下,也可能在舌的一滑出。边音通常有[l][ɫ][ɭ],汉语一般只有[l]。例普通話的“拉”[la]中的[l],英語 milk [mɪlk] (乳)俄語的 лодка [ˈlɔtkə] 中的 [ɫ]。

边音由于發音时口腔中縫阻塞而舌边开通,所以称塞通音;由于气流流出柔和,所以又同顫音合称为音。但也有些边音發音时舌边摩擦很强,例如藏語的 [ɬasa] 中的 [ɬ]。这种边音也可以叫做边擦音。(王)

## 133 顫音

顫音,也有人称为抖音。它借某个富有彈性的發音器官(双唇、舌尖或小舌)發顫动,造成气流通道开放和阻塞的急速交替而成音。这种輔音可以看作是由許多爆發性較弱的塞音构成的合音,所以又称为間歇塞音。但一般憑听感仍把它作一个簡單音,同边音相近。顫音一般有[r][R]等,

例如俄語 мир[mir]中的[r]和法語 Paris [paʁi]中的[R]。汉语沒有顫音。但北方人赶牲口的吆喝声“得兒……”[tr……]中的[r],小孩兒打嘟嚕的[ʁ]却是常听到的。(王)

## 134 塞擦音

塞擦音是由存在于同一音綴中的一个塞音和一个擦音結合而成的,所以称为塞擦音,又称为閉塞摩擦音或破裂摩擦音,例如[ts][tʃ]。我們發一个塞擦音时,發音器官在發出一个塞音后,解除閉塞而立即又造成一个縫隙,繼續發一个擦音。換句話說,塞擦音是閉塞逐漸解除的塞音。塞擦音中的塞音和擦音結合紧密,給人有一种單輔音的印象。

按照其中塞音和擦音的發音部位是否相同,塞擦音又可以分为两类:1)真性的塞擦音,其中的塞音和擦音發音部位相同。这一类塞擦音,汉语中常听到的有[ts][tsʰ][dz][tʃ][tʃʰ][dʒ]等,例如普通話“此”[tsʰɿ]中的[tsʰ]。2)假性的塞擦音,其中塞音和擦音的發音部位不相同,例如俄語 два [dva:]中的[dv]。这一类塞擦音汉语沒有。此外,也有人認為这两类塞擦音中只有真性的塞擦音才是塞擦音,所以一般所說的塞擦音也只是指的真性的塞擦音。(王)

## 135 閃音

閃音發音时是富有彈性的某个發音器官輕微地顫动一次,像是个柔軟的、閉塞不全的塞音。由于它同顫音的連續顫动不同,有人又称它为半抖音。一般語言中閃音有[r][ɾ]两个。例如英語(部分地区發音)的 very [ˈveri] 中的 [ɾ], sorry [ˈsɒri] 中的 [ɾ]。汉语沒有这种輔音。(王)

## 136 舌齿音

舌尖放在上下齿之間而略为突出所生成的音,叫做舌齿音或齿間音。摩擦音 [θ][ð] 和塞擦音 [tθ][dð] 等都屬於这一类音。这种語音在英語中相当普遍,例如 father [ˈfa:ðə] (父亲), this [ðɪs] (这), eighth [eɪθ] (第八)中的声母 [θ][tθ] 等都是。(徐)

## 137 塞音

塞音是發音器官的接触造成气流的阻塞,或阻塞后再突然打开,讓气流冲出而發的声音。汉语中常听到的塞音有[p][pʰ][b][t][tʰ][d][k][kʰ][g][ʔ]等。这种輔音的發音按發音器官动作的先后可以分为成阻、持阻、除阻三个阶段,但



發音是在成阻期或除阻期。漢語中塞音一般發音都是在除阻期，例如普通話的“巴”[pa]中的[p]。也有一些方言把某些塞音當作韻尾，這種塞音就在成阻期發音，例如廣州話“鴨”[ap]中的[p]。塞音因為有閉塞和爆發的動作，所以又稱全閉音、破裂音、爆發音或閉塞音。廣義的閉塞音包括塞音、鼻音和塞擦音三類，狹義的閉塞音就是指塞音。我們這裡指的是狹義的閉塞音。又因為塞音是一發即逝的，所以又有人把它叫做“暫音”。它是輔音的一種。（王、徐）

### 138 舌尖齒背音

舌尖與齒背接觸，以節制氣流而發出的聲音，叫做舌尖齒背音，又稱舌尖前音或尖齒音。其實，發閉塞的或塞擦的舌尖齒背音和發摩擦的舌尖齒背音的舌尖和齒背接觸的部位是不大一樣的：前者是舌尖緊貼上齒背，如北京話中的“資”[tsɿ]、“藏”[tsʰaŋ]，寧波話中的“茶”[dzʰo]，以及俄語中 там [ta:m]、дә [da:] 的 [ts] [tsʰ] [dz] [t] [d] 等都是這種情形；後者是舌尖和下齒背接觸，形成縫隙，讓氣流摩擦出去而成聲，如北京話中的“絲”[sɿ]、寧波話中的“時”[zɿ] 的聲母 [s] [z] 就是這種情形。英語中的 [s] 和 [z]，在發音的時候雖然是舌尖和上齒背接觸，但聽起來仍同舌尖跟下齒背接觸所發出的音差不多。（徐）

### 139 擦音

擦音是由於發音器官靠近，在口腔中造成一個隙縫形的通道，使氣流擠過時發生強烈的摩擦而成音。它又叫摩擦音。（廣義的摩擦音包括擦音、邊音、顫音、閃音、半元音五類，狹義的摩擦音只指擦音。這裡指的是狹義的摩擦音。）[f] [v] [s] [z] [ʃ] [ʒ] [ç] [ʝ] [x] [ħ] [h] [ɦ] 都是漢語諸方言中常聽到的擦音。

擦音的發音有成阻、持阻、除阻三個階段，但發音卻都是在持阻階段，這一點是和塞音完全不同的。普通話的“蘇”[su]、英語的 sister [ˈsɪstə]（姊妹）和俄語的 спасибо [spʲɪsɪbɐ]（謝謝）中的 [s] 就是擦音。

擦音還可以自由延長，所以又有人把它叫做“久音”。它是輔音的一種。（王、徐）

### 140 舌尖齒齦音

舌尖和上齒齦接觸以節制氣流而發出的音，叫做舌尖齒齦音，又叫舌尖中音。閉塞音 [t] [tʰ] [d] [dʰ]、鼻音 [n]、邊音 [l] [ɭ]、顫音 [r] 都是這類音，例如北京話中的“刀”[tau]、“濤”[tʰau]、“腦”[nau]、“了”[liau]，上海話中的“大”[dʰa]，俄語中的 дело [dʲɪlɐ]（事情），英語中的 do [du:]，did [dɪd]（做）中的聲母 [t] [tʰ] [d] [dʰ] [n] [l] 等都是。這些音在平常的言談中是容易碰到的，較為少見的是邊擦音 [ɬ] [ɮ]，在廣東新寧客家方言中有 [ɬ]；在國內諸少數民族的語言中，更不乏其例。它們的發音方法和 [l] 差不多，就是氣流強一些，

舌尖和上齒齦接觸後，在舌邊的两旁造成很重的摩擦，例如威寧苗語的 [ka]（游），藏語的“拉薩”[la:sa]，州僮語的 [ka]（右）中的聲母 [ɬ] 和 [ɮ] 就是。顫音的發音情況同俄語中的“р”差不多，只是舌頭稍為一些，如俄語的 рад [rad]（高興）中的“р”就是舌音。（徐）

### 141 舌根軟顎音

舌根上抬同軟顎接觸，以節制氣流而發出的音，叫做舌根音，又稱舌面後音。閉塞音 [k] [kʰ] [g] [gʰ] 摩擦音 [x]、鼻音 [ŋ] 等都是漢語諸方言中經常遇到的舌根音，例如北京話的“革”[ka]、“刻”[kʰə]，上海話“軋”[ŋaʔ] 中的聲母 [k] [kʰ] [g] 就是這類音。

半元音 [w] 也屬於舌根軟顎音，因為發 [w] 的時候，一方面固然是雙唇有所接觸，可以說是雙唇音，同時舌根也向上抬越和軟顎靠攏，有輕微的摩擦，此，它也是舌根軟顎音的一種，例如“五”[wu] 中的 [w] 就是這種情形。（徐）

### 142 音長

音長就是聲音的長短，也就是發一個音素時所經歷的時間的久暫。語音的長短同發音器官緊張時間的長短有關。音長也是構音的四要素之一。在某些語言或方言中，在音質、音高、音重基本相同的情況下，音長的不同往往可以區別詞匯意義或語法意義的不同。例如漢語的粵方音“三”[sa:m] 和“心”[sam]，詞義的不同主要是由 [a] 的音長的不同來表現的。又如英語的 eat [i:t] 和 it [ɪt]（它），德國的 Staat [sta:t]（國家）和 Stadt [stat]（城市）都是利用音長來區別詞匯意義的。拉丁語中，音長還可以區別語法意義，例如 manus（是第一格，manūs（手）是第二格。uēnit（他來）是在時，uēnit（他來）是過去時。此外，音長還同音重一樣，是構成不同語調的要素之一，是各種語言來表達說話者的感情色彩的重要手段之一。（徐）

### 143 元音交替

元音交替又稱元音轉換，或稱替換。元音交替是詞的內部屈折變化的一種，屬於內部屈折的範圍。在一個詞的形態系統里，由於詞根中元音的有規律的變化而產生語法意義起變動的情形，稱為元音交替。比方，英語的 foot（腳）是單數名詞，讀為 [fu:t]，它的複數是 feet，讀為 [fi:t]；英語的 goose（鵝）是單數名詞，讀為 [gu:z]，它的複數是 geese，讀為 [gi:z]；這裡就表現了元音 u 和元音 i 的有規律的交替。由於這種交替，詞的意義也就不同了（單數和複數的不同）。應該指出，不表示語法意義的變動的詞根內元音的不同，不是語法學上所說的元音交替。例如漢語的“塘”[tʰaŋ] 和“亭”[tʰɪŋ]，詞根中的元音並不相同，其中有元音 a 和 i 的替換，但這不是元音交替，因為這種不同並不

語法意義上的變動。元音交替是同一個詞根以內語的交替，因此，它是內部屈折的一種：內部屈折就是詞根之內表示語法意義變動的語音交替，包括輔音的交替在內。詞根之外的元音變化，問題比較複雜，例如俄語的 читала（她過去讀書），читали（他們過去讀書）牽涉到整個詞尾的變化（-л, -ла, -ло, -ли），語言學家就不把它列在元音交替之內。

元音交替可以是元音音質的交替，也可以是元音音長的交替，元音音重的交替，元音音高的交替。比方，英語 goose 和 geese 之間的交替就是元音音質交替；拉丁語 uenit（他來）和 uenit（他已經來過）之就是元音音長的交替；俄語 съѣзжать（跑一趟）和 ѣзжать（跑開）之間就是元音音重的交替；漢語“背”和“揸”之間就是元音音高（即聲調）的交替。此外，在根中，由於某種元音的出現和缺乏而形成的語法上變動，也稱為元音的交替。例如拉丁語的 es-t（他）和 s-unt（他們是），其中 [es-] 有 [e] 這個元音，[s-] 有 [e] 這個元音，它們中間有 [e] 元音和零元音的交替（高）

**44 輔音交替** 輔音交替又稱輔音轉換，或稱輔音替換。輔音交替是詞的內部形態化的一種，屬於內部屈折的範圍。在一個詞的內部系統里，由於詞根中輔音的有規律變化而使語法意義變動的情形稱為輔音交替。比方說，古代漢語“其”[gʲəg] 和“之”[tʲəg]，由於聲母輔音 [gʲ-] 和 [tʲ-] 的交替，就表現出語法意義的變動：[gʲəg] 是第三人稱代詞的領格，[tʲəg] 是第三人稱代詞的與格和賓格；又如福州方言中“此”讀做 [tʰui]，“彼”讀做 [pi]，由於聲母輔音 [tʰ-] 和 [p-] 的交替就表現出語法意義的變動，一是近指，一是遠指。應當指出，不表示語法意義變動的詞根內輔音的不同，並不是語法上所說的輔音交替。比方說，漢語里的“底”[ti] 和“皮”[pi]，雖然也有聲母輔音 [t-] 和 [p-] 的不同，却是語法學上所說的輔音交替，因為它並不表示同一詞根的詞匯意義所起的不同語法意義的變動。輔音交替是同一個詞根之內的語音交替，因此，它是內部屈折的一種：內部屈折就是詞根之內表示語法意義變動的語音交替，包括元音的交替在內。詞根之外的輔音變化，問題比較複雜，例如俄語的 читаешь（你讀書）和 читает（他讀書），雖然也有語法意義上的變動，雖然有輔音 -шь 和 -т 的區別，但是因為它牽涉到整個詞尾的變化（чита-ю, чита-ешь, чита-ет），語言學家就不把它列在輔音交替之列。（高）

**45 官話** 官話是普通話的舊稱。它指的就是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北方官話。自十四世紀以來，北方話逐漸朝著漢民族共同語

的趨勢發展，無論在國外或在漢民族內部，都以北方話作為漢民族語的代表，這樣就產生了“官話”這一名稱。所謂“官”也就是“公共”的意思，因此，到辛亥革命以後，這個名稱又被較明確的“普通話”或“國語”所替代。直到目前，延用舊稱以代表“普通話”的依然大有人在。

使用官話的地區叫“官話區”。官話區包括長江以北地區，長江以南鎮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帶，湖北（東南角除外）、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等地。占漢語地區的四分之三。

官話內部一致性極強，從哈爾濱到昆明，直線距離三千二百公里，各地人相互通話沒有多大困難。語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詞匯方面大同小異，特別是常用詞匯，如人稱代詞、指示詞、疑問詞等相當一致。語音系統比較簡單，內部也很接近。

雖然官話內部一致性很強，但依然存在分歧。根據方言的特徵，一般又把它分為四個次方言，即北方方言（又叫北方官話），分佈於河北（北京話在內）、河南、山東、東北三省和內蒙一部分；西北方言（又叫西北官話），分佈於山西、陝西、甘肅等省 and 青海、內蒙各一部分；西南方言（又叫西南官話），分佈於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和廣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江淮方言（又叫下江官話），分佈於安徽、江蘇兩省的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以南鎮江以上沿江地帶。（余）

**146 外來語** 一種語言由另一種語言輸入的詞語叫做外來語（又稱借詞）。一種語言之所以有外來語，那是由歷史原因決定的：有些是由於各民族間的交際、文化交流以及物品和概念的互相交換，也有一些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家強暴實行殖民政

策的結果。

現在世界上任何語言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外來語。漢族自很早的時候起，就同東方各民族不斷有接觸；因此，一方面由漢語輸出了許多詞語給東方各語言，另一方面也由其他語言輸入了不少的詞語。東漢後佛教傳入我國，跟着由印度輸入了許多同宗教有關的詞語，如“佛陀、菩薩、夜叉、剎那”，等等。鴉片戰爭後由西方和日本輸入漢語的詞語不知有多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國同蘇聯建立了友好同盟關係，由俄語輸入了許多有關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的詞語。這些都可以用歷史原因來加以解釋。

外來語有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直接外來語是由一種語言直接輸入另一種語言的；間接外來語却是通過另一種語言的中介輸入的，例如漢語“俄羅斯”這個詞就是由蒙古語的 Oros 轉譯過來的。

必須把外來語和自造的新詞區別開來。一件物品或一個概念由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人們可以借



用它在某一种語言的名称,也可以造一个新詞来称呼它。例如“面包、黄油、西红柿”等这些东西都是由外国傳入我国的,而汉语中的这些詞却是我們自造的。我們不能把这些詞叫做外来語。

外来語如果是由于必要而輸入的,那么它不仅无损于一种語言的民族特点,并且可以使它的詞汇日益丰富起来而趋于完善。但是必須把必要的和非必要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区别开来。凡非必要的和不合理的外来語将会弄髒該語言,破坏它的純潔性。事实上,这些外来語也无法在語言里生根。汉语在元朝由蒙古語輸入了許多詞語,这一点現在还可以在元曲中看得出来。例如《幽閨記》剧三水底魚曲:“閑戏耍。被它拿住,鉄里溫都哈喇。”“鉄里溫”就是“头”的意思,“哈喇”就是“杀”的意思。《哭存孝》剧一李存信曰:“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騎。”“米罕”就是“肉”的意思,“抹邻”就是“馬”的意思。这些非必要的和不合理的外来語在現代汉语里都已經消失了。

一种語言的外来語来源各不相同,輸入的先后也不一样,它們的形式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外来語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們了解語言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追寻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的踪跡,所以是很有意义的。(岑)

#### 147 世界語

世界語是一种流行最广的人造的國際輔助語,它是在1887年由波兰人柴門霍夫博士(1859—1917)所創立、公布的。作者在公布时署名“D-ro Esperanto”(“希望者博士”,意思是希望人类有了它就能和平相处),后来人們就把“Esperanto”当作这种語言的名称。我国最初譯作“万国新語”,后来才通行“世界語”这一名称。

世界語以印欧語系为基础,吸收了它們共同的因素加以簡化而成,在書写上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有字母28个,貫徹一母一音、一音一母的原則,詞的重音总是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它的詞汇以欧洲大部分語言共同的詞作为基础,如 teatro (剧院), lampo (灯), komunismo (共产主义), 等等。如缺乏这种共同的詞,就采用在两三种語言里共同的詞,如 pano (面包), rivero (河流), tablo (桌子), 等等。它有一套專門的附加成分的体系,用来从詞根創造出大量的派生詞。例如从 sana (健康的) 产生 saneco (健康), malsana (有病的), malsanulejo (医院), malsaniĝi (生病), resaniĝi (康复) 等詞。这样就能按照簡單而有規則的构詞法从为数較少的根詞获得大量的派生詞。世界語的語法总共有十六条无例外的規則。实詞用固定的詞尾表示詞性: 名詞收 -o (feliĉo, 幸福), 形容詞收 -a (feliĉa, 幸福的), 副詞收 -e (feliĉe, 幸福地); 動詞不定式收 -i (legi, 讀)。在句法方面,主要按

照分析的原則,但也应用綜合型語言的某些特点,如保留賓格,用詞尾 -n 来表示,其他的格則借助于置詞来形成。動詞的变化共归納成十二种詞尾,互結合,能表达出最复杂的时称。世界語的表达力因为語法的簡易而受到影响。外国进行过不少試驗檢查世界語的表达力,一般的結論認為它能表达各族語言所能表达的东西。由不同的民族語言譯成世界語的許多文学作品,其艺术表現力也是世所公認的。

世界語在它存在的七十多年間有相当大的發展。据統計,到1956年底为止,用世界語写成的著作已三万种,其中包括大部分的文艺作品(翻譯和原著)小部分的科学著作。在旅行、广播、电报和国际性的議上,世界語也有一些应用。由于口头和書面的应用,它的詞汇逐漸扩大,出現了專門的術語和固定的成語。1954年出版的第四版《世界語大詞典》(plena vortaro)共有7,866个根詞,从这些根詞可以获得八万个單詞。

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人会使用世界語,不少国家成立了世界語的組織。目前,它的国际性組織是“国际世界語协会”。

世界語傳入我国已有半世紀的历史。通过从世界語的轉譯,我国讀者有机会看到了不少弱小民族的,及中欧、东欧各民族的文学作品。在1931到1945年間,我国的世界語者先后編印过好几种对外刊物,介紹我国人民的生活和解放运动的真相。此外,我国世界語者还会展开国际通信,广泛結交朋友。这些在外国世界語者中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放后我們出版了世界語刊物《人民中国报导》,很受外国者欢迎。我国的世界語組織是“中华全国世界語协会”是在1951年成立的。(叶)

#### 148 构拟

构拟是历史比較法中的一种主要方法。它的要点是:比較親屬語言中同一个在形式上的各种历史变体,然后根据已經确定的語規律,假設出在这些親屬語言的基础語中可能存在古代形式。例如我們可以根据“一”在北京話里的音[i],上海話里的讀音[iʔ],福州話里的讀音[eɪ],廣州話里的讀音[jət],构拟出它們古代的共同形式\*[iət];根据拉丁語的 hostis, 古俄語的 “roctb”, 特語的 gasts 等构拟出\*ghostis。

构拟出来的古代形式只是对所依据的材料都有的“一般历史性的公分母”,如果所依据的材料或單的語音規律有变动,那么构拟的形式也很可能不一样。因此,构拟的形式其实只是一种符号,只是綜合地、大体地反映对有关問題的最近的研究成果,并不代表原始共同語發音的真实情况,因为这种原始共同語的些發音,很可能在任何由它發展出来的語言中都已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們只根据已知的語音形式



法把它們构拟出來的。此外，人們能够构拟的，只是代語言体系的个别部分或古代語言的个别事实，而是已經消逝的整个語言体系的面貌。

那么，构拟古代形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帮助理解某种語言的“已死状态”，理解它跟有亲屬关的活語言和死語言之間的相互关系。而且，語言發的特点是新質要素的逐漸积累和旧質要素的逐漸衰，在任何語言里都存在着或多或少古老的成分，通过拟，有助于了解語言在有文字記載以前更久远的历史（或者虽有文字記載，但文字不能反映当时的語音情况，如汉字）。这种了解虽然只是局部的，但对于更充分地、科学地掌握这种語言和研究它的内部規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叶）

#### 149 类推作用

在語言里，根据某一語言要素的典型而创造出同一类型的語言要素，或使不同类型的語言要素改变样子，来和这一典型一致的现象，称为类推作用。比方說，汉语里有 *ni* 和 *nin*（您）的区别，一是平常的第二人称代詞，一客气式的第二人称代詞，后来人們就根据这一典型造出同类的語言要素 *t'an*（您），来同 *t'a*（他）区别开，于是 *t'an*（您）就成了客气式第三人称代詞。这种依类推而创造出新的語言要素的，就叫做类推作用。

有的語言学家，如保罗（H. Paul），把类推作用分材料上的类推作用和形式上的类推作用两种。材料上的类推作用指同一个詞的同一套变化中各个形式之的依类推。例如法語的動詞 *trouver*（找到），它的第一人称單数現在时最初是 *je treuve*，第一人称多数現在时是 *nous trouvons*，第二人称多数現在时是 *vous trouvez*，第三人称多数現在时是 *ils trouvent*，这都是同一个詞的同一套变化之中的各个形式，現在，人們就根据 *trou-* 这个典型，依类推，把 *je treuve* 为 *je trouve*。形式上的类推作用是同类的各个詞各个形式的依类推，例如法語的 *cloutier*（打釘人），它的詞根是 *clou-*，如果加上后綴 *-ier*，并不成为 *cloutier*，但事实上却变成了 *cloutier*，这是依照 *-ier*（陶器工人），*fruitier*（果子商人），*bottier*（卖鞋人）之类的典型 *-tier* 而形成的。

有的語言学家，如温特（W. Wundt），把类推作用分为概念的类推和語法的类推两种。概念的类推指意义上的类推，語法的类推指的是形式上的类推，在語法的类推方面再分为内部的类推和外部的类推，前者即上面所述的材料上的类推，后者即上面所述的形式上的类推。

語言学家們有时又把类推作用分为語法的类推和形式的类推两种。例如汉语原有“戏班”这个詞，后来的語言里出現了“文工团”、“話剧团”之类的名称，現

在就依类推，把“戏班”改称为“剧团”，“京班”改称为“京剧团”，这是詞汇的类推；又如汉语在 *tsa*（咱）后面加个 *-n*，成为第一人称謙卑式代詞 *tsan*（咱），这就是依照 *nin*（您）之类的語法結構而形成的語法的类推。

除了語法和詞汇的类推作用以外，还有語音类推作用。發音的时候，把一個詞或一組詞中的音素，按照別的一個詞或一組詞的音素典型依类推地加以变化的现象，称为語音的类推作用。比方說，汉语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話时，往往无意中采用語音的类推作用，福州話中的 *kien*（見）既是普通話中的 *tsien*，福州話中的 *kin*（京）也就可以依类推，說成北京話的 *tsin*。像这样采用类推作用，有它的方便和有利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注意到各种不同的历史發展和具体情况，如果濫用类推作用，就会导致發音的錯誤。譬如初学普通話的广州人，往往把“根本”*[kən pən]* 念成 *[tsin pən]*（即讀“根”为“斤”），把“甘同志”*[kan t'untɕɿ]* 念成 *[tsin t'untɕɿ]*（即讀“甘”为“金”）；因为在广州話里“斤”和“根”同音（都念 *kan*），“金”和“甘”同音（都念 *kam*），广州話里一部分字中的声母是 *[k]* 的，在北京話里都变成了 *[ts]*，这是一种語音的对应規律，依照这种对应規律的典型可以类推很多字的讀音；但是把“根”和“斤”或把“甘”和“金”同样地加以类推，就会引起發音上的錯誤。（高、甘）

#### 150 绝对成分

在語言結構里能够自足存在的語言成分，称为绝对成分。比方說，一般的情形，動詞或具有動詞功能的詞要同指明發出動作的事物的名詞或具有名詞功能的詞，或代詞連在一起；但是，有的时候，動詞或有動詞功能的詞可以自足的存在，不同名詞或具有名詞功能的詞，或代詞連在一起。汉语的“黑了”就是这种情形。这种動句称为绝对動句，从語言結構的角度来看問題，“黑”是绝对成分。应当指出，所謂绝对成分并不是在省略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独自存在的語言成分，而是根本上不必同其他成分結合在一起的語言成分，汉语的“黑了”并不是省略主語的動句，而是根本上不必有主語的動句。凡是以整个結構的資格而自足存在的語言成分，称为绝对結構，例如法語 *eux repus*, *tout s'endort*（他們飽了，一切都睡着了）之中的 *eux repus* 就是自足存在的結構，不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連在一起，語法学家們就称之为绝对結構。語法学家們又称自足存在的名詞或具有名詞功能的詞为绝对名詞，这种名詞或具有名詞功能的詞不与句子里的其他成分連在一起，沒有句法功能。例如，当我们向火車站售票处的服务員說“一張車票！”这“一張車票”到底是主語还是謂語，或是謂語中的宾語，都說不定，它並沒有句法功能，而能自足的存在，因

之,它是具有名詞功能的絕對成分。有的时候,存在于句法結構以外,作为外加成分用的名詞或具有名詞功能的詞也称为絕對名詞,例如漢語“你的朋友,我昨天看見他”之中的“你的朋友”就是这种情形。語法學家們又称自足存在的形容詞或具有形容詞功能的詞为絕對形容詞,例如当我们向百貨商店的售貨員說“紅的!”这“紅的”到底是屬於主語部分或謂語部分都說不定,它並沒有句法功能,而能自足的存在,因之,它是具有形容詞功能的絕對成分。語法學家又把沒有变格的名詞或沒有变位的動詞称为絕對名詞或絕對動詞。(高)

**151 迂說法** 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意义的,称为迂說法。比方說,不說“我已經三十岁了”,而說“我已經是而立之年了”;不說“我想向你借些錢”,而說“你有多余的錢沒有?”这些都是迂說法。迂說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語法上的迂說法,一种是詞匯上的迂說法。比方說,現代漢語里可以用

“我讓他打了”这样的說法来表示被动的意思,这是一种迂說法,因为这里不用虛詞“被”来表达被动,用“我讓他来打我”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表达“我”在这个句子里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在翻譯中,因为两种語言沒有同样的語法結構,人們往往用一种說法去表达另一种語言用某种語法成分所表达的意义,这种情形也是語法上的迂說法。例如俄語是用詞尾变化来表示阴性單数第三人称过去时的,俄語的 читала 翻譯成漢語的时候,我們就要用迂的方式来表达它:“她过去讀書”。詞匯上的迂說法就是比喻的方式来代替直截了當的說法。例如,“他的头髮白了”,本来是直截了當的說法,現在不这样說,而說“他的头髮成了一堆雪”。詞匯上的迂說法由于往往是歌中所运用的,所以語言學家又称之为詩歌上的迂說法。(高)

## 上海外国語学院开展学术討論

上海外国語学院于1959年6月5日召开了全院第一次学术討論会。参加这个討論会的有該院全体教学工作人員和華东师范大学部分教师。

会上,首先由上海外国語学院語言学教师戚雨村和王德春分別就“語言与思維的关系問題”和“語言工作者、研究和使用的語言等有无階級性問題”做專題發言。戚雨村認為討論語言与思維联系問題不仅具有理論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因为它与外語教学中依靠本族語的原則問題、与培养学生进行外語思維問題有密切的联系。王德春的發言,首先肯定了語言的全面性(非階級性)和語言工作者的階級性,然后指出,階級性的語言工作者要研究和使用的語言,进行語言教学、翻譯、編輯等工作,那么,研究和使用的語言,进行各种語言工作是否有階級性,就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專題發言后,西語系教师張中楹、章振邦,外貿外語系教师陸貞明,俄語系教师顧霞君、殷鴻翔等分別能否进行外語思維等問題展开討論。会上發言踊跃,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互相爭辯激烈,情緒也很活跃。但因時間关系,对所討論的各問題尚未做出結論。

討論会将繼續进行。还要討論的題目有“語言和思維的关系如何?”“研究和使用的語言等有无階級性?”“翻譯的文風問題”,等等。

为了保証学术討論的順利进行,該院成立了学术討論工作組和資料組,在党委和院务委员会领导下組織学术討論工作。現在,这个学院里已呈現出一片濃郁的学术气氛。学术討論将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春行)



## 关于“熟語”

云 生

近来,在我国有些語言学方面的著述中,对于“熟語”的范围問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而在文章里人說,給讀者带来或多或少的困难。

我們先引几个具体材料来看看:

1) “語言中現成的固定的詞組或句子,叫做熟

“熟語包括語言中的成語、諺語、慣用語,等等。”  
上均見上海外國語學院、哈爾濱外國語學院合編的《語言學引論》,292頁)

2) “熟語是某些語言里特有的詞組(短語、仿語),在用法上是整體的,在意義上是單一的,並且在別語中往往不可能精確的表達出來,而在翻譯時需適當的修辭色彩的代替……”(北京師範大學《語言學》,72頁)

在這本《語言學概論》中,把熟語、成語、歇後語等並列起來,上面標題是“慣用語”。

3) “熟語是某些語言里特有的詞組,它們在用法上是整體的,在意義上是單一的,……”(北京師範大學編《漢語》,179頁)

他們把熟語、諺語、歇後語附在成語的後面,等於語和成語、諺語並列起來。

4) “熟語:包括成語、俚語、格言、警句和歇後語形式”(上海外國語學院季刊,1958年第2期,王德春:《語的修辭作用》注)

“熟語首先是兩個以上的詞的組合,但這種組合是詞,在語言里它作為獨立運用的單位,一般也表示句子的概念。”(同上季刊,1958年第3期,王德春:《詞組、熟語》)

此外,象最近出版的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研究班《成語小詞典》的序言里有這樣的話:“另外,常用的有現實意義的非成語的‘熟語’成分,也適當地收集了一部分。”這本字典選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等等七八十個“熟語”。這樣把熟語和成語分別並列起來,跟上面所說的2、3兩類情況相似。

對熟語範圍的或廣或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處理,這就是對熟語的性質的認識還不夠一致。比方說,對結構形式,只是固定詞組呢,還是固定詞組或句組?如果是前者,那麼熟語的範圍就應該狹些;如果是後者,它的範圍就要大些。

“熟語”這個名詞可能是從俄語 фразеология 譯來的,它原來指的是某種語言所有固定詞組的總和,同時也指研究固定詞組的一門學科。蘇聯語言學家根據俄語實際把熟語分作幾種類型,是從固定詞組中個別詞義在整個詞組中變化情況來劃分的。“熟語”既然是指某種語言所有固定詞組的總和,那麼,固定的句子肯定是熟語。事實上諺語大都是句子,形式也比較固定。根據這種情況,熟語就包括了所謂成語、諺語等固定詞組或固定句子。除了成語、諺語等語言形式以外,沒有另外的“熟語”。上述1、4兩類把固定的詞組或句子概括在熟語之中,我們認為這樣處理各種不同的固定詞組,是符合“熟語”這個概念的。如果由這點出發,再從各種固定詞組的性質來研究,根據漢語的情況,也有可能劃分出很多的類型,但總的說來,它都屬於熟語的研究。

漢語有它自己的特點,固定詞組也是如此。在我們實際語言中有一種詞組,“它們在用法上是整體的,在意義上是單一的,並且在別的語言中往往不可能精確地表達出來……”,如“磨洋工”“碰釘子”等都是。它們的來源,既不象成語那樣是從書面語言流傳下來的;也不象諺語是勞動人民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經驗的總結,通過形象而精煉的語言表達出來。它的形式和來源,的確特殊,應該把它同我們語言中其他的固定詞組如成語、諺語等有所區別,給它們另立一類,我們覺得完全有必要。北京師範大學編的《語言學概論》和《現代漢語》把這一類詞組區別對待,給它們另立一類,這樣作是正確的,不過把它們也稱做“熟語”,這就同“熟語”原來所代表的概念不相符合,使學習的人對這個詞會發生不正確的理解。至於《漢語成語詞典》也同樣使用了這個術語,也還不夠恰當,而且在它的選詞上有許多還欠周密的考慮。

作為固定詞組的總和,“熟語”顯然不能跟其他語言形式混淆起來。在漢語中象“磨洋工”之類的不同於成語、諺語、歇後語、格言、警句等的語言形式,究竟把它叫做什麼,它的特點究竟怎樣,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熟語”這個詞的正確使用問題,關係到詞匯規範化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也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之,它是具有名詞功能的絕對成分。有的时候,存在于句法結構以外,作为外加成分用的名詞或具有名詞功能的詞也稱為絕對名詞,例如漢語“你的朋友,我昨天看見他”之中的“你的朋友”就是這種情形。語法學家們又稱自足存在的形容詞或具有形容詞功能的詞為絕對形容詞,例如當我們向百貨商店的售貨員說“紅的!”這“紅的”到底是屬於主語部分或謂語部分都說不定,它並沒有句法功能,而能自足的存在,因之,它是具有形容詞功能的絕對成分。語法學家又把沒有變格的名詞或沒有變位的動詞稱為絕對名詞或絕對動詞。(高)

**151 迂說法** 用拐弯抹角的方式來表達某種意義的,稱為迂說法。比方說,不說“我已經三十歲了”,而說“我已經是而立之年了”;不說“我想向你借些錢”,而說“你有多餘的錢沒有?”這些都是迂說法。迂說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語法上的迂說法,一種是詞匯上的迂說法。比方說,現代漢語里可以用

“我讓他打了”這樣的說法來表示被動的意思,這是一種迂說法,因為這裡不用虛詞“被”來表達被動。用“我讓他來打我”這種拐弯抹角的方式來表達“我”在這個句子里是處在被動的地位。在翻譯中,因為兩種語言沒有同樣的語法結構,人們往往用一種說法去表達另一種語言用某種語法成分所表達的意義,這種情形也是語法上的迂說法。例如俄語是用詞尾變化來表示陰性單數第三人稱過去時,俄語的 читала 翻譯成漢語的時候,我們就要用迂說法來表達它:“她過去讀書”。詞匯上的迂說法就是比喻的方式來代替直截了當的說法。例如,“他的頭髮成了一堆雪”。詞匯上的迂說法由於往往在歌中所運用的,所以語言學家又稱之為詩歌上的迂說法。(高)

## 上海外國語學院開展學術討論

上海外國語學院於1959年6月5日召開了全院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參加這個討論會的有該院全體教職員工和華東師範大學部分教師。

會上,首先由上海外國語學院語言學教師戚雨村和王德春分別就“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問題”和“語言工作者、研究和使用的語言等是否有階級性問題”做專題發言。戚雨村認為討論語言與思維聯繫問題不僅有理論意義,而且有現實意義,因為它與外語教學中依靠本族語的原則問題、與培養學生進行外語思維問題有密切的聯繫。王德春的發言,首先肯定了語言的全面性(非階級性)和語言工作者的階級性,然後指出,階級性的語言工作者要研究和使用的語言,進行語言教學、翻譯、編輯等工作,那麼,研究和使用的語言,進行各種語言工作是否有階級性,就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專題發言後,西語系教師張中樞、章振邦,外貿外語系教師陸貞明,俄語系教師顧霞君、殷鴻翔等分別能否進行外語思維等問題展開討論。會上發言踴躍,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互相爭辯激烈,情緒也很活躍。但因時間關係,對所討論的各問題尚未做出結論。

討論會將繼續進行。還要討論的題目有“語言和思維的關係如何?”“研究和使用的語言等是否有階級性?”“翻譯的文風問題”,等等。

為了保證學術討論的順利進行,該院成立了學術討論工作組和資料組,在黨委和院務委員會領導下組織學術討論工作。現在,這個學院里已呈現出一片濃郁的學術氣氛。學術討論將更深入、更廣泛地開展下去。(春行)



## 关于“熟語”

云 生

近来,在我国有些語言学方面的著述中,对于“熟語”的范围問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而在文章里人說,給讀者带来或多或少的困难。

我們先引几个具体材料来看看:

1) “語言中現成的固定的詞組或句子,叫做熟語”

“熟語包括語言中的成語、諺語、慣用語,等等。”(上海外國語學院、哈爾濱外國語學院合編的《語言學引論》,292頁)

2) “熟語是某些語言里特有的詞組(短語、仿語),在用法上是整體的,在意義上是單一的,並且在別語中往往不可能精確的表達出來,而在翻譯時需適當的修辭色彩的代替……”(北京師範大學《語言學》,72頁)

在這本《語言學概論》中,把熟語、成語、歇後語等統一起來,上面標題是“慣用語”。

3) “熟語是某些語言里特有的詞組,它們在用法上是整體的,在意義上是單一的,……”(北京師範大學編《現代漢語》,179頁)

他們把熟語、諺語、歇後語附在成語的後面,等於成語和成語、諺語並列起來。

4) “熟語:包括成語、俚語、格言、警句和歇後語形式”(上海外國語學院季刊,1958年第2期,王德春:《熟語的修辭作用》注)

“熟語首先是兩個以上的詞的組合,但這種組合是動的,在語言里它作為獨立運用的單位,一般也表示分割的概念。”(同上季刊,1958年第3期,王德春:《詞組、熟語》)

此外,象最近出版的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研究班《成語成語小詞典》的序言里有這樣的話:“另外,常用的有現實意義的非成語的‘熟語’成分,也適當地收集了一部分。”這本字典選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等等七八十個“熟語”。這樣把熟語和成語分別並列起來,跟上面所說的2、3兩類情況相似。

對熟語範圍的或廣或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處理,也就是對熟語的性質的認識還不夠一致。比方說,對結構形式,只是固定詞組呢,還是固定詞組或句群?如果是前者,那麼熟語的範圍就應該狹些;如果是後者,它的範圍就要大些。

“熟語”這個名詞可能是從俄語 фразеология 譯來的,它原來指的是某種語言所有固定詞組的總和,同時也指研究固定詞組的一門學科。蘇聯語言學家根據俄語實際把熟語分作幾種類型,是從固定詞組中個別詞又在整個詞組中變化情況來劃分的。“熟語”既然是指某種語言所有固定詞組的總和,那麼,固定的句子肯定是熟語。事實上諺語大都是句子,形式也比較固定。根據這種情況,熟語就包括了所謂成語、諺語等固定詞組或固定句子。除了成語、諺語等語言形式以外,沒有另外的“熟語”。上述1、4兩類把固定的詞組或句子概括在熟語之中,我們認為這樣處理各種不同的固定詞組,是符合“熟語”這個概念的。如果由這點出發,再從各種固定詞組的性質來研究,根據漢語的情況,也有可能劃分出很多的類型,但總的說來,它都屬於熟語的研究。

漢語有它自己的特點,固定詞組也是如此。在我們實際語言中有一種詞組,“它們在用法上是整體的,在意義上是單一的,並且在別的語言中往往不可能精確地表達出來……”,如“磨洋工”“碰釘子”等都是。它們的來源,既不象成語那樣是從書面語言流傳下來的;也不象諺語是勞動人民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經驗的總結,通過形象而精煉的語言表達出來。它的形式和來源,的確特殊,應該把它同我們語言中其他的固定詞組如成語、諺語等有所區別,給它們另立一類,我們覺得完全有必要。北京師範大學編的《語言學概論》和《現代漢語》把這一類詞組區別對待,給它們另立一類,這樣作是正確的,不過把它們也稱做“熟語”,這就同“熟語”原來所代表的概念不相符合,使學習的人對這個詞會發生不正確的 Understanding。至於《漢語成語詞典》也同樣使用了這個術語,也還不夠恰當,而且在它的選詞上有許多還欠周密的考慮。

作為固定詞組的總和,“熟語”顯然不能跟其他語言形式混淆起來。在漢語中象“磨洋工”之類的不同於成語、諺語、歇後語、格言、警句等的語言形式,究竟把它叫做什麼,它的特点究竟怎樣,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熟語”這個詞的正確使用問題,关系到詞匯規範化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也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 讀者 作者 編者

### 希望語言學界大力開展自由討論

近几期《中国語文》对“語言学引論”課程問題展开了討論，另外 还对語言融合問題展开了不同意見的辯論，这些都是很好的。真理愈辯愈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只有在同各色各样的資產階級語言学說斗争中才能成長和發展起来。我們希望本刊繼續動員大家并組織稿件，对語言学上存在着的各種問題，有計劃、有目的地分別进行深入討論，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得人人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才能促進祖國語言科学的繁榮和發展。（廣州中山大學 傅雨賢）

### 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綫

最近看到《中国語文》上發表的《語法研究上要求加強協作》，我很高興。走群众路綫是科学研究的最好办法。我希望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小組，以後能把問題解決的情況和新的問題不斷地提出來，領導大家一起研究；同時，也希望辭典編纂、古代漢語、方言研究部門也用這個方法啟發大家，并向群众報導自己的工作情況。

我覺得我國語言科学的學術水平還是不夠高的，所以，向外國學習，特別是向蘇聯學習，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最近《中国語文》上發表的一些翻譯文章，如《論漢語中詞的界限問題》《漢語的結構單位》等，都很好。讀了這些文章，可以了解國外漢語研究的情況和水平，可以鼓勵我國的青年漢語學者努力鑽研業務，提高研究能力。我建議把《戰後蘇聯的東方語言研究》（本刊1959年5月號）一文中提到的關於漢語研究的論文和其他研究漢語的論文（例如雅洪托夫所寫的《現代漢語中借助於虛詞性副詞所

組成的主從複合句》）都翻譯出來發表。（陝西省機器製造學校 王汝桃）

### 長文章登得太多了

我們覺得《中国語文》上的長文章還是登得多了些。我們隨便統計了一下，今年出版的前四期，其中萬字以上的（有些是二萬字或二萬字以上的）長文就有八、九篇。我們不是反對發長文章，有學術價值的、有指導意義的長文章還是歡迎的，可是缺乏學術價值的、同別人意見重複甚多的、無甚創見、討論文章，希望盡量少登。批判文章顯然需要繼續發表，但不宜過長，象二萬二千字的文章，對只有四十八頁的《中国語文》來說，不是太不相稱了嗎？另外我們覺得發表文章的似乎老專家還多一些（特別是長文章與筆談之類的東西），青年作者的文章少見。我們特別希望本刊要加強對大學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培養與聯繫。他們是祖國語言工作者的新生力量和後備力量。希望本刊多同某些大專院校的學報聯繫，把一些有學術價值的青年作者的論文介紹在本刊發表。目前有些院校的學報登了一些青年作者的文章，這是好現象。不過，似乎批判文章多些，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專論還不多見。（廣州 李富才）

### 關於補購過期本刊

近來讀者常常寫信來要求補購過期本刊。我們因為不辦理發行，遇到這樣的來信，只好轉到發行部門處理。為了免去這個周折，我們請求讀者以後補購過期本刊時，直接寫信給北京郵局期刊門市部或者人民教育出版社郵購部（北京景山東街48號）。如果他們都沒有，還可以同中國書店門市部（北京東四北大街）聯繫。（本刊編輯部）

中國語文

月刊

1959年7月號

總第85期

1959年7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會  
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7號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東街45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北京市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

代訂  
另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每冊定價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18,620冊 代號2-44